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七卷　第十號

民國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東方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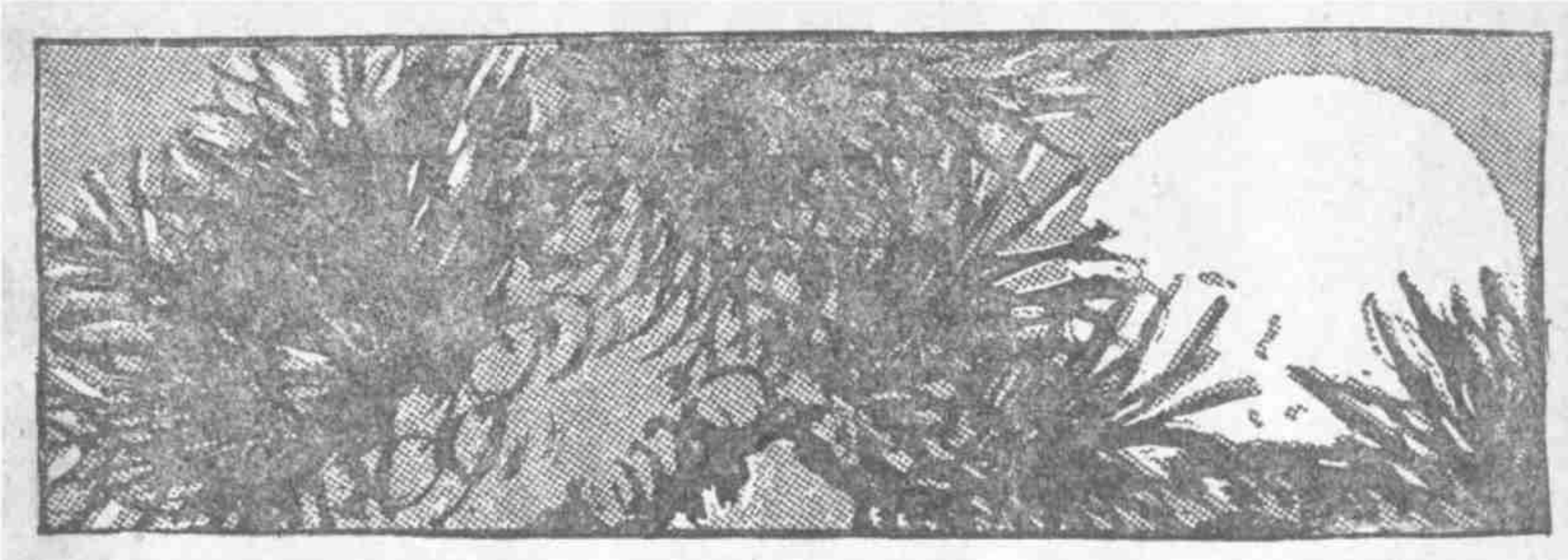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卷 第十號
民國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黃穀原山水……二幅
簽訂中日商約之日代使重光葵……一幅
來華之德國實業參觀團團長萊茲曼……一幅
法國政府派至中國調查高等教育之馬古烈博士……一幅
南極之景象……四幅

國際

倫敦海軍公約簽字後五强的明爭暗鬬……頌華（一）
美國增加關稅與各國之抗議……幼雄（四）
英俄簽定暫行商約……明養（六）
中亞鐵道之完成及其重要……明養（八）
■法政府替工人造房子……哲（一〇）
蘇俄的五年大計劃（紐約通訊）……李惟果（一二）
俄國糧食不足之根本原因及其前途之推測（維也納通訊）……湯德衡（二三）
■時事漫畫（三幅）……（三一）
英國之社會問題與社會立法……章淵若（三三）
■時事漫畫（二幅）……（四二）



世界論壇

蘇俄內部的鬪爭……V. M. Dean（四三）

一個衝突的解釋……John Dewey（四六）

蘇維埃聯邦之實相（完）……大藏公望（五一）

程朱辨異（二）……何炳松（六七）

現代德國社會學鳥瞰……楊續元（八七）

新語林

歷史上的歐洲合衆國……良輔（九七）

古人之言國際和平……良輔（九九）

兪爾凡爾納的二十五年忌……哲生（一〇一）

鐳錠的產量和世界的需要……大宇（一〇四）

科學的處置罪犯之新改革……仲華（一〇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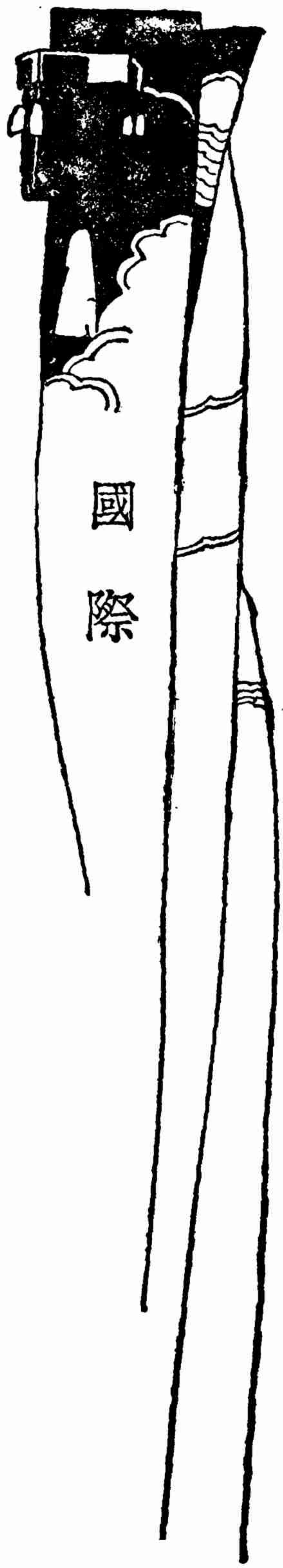
圖 一九三〇年世界各國空軍職員數之調查……楊錫球（一一一）

老李（小說）……穆筆（一一三）

圖 歐洲人舉帽致敬的起原……哲（一一九）

少年（小說）（完）（日本谷崎潤一郎著）……查士元譯（一二三）

時事日誌……（一三三）



倫敦海軍公約簽字後五強的明爭暗鬬

倫敦海軍會議，於今年一月下旬至四月二十一日，足足開了九十二天，才議定了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公約。在該會閉幕的那天，美法英英屬自治殖民地，印度，意，日，諸代表都簽字於該約，且還對於此番大會致其歡賀之詞，故那時列強間和平的空氣好像很爲濃厚。不過考其實際，該會自開會以迄閉幕，進行頗不順利，誠如英相麥唐納在致閉會詞時所說『此次大會之際，訛言朋興，頻遭頓挫，稍一不愼，輒足釀成危局。』至於公約雖則成立，惟察其內容，却亦如英相麥氏所說『仍不免觖望』。公約的成績究竟怎樣？關於這個問題，因爲我們於前期本誌國際欄內倫敦海軍會議的成績一文已經討論過了，所以在本欄不再贅述。現在所要說的只是列強輿論上和其議會裏對於公約明爭暗鬬的態度。

依大體而論，英，美，日三國的政府中及其贊成政府派的人，對於公約雖均「不免觖望」，但都承認公約簽訂後可望從此節省軍費，於其各本國利多害少，故以爲公約是宜從早批准的。但是三國海軍派中有些人的所見則異，是他們以爲公約的拘束於其各本國無益而有損，不宜遽加批准。法意兩國因在會議時，彼此意見衝突，始終不肯讓步，故於會議後兩國的感情反多隔膜。這是又當別論的。現在我們如欲知道英美日三國對於該約的批准，有無問題，須得看她們三國中反對公約者的意見和力量究竟怎樣。

先說英國。在英國反對公約最力者莫過於保守黨。保守黨的下院議員邱吉爾是前財政大臣。他於下院討論此次海軍會議的工作與結果時，在下院發表意見，謂現在所議定的公約，不是英美均等條約，却是英國自認其海權落後的正式文件而已。又保守黨議員八十二人雖發出通知書，提出動議，謂下院以爲公約第三款關於巡艦的規定，因與英帝

國利益抵觸，不能批准。惟自由黨領袖路德喬治在下院稱『英美日三國在倫敦所得的諒解，其價值高於一百艘巡艦。海會結果，以深海言，固屬美滿，以狹海言則殊見完善，且有多處視前更劣，以其激起猜忌與仇競。』（按猜忌仇競云云係指法意兩國而言。）故他與邱吉爾曾大閧舌戰。後來保守黨經海軍大臣質問：『保守黨批評公約，豈欲告國民一有機會即行廢約乎？』其意謂保守黨是否將來一得組閣的機會，便將該約廢止？該黨議員愛梅立答稱：『正式締結之約，任何政府不能廢之，不過於一九三五年重行考慮此約時，宜予以比現政府更爲審愼之討論耳。』（參觀路透社五月十五日的倫敦電訊。）觀此，可知海軍會議既由英國工黨發起，且自由黨領袖對於公約又表示贊成，故該約的批准在英國當可不成問題。

其次美國。在美國固然也有許多人贊成公約，但表示反對者亦很多。就報紙上反對的議論而言：如 Journal-Courier 報謂『公約除確定英美海軍的均等外，別無其他的成績。而海軍均等的原則，其實亦非新的原則。』又芝加哥 Tribune 報云『公約賦與我們的均等，其實不是均等；所賦與我們的軍縮，其實也不是軍縮。英國的海軍軍力仍很容易超過我們。軍事當局所宣稱的，爲保障我們交通及大量貿易所需的，必要的巡艦噸數，在實質上已經大爲減少，而日本的海軍軍力反比較上加強了。』紐約社會黨的報 Daily worker 謂『空前未有的海軍建設方案，適足以使帝國主義者間的對抗和衝突尖銳化。這不啻是個預備世界戰爭的新時代。』其他反對的論調更不勝枚舉。

在美國對外正式條約的締結須經參議院多數贊同，加以批准，方可發生效力。而參議院議員中聽了海軍上將白利司篤和出席倫敦海會代表團的海軍顧問瓊士少將的報告，對於公約抱懷疑態度者卻很多。瓊士少將告參議院海軍事務委員會云，「英國處心積慮，欲限制美國作戰艦隻至最低限度，而對於其本國之艦隻別類中則力求加高。」白利司篤告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云，「海軍方面最高意思爲倫敦海會所棄置，美國對日之五與三比率實屬必要，但在公約上並未保留此數。」議員們聽了他們的報告，對於公約遂不得不鄭重考慮，以致批准的手續遲遲未能進行。又最近海軍中將麥克萊氏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討論公約。他對於美日潛艇噸數同等之規定，深致不滿。並謂昔日華會時美國對日的讓步，已覺過當，現今公約賦予日本之權利則又益甚於前。將來太平洋方面若發生戰事，於美國頗多窒礙云。但政府方面抱定使該約早見批准的決心，從種種方面努力，設法補救。或將開參議院特別會議，以解決批准公約的問題。所以就目前的情形看，該約的批准，在美國是頗有問題的，而且是很爲政府所甚焦慮的。

復次日本。在日本對兩院負責的行政中樞機關當然是內閣。但其海陸軍軍閥之權甚大。直隸天皇之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軍事參議院等均爲內閣以外的軍閥政權。在今年倫敦海軍會議開會之前，內閣本來已經秉承過海軍派的意思，曾在對於美國的預備交涉中，提出日本對

美八吋口徑巡艦七成的要求。這個要求，當時雖未蒙美國容納，但在會議中日代表仍始終堅持，不肯放鬆一步，以致在會議中成了一個僵局。最後經各方的調停，雙方的磋商，始成立了如現在公約上所議定的於日本比較上有利的一個比率。這個比率是內閣所勉強應允而海軍派所反對的。海軍派以爲內閣貿然應允軍令部所反對的對美七成以下的主張，不獨不能謀國防的安固，且又干犯了統帥權。故軍令部軍事參議院等對於內閣深爲不滿；而內閣對於軍令部及各方面則忙於疏通，以求諒解。於是所謂統帥權問題，遂成爲日本內政上一個嚴重的，而且是她朝野所十分注意的問題了。

其實反對公約上議定的比率者不止海軍派，即在民間亦有以爲這個比率於日本對美的國防上很有危險者。當海相財部全權由倫敦歸日上陸之際，雖受多數官民的歡迎，然同時遇到一個以八寸五分長的白鞘匕首授贈與他的人。其人並在途中散發傳單，文曰：『禁止被英美威嚇，曲帝國之主張，喪失體面，亡國全權財部彪上岸。』即此一端，足見日本民間亦有激烈反對公約者。

不寧唯是，日海相回國後，當國防用兵重任的軍令部因憤內閣的干犯統帥權，部長加藤氏曾向海相提出辭呈，而所謂統帥權問題又漸趨於嚴重之勢。所幸經內閣及海相百方疏通，力謀補救，形勢始似稍緩和。至於輿論方面，對此問題則大都尚能鎮靜。有力的報紙，如朝日新聞及時事新報，均主張軍縮以減輕國民的負擔。這是於現內閣方面似頗有利的。朝日新聞云，「政府方面似正囂囂於統帥權問題，但自國民方面言，減輕國民負擔實較之更爲重大。」時事新報云，「祇縮少海軍軍費殊不足積極輕減國民負擔，政府宜並斷然縮少陸軍軍費，以整理行政。」雖輿論上減輕國民負擔的呼聲或足緩和海軍派與內閣的衝突，惟公約的批准手續却因已經發生了統帥權問題的緣故，進行上殊多困難。

從上述英，美，日三國的情形看，我們可以曉得她們國內反對批准公約者，都有相當的勢力，所以她們的政府，對於公約的批准問題都是很覺得十分麻煩的。此外尚有一點爲我們所宜留意的，即將來即使三國都批准公約，然公約上規定的比率，能否發生效力，尚須看意法的情形。蓋公約上有一項謂『任何簽字國於此協定有效時期內，如在本約第三款所限制之軍艦方面，覺其國家安全之需要，爲不加入第三款之任何國新建造所改變，則此簽字國將其所欲增多噸數之意通知加入第三款的他國後，得許增造，惟加入第三款之他國亦可在其噸數上作相等的增加。』如今意法二國並未加入第三款。她們並未約定海軍軍力的比率怎樣。假使她們兩國將來競爭擴充海軍，使加入第三款的國家——英，美，日中任何一國不得不增加海軍噸數，則公約上規定的三國比率即將破壞，而公約的本身也將失其意義了。最近意相慕沙里尼爲了海軍問題，對於法國表示強硬的態度，發表許多激烈的議論，很足使兩國邦交上的裂痕加深。現在英國雖竭力從中調和，惟照目前的情形

而論，調和兩國關於海軍問題衝突的意見，却大非易事。由此觀之，可見意法兩國爲了海軍問題已經發生彰明較著的爭執；而英，美，日三國爲了公約批准問題在內政上亦發生了種種暗鬬。這種情形，其實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回顧倫敦海軍公約簽字之日，各代表所致歡欣慶賀之詞，何等官冕堂皇，一若海洋上眞有一種昇平氣象。但曾幾何時，各簽字國中爲了公約，即已波瀾重疊，發生了許多明爭暗鬬的事實，將海軍會議造成的表面上一團和平的空氣驅散了！從歷史上看，列強間長期的妥協本來是一件難能之事；從最近的情形看，列強間暫時的妥協似亦不容易辦到。吾人於此不免發生一個疑問：國際間的平和，比較從前，究竟進步了沒有？固然中國目前最需要的是國內眞正的統一與和平，國人尚不暇顧及國際間的平和問題。但是國際間的情勢，在在與我中國發生間接或直接的關係。她姑不論，即以海軍公約簽字國言，彼英美與意法間的齟齬，直接足以影響西方平和的局面，間接亦足以影響於東亞的國際關係。至於日美間海上實力的比率，則與太平洋上未來的風雲尤有直接的影響。現在我們雖猶不暇顧及列強間的平和問題，然又那裏能够對於她們的明爭暗鬬，不予以相當的注意呢？（頌華）

美國增加關稅與各國之抗議

美國的關稅修正案，最近方在參議院討論。據五月十九日電報，該案在參院大體可望通過。這事對於全世界各國影響頗巨，各國因此案向美國提出抗議的，在五月以前已達三十三國，五月中又有瑞士，法國，德國，西班牙，埃及，捷克斯洛伐克諸國。加拿大且已表示意思，預備對美採行關稅報復手段。此外阿根廷，比，法等國，也有設立報復關稅的傳說。

此次美國的關稅修正問題，是發動於美國的農產品關稅增加運動。當一九二八年美國改選大總統時，共和黨以保護關稅及保護農民爲其重要政綱。荷佛的選舉演說中，便高唱着增加關稅。及共和黨得勝，荷佛登台，於是以保護農業爲目的的增加關稅論更非常得勢。至去年三月，荷佛就任，四月，便召集特別議會討論救濟農村及修正關稅事項。荷佛送致該議會的教書中，有美國農業之要求增加農產品關稅，事屬正當的話，暗示着增加農產品關稅的意思。至農產品以外的關稅修正，荷佛却有一種限制。他的教書中這樣說：自現行關稅法制定以來（一九二二年制定）美國的經濟狀態，甚有變化。故今日已有將關稅率及關稅法局部修正的必要。但這個修正，並不是制定一種保護關稅的新規定，其目的只在救濟因外國競爭而陷於衰頹，以致發生多數失業者的某種產業而已。

不過美總統的教書，雖如此說，對於增加關稅，雖有限制。但議員中希望將關稅全部改正的人，實屬不少。到了去年五月，美國衆議院提出了一個關稅改正案，範圍極爲廣汎。被修正的商品，約有二千種。（總數的五分之一。）其附加稅率，平均自現行法的百分之三五增至百分之三

九，而農產品，則竟有自百分之四十增至百分之五四的。另有關稅伸縮條項，（即大總統臨時伸縮稅率之權）及評價規定亦略有修正。此新法案，經衆院討論後，略有修改，即於去年五月二十八日通過。

參議院接受衆議院所通過的關稅修正案後，即組織四小委員會加以討論。八月間亦自作成一修正案，該案比較衆院案，稅率雖略有增減，但比現行法則仍大大增加。

那麼，這關稅修正案，何以直至今日，還不得通過呢？原來美國參院中對於增加關稅一事，意見極爲分歧。政府黨的共和黨，大多數希望一般的增稅，希望該案得以僅少的修正而通過，反之共和黨中的進步派，則反與民主黨議員聯合一起，主張此次關稅修正，只限於農產品，而工業品關稅反應減低。又對於關稅行政條項，如大總統伸縮稅率權限的增大，兩派主張也絕對不同。（但此層其後參院可決了修正案，故政府黨卒歸敗北。）所以參院中爭論頗烈，該案在去年議會不得通過，延至本屆議會再行討論。但至本書出版時，當可決定通過了。

此次美國增加關稅，究竟於美是利是害，我們不必懸揣，但看美國國內的輿論如何，便可明白。此次關稅修正案，如上所述，本以農產品爲主，但是結果却成爲推廣範圍的修正。所以一般的觀察，以爲這樣一來，一般物價，不免騰貴起來。國民生活費，勢將增高。在社會政策上看起來，殊覺不妥。又照修正法案，一般的增加關稅，對於農民的保護救濟，實在並不充分。而外國所引起的反響，則極爲激昂。倘各國對美亦加增關稅以圖報復，則於美國的對外貿易，恐將發生不良影響。因此反對者頗多。又大總統自身亦以爲此次法案，有逾越範圍之嫌，表示不能滿意。更有人則以爲關稅加增，輸入必因之減少，而美國海運業將受直接打擊。

美國增加關稅，本係美國內部的問題，何以各國竟紛紛提出抗議呢？因爲美國增加關稅，照其修正的稅率，各國商品，大都蒙其影響。如英國的棉織品，毛織品，法國的絲織品，瑞士的鐘錶，比利時的玻璃，水門汀，德國的化學製品及雜類，加拿大的木料，牛乳製品，阿根庭的肉類，穀物，古巴的砂糖等，都在增加稅率之列。美國現爲世界上購買能力最強之國家，可說是世界上商品的最大銷納場。今忽增加關稅，無異宣言經濟的閉關政策。因此各國商品的銷路，將大被阻遏，無怪各國要提出抗議，採用報復手段了。

最後我們要注意的是美國增加關稅一事，將使白里安所提倡的歐洲聯邦易於進行。現在歐洲的狀態，誰都知道已爲美國經濟的威脅所壓服，本已有採取共同步驟，聯合抵抗的必要。今美國更無故提高關稅，使方就復興之途的歐洲各國，出產品無從銷售，則各國自非聯結起來，一致對抗不可。凡一種國際的結合，在各國利害關係漸就一致的時候，是確有成立的可能的。所以白里安所提倡的歐洲聯邦，在目前似已不是一番空論，雖此事前途困難尚多，一時難望其成立，但美國增加關稅，究不失爲促其進行之動因。如果將來歐洲聯邦眞能實現，則美國在經濟上怕不免要飽嘗孤立的痛苦了。（幼雄）

英俄簽定暫行商約

我們總還記得去年的英俄協定草約規明英俄二國先行恢復國交後，再由雙方進行談判，討論通商條約與債務清理等問題的一回事。自去年十二月二十日駐英俄使沙可爾尼可夫（Sokolnikoff）親遞國書正式恢復英俄邦交後，二國間的通商談判不久就開始了。因爲二國之經濟的原因，雙方談判進行異常順利，至四月十五日英俄暫行商約就在英外部由英外相漢德森與俄代表沙可爾尼可夫簽定了。

英俄暫行商約共計七條。其中於外交上最重的一點是英國承認蘇俄之商業代表團爲蘇俄駐英大使館之一部，享受一切外交上的特免權（Dipeomatic Immunity）。俄國以前在英國主持二國間商務的機關是阿柯斯有限公司（Arcos, Limited），因爲牠未享受外交上的特權，所以保守黨政府敢於一九二七年五月藉查反英文件之名由內務總長強生歇克斯爵士（Sir William Joyson-Hicks）下令搜查該公司之辦事室，並因此對俄斷絕國交。故此次臨時商約中之俄國商業代表團享受外交特權的規定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同時也可說是蘇俄之外交勝利的地方。

至暫行商約的內容，大體如下：

一、雙方對於對方之人民，公民，法人，國產與製造品適用最惠國待遇，但下列情形作爲例外：

（1）蘇聯與（a）一九一四年八月前帝俄時代所屬各邦及與（b）亞洲邊疆各國所訂之特別條款。

（2）蘇聯所允給予爲其關稅同盟國之任何第三國的權利。

（3）蘇聯允給隣國關於邊界居民之地方貿易之特權。

二、英政府鑒於俄國對外貿易係由國營，允許蘇聯政府有權在大不列顛建立商業代表團，內包括蘇聯之商務代表一人，副代表二人，祇爲俄大使之一部。上述三員均得享受一切外交特別權利與特免權，商業代表團之辦事處亦享受特免權，該辦事處專爲進行商業職能之用，對二國間之商務發展與以便利及鼓勵，並代表蘇聯之一切商務利益。

商業代表團對其代表與經理人所辦理之一切事務均須負責，但對國家經濟機關之舉動，除由商業代表團明白承認者外，該團可不負責。

商務代表及其經理人之姓名須按時在商務部刊物上發表。商業代表團在英國辦理之商業事務，如發生任何問題時，應由英國法庭審理解決之。

三、關於二國之船隻貨物，與乘客適用國民待遇；關於海岸貿易，在同海岸之二埠間之沿海貿易權保留下，適用最惠國待遇。在此項規定以外者有：

（1）漁業權；

(2)入國與出國之僑民及游歷人民；

(3)在英國自治屬地註册之船隻貨物與乘客。

四、此臨時協定得由雙方同意以換文之簡單手續推廣至英屬之各自治屬地。

五、此協定亦能在相互的條件下由駐俄英大使通知蘇聯政府推廣至英屬殖民地，領土，保護國與委任統治區。在此情形下，蘇聯商務機關得派遣爲有關係政府承認之經理人前往該地，進行商業事務，此項經理人不得享受使領人員之特權或特免權。

六、在第四與第五兩條中規明之領土如與俄國出產以最惠國待遇，則該領地卽未同意於商約者，蘇聯政府亦應予以相互待遇，惟得保留放棄此項規定之權。

七、此項協定自簽字日起，在正式商約發生效力之前，繼續有效，惟締約國雙方或英屬自治屬地與其他海外領土有權得在六個月前通知將此項協定或辦法取消。

我們觀商約的內容與此次談判進行之順利，就可推知二國經濟關係是如何的密切。誠如協定附件中所聲明：『締約雙方均抱排除二國之經濟關係的一切差別方式之意願，全以商務的與財政的關係爲基礎，不採用立法的或行政的舉動，令他方商務陷於較任何其他外國低劣之地位。』但二國之恢復商業關係的要求爲什麼是如此的迫切呢？從英國方面說，她近年來的國外貿易日趨衰落，其在國外市場之昔日的優勢地位早已失去而爲他國所取代；而國內的失業問題又鬧得「滿城風雨」幾使光榮的帝國有日漸衰落之趨勢。爲挽救這樣一個的殆局起見，英國的一般當局者自然不能不籌相當的辦法，以救濟商業的衰頹，而挽回帝國的危運。自然，蘇聯是最適於英國目的的一個國家，她有廣大的土地，與衆多的人口，因爲工業的落後，她需要新式機器與製造品之輸入，而且英俄二國的貿易也一向是很發達的；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間，英俄貿易佔蘇俄對外貿易總額百分之二四・六，佔第一位，但自英俄國交斷絕後，二國間之貿易就逐漸衰退了。一九二六到二七年間英俄貿易佔蘇俄對外貿易總額百分之二二・六，比前一年減少百分之二至一九二七到二八年間，英俄貿易祇佔蘇俄對外貿易總額百分之一三・八，二國間商務之衰退也可謂速了。英俄貿易的衰退，就是表明俄國與其他各國貿易的發達，這自然是英國所看不過去的，故去年二國邦交的恢復與現在暫行商約的簽訂都是爲着這個原故。至於蘇聯，其所需於英國金融資本之供給與新式機器之輸入也是極明顯的事實。

英俄經濟關係既然是這樣的密切，所以於商約簽定後，路透社卽於四月十九日從莫斯科傳來電信，謂俄國已向英國定購價值一千萬鎊之貨物，內有曳引機與犂具等物，蘇俄並已與英國化學品工業訂立合同，賒購肥料顏料及五金，共值三百萬鎊云云。此後英國之衰落的經濟情狀或可從此稍蘇，亦未可知。不過二國間關於戰前債務與賠償等問

題必還有許多糾紛，故英俄二國商業關係的前途還未能容許吾人以過分的樂觀哩！（明養）

中亞鐵道之完成及其重要

路透社四月二十三日莫斯科電：『俄官場通信社稱：一千餘哩土耳其斯坦西比利亞鐵路之敷軌工程，現已完成。』又日聯社四月二十八日莫斯科電：『新造土耳其斯坦西比利亞間鐵路於二十三日全部竣工，今日上午九時在愛納布拉克地方舉行盛大之通車典禮，蘇聯政府代表與各國大使館代表及內外新聞記者俱參加。』按土西鐵道



(Turksib Railroad)起於諾伏西皮斯克而至阿利斯，惟其二端已有一小段完成，故現在自塞米帕拉汀斯克與魯谷伐耶二端同時建築，共計長千七百哩，所經過的地方均爲富於農產之區。這路開始建造時是在一九二七年，依初定的計劃，此路可於一九三一年秋間造成，建築費需一〇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但因工程總監謝托夫(Bill Shatoff)將原來經過山嶺之處的路線略爲修改，遂較預定時期早一年半完成，並省經費一八五〇〇〇〇〇元。從事建築之工人，共有四萬人之多。並有二十萬駱駝運輸材料，鐵路上所用之一切裝置，車頭，車輛等俱係蘇聯自己製造，不借外力。

關於這條鐵路的重要，本誌第二十五卷第十六號國際欄內曾有一文論述其價值。總括的說起來，是農業上的調劑，此路造成後，則西比利亞之麥類與木材就可由此鐵路運到土耳其斯坦去，而土耳其斯坦亦得因此而多種棉花，供給俄國工業上的大量需要，而不再賴於美國與埃及棉業之供給。六月六日中央日報通信謂：

『就經濟上觀察：土耳其斯坦綫，其最要者爲中亞棉產區與西比利亞之穀物區，由此路而得聯接。俄國苦於生棉不能自給，其所用之棉，百分之五十來自外國，每年費盧布一萬萬；中亞地土肥沃，宜於種棉，但因缺少森林，致乏相當之灌溉，良田空廢，穀物種植極稀，種棉者多從他處購進穀物，故今日中亞之最急需要，爲取得穀物及木材之廉價供給，以助棉業之發展。』

諾伏西皮斯克，係西比利亞鐵路之一站，又為西比利亞路之一支線與土耳其斯坦西比利亞路相接之關鍵，其地為阿爾泰區域中心，穀物產生豐盛，又阿爾泰區多森林，木材甚富。

從阿魯伊斯至諾伏西皮斯克，舊由中亞鐵路，再繞道西比利亞路，計程四千四百六十三基羅米突，現由土耳其斯坦西比利亞路之新路線則祇二千五百八十一基羅米突，即此可見此新路之重要，於中亞之發展及蘇俄經濟之進步將有多大貢獻。

中國在此新鐵路沿線，有五處設有領事館，即塔什干，塞米帕拉汀斯克，阿爾馬阿泰，安的強及柴桑斯克，當四月二十八號在愛納布拉克舉行路成祝典時，我國五領事均往參加。

此新路與我國最有關係之一點，為俄與新疆間之交通，由此路縮短不少，今後俄對新疆經濟上政治上之注意，必更增進。

又美國聯合通信社四月二十八日愛納布拉克電：『新鐵路之重要處在於能使政府供給未開發之土耳其斯坦區域以西比利亞富穀區之大量廉價麥類，與西比利亞森林區之木材。如此則土耳其斯坦可不必種麥而得推廣現在之種棉區域。蘇維埃政府希望此植棉區能推廣至蘇聯不需美國與埃及棉類供給之程度，蘇聯每年自該二地輸入之棉值在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上。政府以後當能輸出伏爾加，烏克蘭與北高加索所產之麥類，此項麥類現均係輸至土耳其斯坦者。當土耳其斯坦價值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灌溉水廠工作完成後，蘇聯政府還望能輸出棉產。』據專家估計該路明年能在西土間運輸貨物至一、二二五、〇〇〇噸之多，在五年中其總數當能增加一倍。

新鐵路完成後，新的村鎮是興起來了，明年就可變為城市，從前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荒地，現在土地多被人分據，是不容易得到了。這新鐵路於未來的俄國最為重要，工程監督謝托夫在通車典禮席上對參加之少年們說，謂此路將來於君等極關重要，但當你們年長時亦應為國家從事建設工作，以備未來之少年享受云云。現在鐵路附近處的烏茲培克人(Uzbeks)泰其克人(Tadijks)與阿富汗人都捨棄往昔卑陋的茅屋而居住較好的屋宇了。在不久之後，我們可以預料得到荒涼的中亞就將成為繁富的區域了。

這條新成鐵道的第二個重要處是在軍事上。據聯合通信社電訊，此新路與中國邊疆平行之處，約有七百哩之長。而其與外蒙及新疆邊界的距離亦甚短近，所以此後如中俄有事，則蘇聯即甚易向此方面進兵，而中國則因無現成鐵道，交通不便之故，在這方面簡直不能加以抵抗。密勒氏評論報記者曾謂：『從軍事上的觀點而言，此新鐵路給蘇俄以插足外蒙與新疆西區之路，而使其地受俄國之影響。簡言之：蘇俄前在中國西部本有極大之潛在勢力，現則更其實際化了。假使中俄兩國一旦不幸而發生衝突，則蘇俄政府即可利用此新成鐵路運輸其軍隊侵入中國西部，不懼中國之反抗，因中國在此區域內無鐵路的緣故。俄國延長土西鐵道而築支路以通中國，亦祇為時間上之問題，如此支路造

成後，則蘇俄之將此中亞重要區置於蘇維埃統治下之工程可謂業已完成。』所以此新鐵路之完成是於中國邊防問題極有關係的。

再次，此路於中亞其他各國也有極重要的關係。如阿富汗本為英俄勢力相爭之地，其國內原有親英與親俄二派。阿孟烏拉之被逐亦即表示俄國在阿富汗勢力之消退，但據最近消息，納第爾已退位，阿孟烏拉又復歸國執政。是則英國在彼之勢力似乎又受打擊；而當此之時，關係於中亞國際形勢之土西鐵道適又完成，則其於阿富汗的未來形勢當有極大影響，不言可喻。且不僅於阿富汗如此，即其鄰近之波斯與現在民族運動潮正高漲之印度與安南當亦蒙受相當之影響。我們看了俄人的這種大企圖與大建設眞是又羨佩而又覺驚心的！（明養）

法政府替工人造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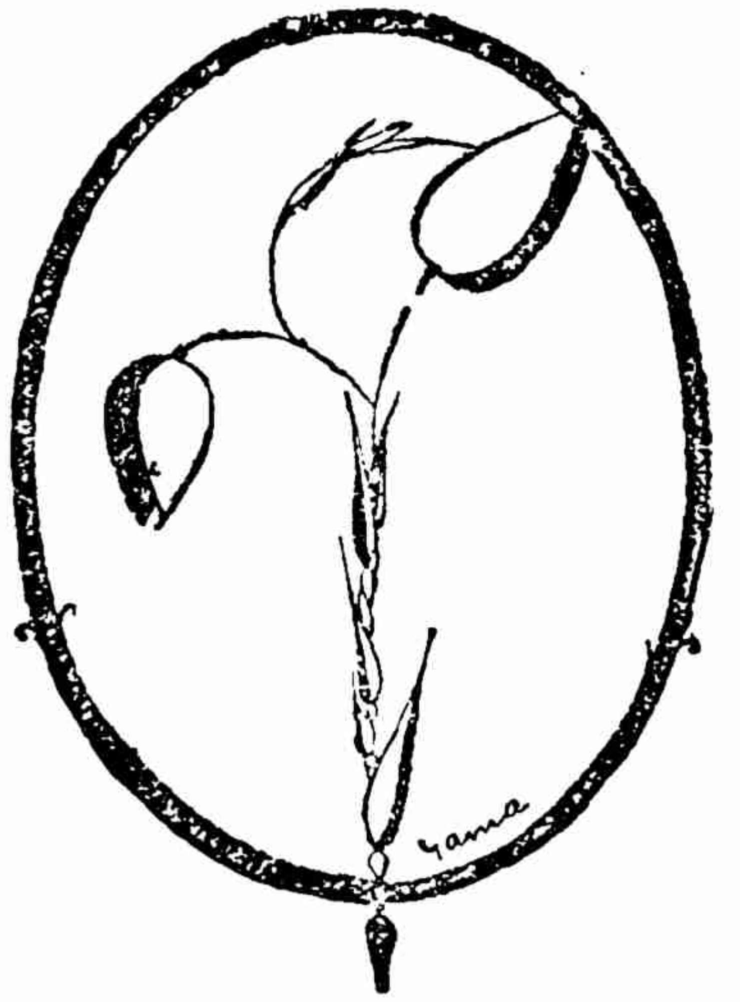
哲

法國政府於本一二八年中，在巴黎近郊為工人建就一萬五千所屋子。法國原計劃於最近五年內，須建二十萬所住宅，這是法國前勞工衛生部長羅邱所主張的法令。

這法令說：『每一工人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兒女的，即得造自己的住所。』這原則的實施，是要他存儲所需建屋費的五分之一，其餘五分之四的造屋費，則由政府預先借與，年息取百分之二。

此項政府所需之錢（年費一、九九〇、〇〇〇、〇〇〇佛郎）由政府以百分之六的利息借來。法政府之為此，據說想把無恆產的工人和平化，不使流入於革命之路。

還有一種有趣味的辦法，是如果建築工人如木匠泥匠漆匠等等，如欲於暇時合作建屋，則由政府以最低價值，供給材料。



蘇俄的五年大計劃

李惟果

一　戰後俄國之經濟狀況及五年大計劃的由來

在去年十月一日的那天，全俄的報紙，用他們的前三版，大大慶祝蘇俄的五年大計劃。（此計劃在俄文為 Pyiatiletka，即五年的意義。）他們因而虔誠的禱祝牠的成功，以便使全俄成為「天堂」。自然，這個計劃是否可以在人間建起天堂，本是值得討論的；即使是了，能否實行，也是不能預料的。不過我們看看俄政府的報告，至少得承認蘇俄五年大計劃，要算是自一九二一年以來最澈底的經濟計劃，也是根本改造全俄人民經濟生活的計劃了。以科學的方法批評牠，我們可以說牠是空前的，大規模的，整個的，一致的，長久的經濟方略。牠的成功失敗，不特關係蘇俄的經濟，不特可以判定共產黨的起落，就是世界的經濟潮流，也不能不因此而受影響。去年三月蘇俄的中央經濟設計委員會 (Gosplan) 在莫斯科舉行第五次大會，討論通盤的經濟大計劃，採納了所謂「五年大計劃」(The Five-Year Plan)，自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至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止。也就是蘇俄對於經濟的社會主義化的一個最大的努力，也是在革命以來十年之中第一個具體的，有系統的，積極的建設計劃。

什麼是經濟的社會主義化呢？牠的原則是：

(一)使一切生產的基本原動力——如土地，礦產，鐵路，工廠等，——完全變成社會化，為社會所共有。

(二)組織並且指導一切生產的原動力，使生產能循着一個有統系的，科學的計劃前進。

(三)消滅私人的營利，使經濟的贏餘完全歸社會公有。

(四)使全體壯健成年的人，必得對於生產力方面，或其他有用的活動盡力，且有所貢獻。

(五)使工人參預一切經濟生活的規劃。

（六）凡對於社會生產盡力的人，國家給以衣食住，醫藥，教育，及娛樂等的機會。

（七）不許人類彼此掠奪或利用，並不許階級的存在。

俄國依據這種目標，自一九二一年採行新經濟政策（The New Economic Policy）以後，努力的進行。俄國的國運遭了歐戰及內爭的摧殘，國民的經濟能力薄弱已極，工業的出品減至戰前的百分之二十；農業則降至戰前百分之五十四；至於礦業，油產，簡直可以說是完全停頓。工人也大大的減少，只有戰前的百分之六十。「實際的工資」(real wage) 落至百分之三十五。又加之以交通的破產，幣制的毀滅，一九二一年的大旱災，總而言之，俄國於大戰後在列寧採納新經濟政策以前，可以說是她在最近五十年以來空前的生產衰落時期。但是人民的努力，領袖的經營，卒使蘇俄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恢復了此她的經濟的健康，使俄國的上下能做進一步的工作，就是圖謀整個的經濟大改造。

因此，在去年三月以前，蘇俄的最高經濟會議(Supreme Economic Council)已經做成功一個工業的全盤大計劃，關於工業的發展，及原料的開採，均有極周密的規定。後來這個計劃交給了中央經濟設計委員會；設計委員會乃將工業計劃與五年總計劃融會貫通，同時又採納了財政委員會的預算計劃，最後又參加了商務委員會的內外貿易計劃，而組織成了現在的五年大計劃。

當去年三月，中央經濟設計委員會在莫斯科開第五次大會時，由克利箭諾斯基 (Krjjanoosky) 主席，由設計委員會副委員長格茵郭 (Grinko) 報告計劃的全體。他說：

『在規定這個計劃時，中央經濟設計委員會預定有最大量及最小量出產不同的兩個大標準 (The Maximum and minimum variants)。因為我們的原料許多還未開採，所以很難準確的估計，到底能否達到我們所希望的最大數量的出產。設使五年之中，無天災的慘禍，又能有大批外資的流入，那嗎，自然可以做到最大數量的標準。不過事實上既無把握，結果就不能不有最少數量的標準的存在了。其實兩個標準，和我們的經濟歷程，本不相衝突的，不過只是程度的不同能了。』

格氏再繼續的申明說，按他們的最低數量的標準，投資的總量，在將來的五年中，應有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如能實行最高數量的標準，那將增加到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與前五年的總投資數目比較，不啻超過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了。

二　五年大計劃的總綱

在我們對於五年大計劃的各部份，如農，工，作詳細的研究時，對於計劃的全體，似乎有個總考查的必要。這樣不特使我們將其整個計劃的容易說明，並且可以輔助我們在批評及判斷時，得到比較正確的觀念。

總綱的討論暫且分成以下各節：

（甲）在五年計劃採納後的前五年與後五年中，投資總數的比較，以百萬盧布為單位，列表如左：

	1923—1924 到 1927—1928	1928—1929 到 1932—1933
總投資數量	26,500m	64,600m
（甲）工業	4,400	16,400
（乙）電氣的裝置（即電氣化 electrication）	800	3,100
（丙）交通	2,700	10,000
（丁）農業	15,000	23,000
（戊）營建（城市居室）	3,600	3,900
（己）其他		8,000

在五年計劃採納的前五年期中 (The five year period)，蘇俄的經濟問題，無非是在恢復戰前的生產力，工作比較簡單，但徹底的涉及全國的大計劃，還是說不上，也不曾嘗試過。現在所規定的五年大計劃可不同了。問題比較困難，原素比較複雜，規模比較宏大，凡是經濟社會的整個改造，已成立的組織的改組，新勢力新出品的經營，處處有了個比較精密的計算。以前的計劃多半把全俄的生產量估計太低，如像一九二八年所規定的工業出產量，不過較一九二七年加百分之一六，但實際上竟加到百分之二三。因此，一九二九年三月的計劃有最大量數及最小量數標準的採納，使全體計劃有伸縮的餘地，使工業等能盡量的發展。同時從過去的經驗中，他們知道組織上及專門技藝上的許多複雜問題，在已往的五年中都不曾加以真確的認定。

（乙）五年計劃實行之後，又必影響全國資本的分佈，也是毫無疑義的。根據五年大計劃在第一年與末一年關於基本工業資本的分佈，可以參看下列的表而得到明確的觀念：（以百萬盧布為單位）

	一九二八（十月一日）	一九三三（十月一日）	比例
基本農工業的投資總數	70,150	127,780	182%
（甲）工業	9,810	29,120	297%
（乙）電氣裝置	1,010	5,310	525%
（丙）交通	11,650	22,010	189%
（丁）農業	28,740	38,890	135%
（戊）城市的營造費	11,970	15,250	127%
（己）其他	6,970	17,200	247%

從此表看來，全俄對於工業及電汽業的投資，將比任何方面為多。結果，在整個的計劃中，工業電氣方面的投資，必比其他方面增加得快而且多。關於此點，還可參考下表：（以百分計算，比較某項事業對於總投資量的成分，及其逐年增加的比率。）

	一九二八(十月一日)	一九三三(十月一日)
(甲)工　業	14%	22.9%
(乙)電　業	1.4%	4.3%
(丙)交　通	16.6%	17.2%
(丁)農　業	41%	30.4%
(戊)營建業	17.2%	11.9%
(己)其　他	9.8%	13.2%
總　量	100%	100%

據此，可見工業電業自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三三年十月，無時不在繼續的增加資本。運輸業等項則增加甚少。至於農業的投資及營建的用度，一九三三年時，在全投資的總量中所佔的成分，還不如在一九二八年十月的多。自然，農業營建的性質本來與工業不同，房屋建造到敷用的時候，農具設備到够用的時候，鐵路築到交通已經方便的時候，本不用再去多造多設的。至於工業電業卻是無限制的了。第二，蘇俄此時的經濟計劃，偏重工業化，她的目的在將一個一千多年的大農業國，變成一個效率大的工業國。因而她對於工業不能不特別地設法使牠發展去。

(丙)再按五年大計劃，我們可以知道國家的資本在五年之中，將漸漸集中在生產方面，而減少消耗事業所需的資本。看下表：

	一九二八(十月一日)	一九三三(十月一日)
生產方面	39.3%	44.5%
分配方面	18%	20.5%
消耗方面	42.7%	35%
總　計	100%	100%

(丁)我們更可以看得見發展的趨勢，將使資本流到國有的或社會化的事業方面；而使私人資本逐漸衰落；最後達到他們理想的正鵠，就是一切都歸社會公有，私人僅以勞力或智力換到衣食。此種趨勢，觀下表即可明悉：

	一九二八(十月一日)	一九三三(十月一日)
國有的經營(State enterprises)	51%	63.6%
合作事業(Coöperative enterprises)	1.7%	5.3%
私有事業(Private enterprises)	47.3%	31.1%
總　數	100%	100%

(戊)蘇俄對於專門技術的講求，似乎在五年計劃中沒有很精確的規劃。這點本是俄國遠遜歐美的地方。但是俄國當局也已經注意到了；不過此時還沒有具體的宏大的計劃而已。

還有一點可以研究的，就是俄國此時正在努力於合併的大運動。例

如合併動力(power)的生產與化學原料及冶金的生產。一方面因合併的緣故技術能達到較精的程度；一方面因有大組織科學的計劃，可期獲得更大的生產量。利樸河流的動力生產的合併 (The Dnieper Rivea Power Combination)，董納次流域(Donetz Basin)的焦炭，鐵產及化學製造的合併，波不芮可夫(Bobrikov)地方的電力與化學物品製造的合併及烏拉 (Urak) 地方的同樣組織，都是注意在使專門的技藝達到最精的程度。俄國經濟的發展，不能不依賴這方面的進步。在未來的五年中，俄當局對動力發展的計劃，看下表極爲明瞭：

	一九二七到一九二八	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	百分比例
全體動力之生產(包括獸力在內)(以百萬 kusb 爲單位)	33,100	58,800	177·6%
所用獸力的總量	19,200	22,400	116·7%
機械力生產總量(電力在內)	13,900	36,400	201·9%

三 五年計劃的幾個重要方面述略

上面已經說過，五年大計劃是蘇俄經濟生活的大改造，是用人工方法將一個農業國後進國根本的工業化與社會化，所以五年大計劃的範圍，不能不包括許多方面。但是限於篇幅，只能討論比較重要的了。

(甲)工業的總計劃及原料和動力的發展

第一、我們先講電力。去年三月格芮郭氏在莫斯科報告五年計劃時，曾經說過電力的量是測驗一國進步的氣壓表。(就是說要判定一國的發達及技術的進步，當看她的電力如何。)俄國在五年之後，決定把電力增加三倍半至四倍半。五年計劃除制定各地發電廠的方案，並將全俄分爲若干主要發電區，此項費用，計佔全數百分之二十四。

第二、燃料。燃料與工業發展的密切關係，也同時被格芮郭氏指出了。五年計劃決定在一九三三年時，使煤產增加一倍，至於煤油，雖然據格氏所說，將增加一倍，但與歐美相較，仍是望塵莫及。他如煤油提鍊所(oil refineries)的增加，煤油運輸管的鋪設，更是與油業有密切關係的，也是五年計劃中所討論過的。

第三、冶金業(Metallurgy)及機械業(Mechanic industry)。關於冶金業，格氏主張分兩方面進步：一方面仿效德國改組舊廠，增加產量；一方面建築新廠。但是爲了改組舊廠，其勢不得不暫時停工，結果出產衰落。同時全國因爲實行五年計劃，用鐵日多一日，供求的不調，實在是使經濟委員會勞心焦思的。除增加鐵產而外，機械的製造，化學品的出產，也得隨之而有大規模的進展；務使新舊工廠能配置最新式的機械，使鐵路上有新式的車輛，使海洋上有精快的輪船，馬路上有安適的汽車，使農民有優良的農具，所以可以說機械業的發展，正是全體經濟改造的中樞。

第四、其他如化學品的製造，以謀農產的改良，增加營建材料的出產，以應建造新城市的需要；最後保護培植沃野千里的大森林，以開發無

窮盡的木料的富源；凡此種種，五年計劃中也都有通盤的周密的計劃。

(乙)勞工問題的澈底計劃

蘇俄的政治經濟制度完全建築在勞工的基礎上；工人生活的改善，工人生產力的增加，不特關於俄國國運的存亡，並且握着一切改造計劃的樞紐。上面講的工業總計劃，固然是委員會深思熟慮的結果，其中的進行方略，也可以說是長期研究的成績。並且如果能一一的實行了，俄國的經濟生命，也將一天天的光明安穩。不過要想達到全國的工業化，社會化，不能全賴原料的開發；又必設法使工人的環境改良，生活愉快，技術精巧；因此之故，俄國的五年大計劃中關於勞工問題，也有詳密的整個計劃。

分條的討論，我們第一要說到有專門技術的工人問題了。要想發展俄國的天然富源，不能不賴多數有專門技術的工人。這點是前此諸計劃所忽略了，結果是現時俄國的一切建築開採，如水閘的建造，多半依賴美國的協助。這不是長久之計，自然已經被當局看清楚了。因此五年計劃對於勞工問題第一點就是研究如何使有專門技術的工人能够增加；增加了，又如何能够盡量的發展他們的本領。

第二、除了一面使工人受專門的訓練，一面用科學方法改組工廠的管理及製造，更將社會主義的理想輸入工人腦中使他們能誠心合作。結果在五年之後生產量預計將增加兩倍或三倍。同時工人卻只增加百分之三三。這兩個事實所以能並行不背者，就是因爲雖然工人人數加得不多，而他們個人的生產力，因機械的設施，因技術的訓練，將加增百分之一一〇；也因爲他們的生產力加增的大實際的工資（real wage）也將隨之而增加百分之七〇·五。同時因技術的精巧，專門知識的發達，生產的成本將減少百分之三五。一面工資加增，一面出品便宜，工人的生活，可以說是安寧快樂了。

第三、工人的待遇問題。格芮郭氏說：『在實行我們的社會改造及經濟組織的時候，我們必定要使工人的力量增加雄厚，而使工人在社會的全體的活動中顯出他們的魄力。他們工作的時間，將比戰前每天少三小時又半；實際的工資將增加至少百分五十五至百分之六十五；失工率將減少百分之二十或二十五，將來或能減至最低限度。……我們對價目的政策的目標，在保持農民的生產興趣。在此五年計劃實行時，我們對於農產品，按照我們的最低標準（The minimum variant）只減百分之三；（這是與一九二七——一九二八比較說；）原料的價目，只減少百分之五；同時工業品的價值，將減低百分之十九。按我們的最高標準（The maximum variant）農產將減少百分之十，工業品減少百分之二十二。如此，我們生產的成本也將漸漸地降低，我們預料五年計劃的第二年中一定還有貨品的恐慌；但到了第三年，即使按照我們最低標準的計算，恐慌一定緩緩地去掉；同時或許有供量超過求量的趨勢。』

要達到格氏的目的，五年計劃規定增加工人人數的方略，預備把失

業工人減少到四十萬；同時增加工人的生產力，使他們的工資得以提高，並且使繁殖不已的無產階級，能永享受幸福。至於工作時間的長短，除預定在五年後減到六·八六小時，並將星期六及假期前一日的工作時間減得比平常短而且有繼續減短的趨勢。

說到勞工保險及保護方面，也有詳細的計劃。凡此種種的規定，其目的無非在增加工人的勢力。原來一切社會主義化或勞工化的方略，其成功完全依賴全國勞工勢力的增加。因此，蘇俄對於勞工勢力的培植，自然不用說是很顧到的。

(丙)改造農業的總計劃

俄國以農立國，農民最多，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但農業的方法，還是幼稚。五年計劃對於農業的改造，第一、自然在使他們的方法，工具進步。第二、使農業方面有專門技術的人才加多。第三、在使農村農田漸漸的變成社會主義化或集合主義化。最近政府殺了好許多「富農」(kulak)，就是因為他們於農業方面存心反對社會主義化及合作主義化。

(1)委員會的總估計

格芮郭在他的報告中說：『我們提議除農民自己投資之外，政府將以二二、〇〇〇、〇〇〇至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投資於農業。我們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使農業的全體，成為社會化。為了這個緣故，政府投資的大部分，當然流到已經社會主義化的農區去。我們預計到一九三三年的時候，全俄的耕地，將共有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俄畝，其中將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為政府所有，更有二六、〇〇〇、〇〇〇為集合農村所耕種。……我們希望在社會主義化的區內，每畝的出產，將比普通田畝的出產多一倍。並且希望引導一千七百萬的農民，加入集合農村的組織，因而減少私有農莊的數目。要想達到以上的目的，我們不能不靠機械、汽車及化學的肥料等等。我們的計劃，對於這點有周密的規定。除了購大批的機械汽車以外，並且組織修理機械的作場，分配在各地。電力的產生，也是我們想到的。在電力區附近的農村，將利用電的動力。大規模的農村合作運動，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實行過，我們改造我們的農業，種種計劃，都得依仗我們的經驗……』

(2)增加農業生產的問題

五年計劃除了增加農田而外，並且將提高穀產的總量。依據這五年計劃，五年之後，穀類每畝的產額，將增加百分之二五。棉花每畝將增加百分之三四，麻則百分之五七。這樣從兩條大路去解決農業問題，將來不特國內無食料不足之患，且每年因積蓄之故，天旱人禍也可預防了。三年之後按政府的預算，或可將農產大量的輸出。

(3)農業改良問題

蘇俄此時對於農業應注意的大問題，不外如何供給農民新式的機械，如何改善中下級農民的環境地位，如何使國有農地加快的發達，如何組織集合農村，如何使農民的教育程度提高，以期農業能夠發展。

五年計劃預備在農業方面的投資，不下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其中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至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投資，將由國家監督；其中之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由國家直接經營。以謀農地的社會主義化，以及農地上的完密組織；並謀開拓工作的成功以及農業技術的改良。

(丁)房屋的建築計劃

在委員會的報告中格芮郭說：『在未來的五年中，此時城市中房屋的面積（一共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方米突）將增加到二〇四、〇〇〇、〇〇〇或二一三、〇〇〇、〇〇〇方米突。我們在這方面的投資，有五、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此刻老腐的建築方法，（亞洲式的）當在廢除之列。我們為謀我們的建築能和歐美的顢頏，將建設專門學校培植此項人才。』

建造清潔新式的房屋，使工人生活得到安定。經營美麗完備的圖書館，遊藝場，大飯廳，俱樂部等等使工人的生活豐美快適。這不特直接為蘇俄的執政階級享受的福利，也是培植點綴城市不可少的條件呵！

(戊)交通計劃

交通計劃的形成也費了經濟委員會的苦心，因為要謀政體的鞏固，人民的團結輿論的統一宣傳的便利，交通的振興及改良，是關於社會經濟政治的切實問題。何況此時五年大計劃已經開始實行，如將來工農諸業逐漸發達，他們每年大量的產品，一定需要運輸方法的改良，鐵路馬路的增加。

格芮郭說：『運輸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從我們已預定對運輸事業所用的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要拿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用在鐵路上。我們想使貨車集中在鐵路的幹線上，結果使運輸費減低。……五年終了時，我們將用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去電氣化幾條鐵路。在西伯利亞我們建築幹線的預備已經起始了。如一切計劃能實現的話，運貨的價值，將減低百分之二五。』

改組鐵路的第一件事，便是加用三千多的新式車頭，添置十六萬輛的貨車。其他關於管理上簿記上，核算上，及機械的改良，都是改造鐵路計劃的各部分。此外用煤油以代煤的試驗，已經開始了。電氣化的程度，也漸漸在實行。如能按五年計劃實行，鐵路經過電氣化，可以使運費減低百分之二十。

新鐵路的建造也在積極的進行中。此時全俄的鐵路，長凡七萬七千啓羅米突，（以後用粁，）已較戰前的路線長百分之三十。此時在建築中的鐵路，約三千六百粁。五年之中將完成二萬二千六百粁。到一九三三年時，將有一萬七千粁的新路線實行開車。使全俄的鐵路長度達到九萬四千粁（即五萬八千四百十二哩。）

新路的使命，一部分是為林木的運輸，及開發荒遠的境地，如殖邊移民之用等等。關於此項的路線，長約二千八百粁，五年之後，將通達西伯利亞，俄國本部，烏拉山域，及遠東，高加索等地。再有一部份，是專為農產

的運輸，農業機械的分配，及殖邊等等之用。總線長約六千八百粁。此線達中亞西亞，西伯利亞，俄國南部及其他，也在五年內完成。還有一部分是專為發展工業及礦業的，全線長約一千七百粁，遍達唐納次（Bonetz Basin）烏拉的新煤區，高加索，中亞，遠東等等。更有一部份是專為輔助現有的鐵路，使不致載貨過多，車輛不敷分配等等的用處。此類路線，長約二千六百粁，其他的路線，共有三千一百粁。

除鐵路外，開鑿運河，疏導污流，建築海港，經營商艦，修造馬路，提倡商務，發展航空等等，無非使全國幅圓縮小，政治及經濟的神經系統組織完密。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的，也是蘇俄當局公開承認的，卽是假使目前一切關於交通計劃能逐漸成功，俄國的運輸還不能說圓滿。因為全俄在這方面的需要，不是五年計劃能供給的，也不是一時能做到的。不過五年計劃的目的，在改良及鋪設最低限度的鐵路，及開鑿水道，建築馬路，使交通比較帝俄時代方便，運費減少，機械的用度擴充能了。

(己)對外貿易計劃

蘇俄的對外貿易，是由國家管理經營的。五年計劃，對於國外貿易注意之點，是使輸出品量加多，以便換到外國的機械，及蘇俄自身一時不能製造的貨物。

(1)輸出品

依現在的計劃，輸出品預計將在五年之中增加百分之一百六十五，使總值到二、〇四七、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只有七七四、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而五年所有輸出品的總值，將不下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

輸出品之所以能預計其有如此的驟增，一方面自然是由於政府管理，比較科學的。一方面因為農業的出產，將逐漸增加其剩餘量，而因運輸方便，總輸出也隨之漸增。再一方面近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因為蘇俄全國工業化了。自然的，製造品增加，輸出品也增加了。（參看下表）

	1909——1913	1932——1933
農業品的輸出	80·8%	50·5%
工業品的輸出	19·2%	49·5%

從表面上看來，似乎蘇俄偏重工業，結果將不免與農業以不利，或阻礙農業的輸出。其實一看統計，就知道工業的發達，不特不妨礙農業，並且提高農業的方法，及生產率（因為化學肥料及機械等等，）直接與農產以無上的興奮。據五年計劃所定，我們知道在將來的五年，工業產出口量增加到百分之一五九時，農業產將增加百分之一七〇。自然，如果全俄的農產出口貨只限於非五穀之類，那一定比不上工業產之多。不過如按五年計劃，使五穀的產量加增，那末，農產萬萬不致於落後的。前些時報上載俄國政府報告發明一種新穀種，包含種種穀類的優點。美國的觀察，如果俄國五年計劃實行，而此新穀種又是眞確的話，在五年之中，俄國的五穀產量，將增加三倍，將一躍而為世界第一農產國。卽

出口貨的農產也一定是最多。三倍的產量或許一時難以做到，但是農產在出口貨中的地位，一定能夠一天天的提高的。

對於貿易物產分佈表（以百萬金盧布計）

	1927——1928	1932——1933		五年前後之比較（以百分計）
	價值	價值	在總數之%	
農產出口品				
主要的農產	95.3	543.5	26.6	570.3
獸及雜禽的產物	185.2	319.5	15.6	236.3
漁獵的產物	132.2	133.0	6.3	98.3
其他	19.6	40.0	2.0	204.1
總量	382.3	1,033.0	50.5	270.2
工業品出口品				
林木及礦產	230.5	628.4	33.1	294.3
食品及同類的出產	48.7	99.6	4.9	204.5
其他	112.4	236.5	11.5	210.4
總量	391.6	1,014.5	49.5	259.1
出口的總量	773.9	2,047.5	100.0	264.6

以上是講農產及工業的出口貨，這是主要的經濟事業。蘇俄還有許多次等的工業及其他一向不曾被政府留意的。這些工業在過去也曾在貿易中有相當的活動。按五年計劃，政府也將鼓勵這類「次等輸出品」(“secondary exports”)，使牠們在對外貿易裏也佔個地位。此外如對一切的出口貨如何使牠們能實質完美成本減低，標準劃一；又如何設立各種貨棧及機械組織各種機關，使貨物得無阻礙地以次輸出，使賣買兩方得以接洽，合同得以順利等等規定，在五年計劃中也均有籌劃。只因限於篇幅，不能盡述了。

（2）輸入品

要改造農工，使經濟的基礎重新建築起來，俄國在處處都需要機械等物，換言之，就是歐美的輸入品。

五年計劃對於這一點的規定，不特與戰前不同，就與前五年的計劃，也大有出入。第一，奢侈品完全取消；第二，限制消耗品的輸入；第三，極力增加生產方面所需要的基本貨物，如機械等。

自一九二三到一九二八年，蘇俄入口貨的總量為三、五七一、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其中百分之七九·七為生產方面所需用的。在一九〇九到一九一三年間入口貨中之為生產事業者，不過百分之六三·五。這裏已經可以看到很明顯的趨勢，五年計劃不過變本加厲罷了。下表為五年計劃的全俄輸入估計：

	一九二七到一九二八		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		前後五年的比較（百分計）
	總值(百萬計)	成分(百分計)	總值(百萬計)	成分(百分計)	
1. 工業交通所需之機械及同類的物品	256	27.1	525	30.8	205.1
2. 原料	384	40.7	523	30.8	136.2
3. 半製造品	117	12.4	60	3.5	51.3
4. 農村所需要的裝置	39	4.1	165	9.6	423.1
生產方面的輸入品總計	796	84.3	1,273	74.7	159.9
1. 普通的消耗品	120	12.7	250	14.6	208.3
2. 醫藥及衛生用品	10·5	1.1	12	0.7	114.3
3. 文化方面的用品	12·5	1.3	20	1.2	160.0
消耗方面輸入總量	143	15.1	282	16.5	197.2
總入口量	945	100%	1,705	100%	180%

因爲生產方面的鼓勵和激刺，原料或半製造品的輸入，製造品及大批農產的輸出結果將有如五年計劃所預測的入超；總計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至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所有的入超，總數將不下八萬萬金盧布。

四 結論

古比謝夫(Kubischeff)（最高經濟委員會的主席）說：五年大計劃在蘇俄的經濟史上，可以算是空前的創舉了。誠然，自從一九二一年以來，尤其是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之間，蘇俄也曾試驗種種計劃，但是從沒有一貫的，統一的，澈底的策略。換言之，就是以前的計劃，沒有把全國的總需要，總財源，加以詳細的考慮，定下前後相聯大規模的計劃。

無論在這五年之中，蘇俄政府能否實行他們的計劃，使他們的夢想成爲實事，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個五年計劃的確是蘇俄經濟改造的一個大勢力；也是社會主義第一次組織了對資本主義大規模的挑戰。去

年十一月三日美國的莫斯科通信說，五年大計劃，不單是農工的改造，乃是「革命」；不特是革命，乃是世界史上的最大革命！如果這個計劃成功，那末列寧十三年前的革命，也是微微不足道了。同月十四日的通信又說，如果俄國農業政策實行，世界的局面也得改變了。是的，羅素看見蘇俄如此的努力，也不禁驚嘆佩服說，再過十幾年，世界上的兩個一等強國要算美國和俄國了。但是希望的泡儘管吹，改造的旗儘管搖，事實所保障的成功到底是怎麼樣呢？換言之，五年大計劃的成績究竟在那裏呢？

去年年底中央經濟設計委員會主席克利簡諾斯基報告五年計劃的第一年成績，用統計的鐵證，斷定已超過預料數量之外。最近蘇俄的官報也無一不異口同聲的稱讚本計劃的成功，說工業的總量及集合農村的運動各有驚人的進展了。同時左派的革命份子，藉了黨的勢力，軍隊的刀槍，已經開始根本消滅「富農」的大運動。雖然我們現在要問的就是俄國的嘗試，要算是成功了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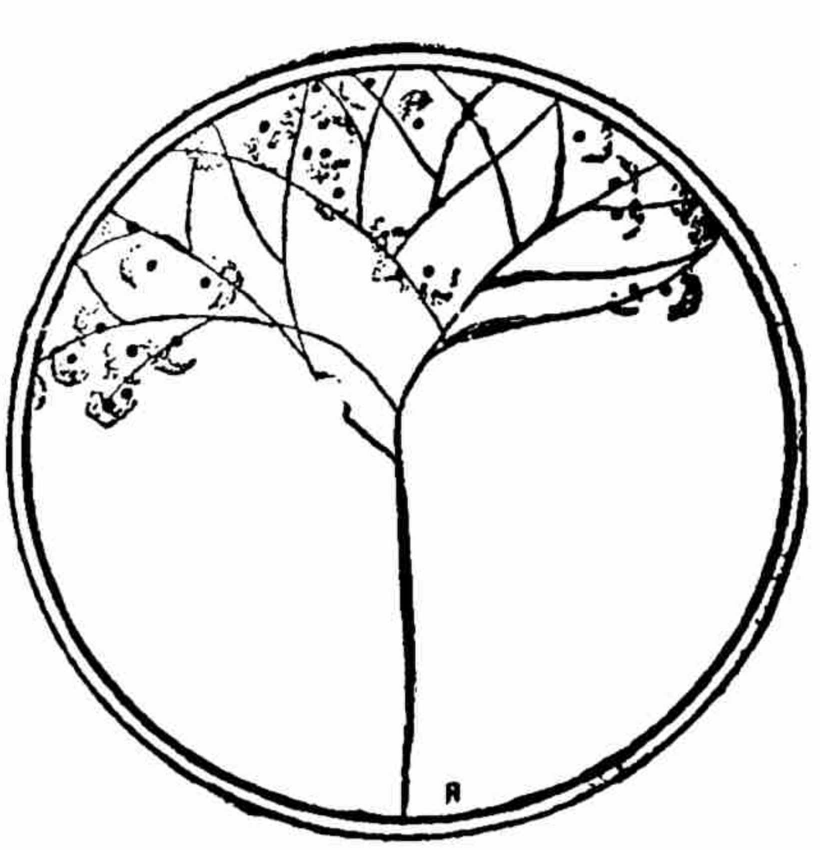
但是時機不久轉移了。本年三月斯太林 (Stalin) 在全俄報紙發表了一篇攻擊左派份子的文章，警告他們不要迷於第一年的成功，不顧民衆的意志，用武力貫澈集合農村的政策，結果使國家基礎動搖。本年四月斯氏再答復各派的非難，主張以和緩的漸進的策略，達到他們理想的正鵠。然而斯太林果又右傾了麼？



事實呢，他本不左不右的。脫洛斯基 (L. Trotsky) 在他最近的自傳裏說：斯太林乃一極圓滑善變而富有實行精神的政客。這話是不錯的。斯氏此時的和緩態度，並非放棄五年計劃的先聲，乃是達到五年計劃的目的的捷徑。因爲全俄的「富農」此時仍操握農產出量的大部份，勢力也比集合農村及國有農村雄厚，如果政府一味蠻橫，反對勢力的澎湃，說不定要將舉五年計劃的基礎摧殘！

總結一句，五年計劃是已經採納定了的，也是必定要行的；牠的成敗，將斷定蘇俄的榮辱，也是無疑義的。不過目的儘管在社會化，而其施行的方法如何是須注意的。至於其方法的能否達目的，則又得看農民的態度，年歲的豐歉，外國資本家能否合作，蘇俄外交的巧拙，人才的多寡，以及共產黨內部的團結和分裂而定。如只據此時報紙片面的報告，去斷定計劃本身的成敗，那恐未免太早一點了。

一九三〇，四，二五，紐約。



俄國糧食不足之根本原因及其前途之推測

湯德衡

俄國鬧饑荒的事，幾乎每十年中總可聽到數次，不過災區大小不同而已。這是很奇怪的，在那些靠外來糧食維持民食的工商國，除因戰爭或意外的特種情形，尚不致使民食發生困難，何以偌大的農業國竟常有饑災呢？

這是一個「謎」了，并且是一個對於世界經濟很關重要的「謎」，於是有一部份人就去討論及研究牠的原因，但結果大都不很滿意，這也難怪，蓋他們在討論及研究開始時未將立足點立妥，就是研究的範圍太狹小了。所以用政治眼光研究的結果是說俄國糧食不足乃受共產制的影響，地理家說地質不良，氣象家說氣候不宜於農業，農業家說農器不精，……各執一詞，聚訟不決，以致這「俄國糧食不足自給之謎」未能完全打破，雖然各人的見解都很有理由，而事前確曾用了一番研究的苦心。

我想國內定有若干人要知道或正研究這問題，遂起意來寫此文，先後費了幾個月的時間，可是結果也未滿意，後來在德國出版的政治月刊中，看到一篇專論俄國農業的文字，意外地給了我一點不易得的材料，因之本文內容有一部份乃取材該刊物的。因篇幅關係，雖不能作極詳細的敍述，但重要之處大概均已論及，所以結果或可比較滿意，因本篇的立足點並不是單單限於政治或氣候的片面去研究的。

一

俄國是純粹的農業國，在她的經濟狀態上在在表示出她是一個不可否認的農業國。

俄國人口的絕對大多數住在鄉間。一九一三年時居於城市的人口爲一八·五%，一九二七年爲一七·七%。照這數目看來，除羅馬尼亞，

匈牙利，西班牙和保加利亞等，其餘歐洲各國的城市幾都較俄國為發達。德國居於城市的人口佔七〇%，比利時和英國為七五%。於此，可知俄國人口的分配與重農之國如我國，印度，以及合衆國的大部份相同，她的狀況與西歐工業未發達前亦相似。她人口的大多數聚在東歐俄國葉海的一帶。在歐俄的西部則以烏克蘭（Ukraine）為人口最密之區。

一九一三年俄國農產的總值（包括森林，漁獵）共為十二萬八千萬盧布，而工業產品的總值僅七萬萬盧布。據此，可說戰前俄國農產幾佔其一切出產總值的三分之二。革命後這種情形更覺加甚了。

將俄國的輸出和輸入觀察後便可證明她確是以農立國的。查戰前俄國是糧食輸出最夥的國家。一九一三年她的糧食輸出額佔了該年糧食總數的一二%。她以糧食向外國交換工業品，因為自己的工業品不夠供給國內市場的需要。

上面已證明俄國乃大農業國，但是她的狀況并不若我們理想中的那樣好。雖然人口不密，可是仍形過剩。這是什麼緣故呢？想解答此矛盾，第一步須先研究俄國人口分配不平均的狀態。

俄國約有面積二千萬平方基羅米突（一九二六年，）人口一萬四千五百萬。這一萬四千五百萬人口中有一萬二千萬是住在歐俄之四百五十萬平方基羅米突面積上的。其餘約二千五百萬人口則分散在亞俄的一千五百萬平方基羅米突面積上。總計歐俄增減不定的人口而平均之每一平方基羅米突約在二十五人間，反之在亞俄僅一·五人。這是平均之數，倘照實況說，則亞俄中等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基羅米突為七人，最少的僅〇·七人。（西伯利亞。）

現在暫不提亞俄，單看歐俄人口的分佈狀態；其實歐俄人口分配也不平均。在昔日之大省阿爾張吉爾次克（Archangelsk），喔龍齊(Olongze)，伏羅葛達(Wologda)及符約特卡（Wjatka）諸地的松林區，幾全未開拓，其地人口的平均密度為一·五。這些地方是歐俄人口最稀之處，也是全世界人口最稀處之一，并且很少拓殖的可能性。據專家秉克（A. Penck）的意見，這地方是不能改成耕地的。歐俄的人口都聚在南部和西部的「綠林區」和所謂森林平原區；而西部北方的平原及「黑土區」(Schwarzoerdezone)人口也很密。在烏克蘭，撲都林(Podolien)，伏霈尼(Wolhynien)及省府附近各地，人口密度為五五——八〇，不過南部的荒原及半沙漠區的人口又少了，如在阿斯特拉與（Astrachen）竟降為五人。茲以二十五人為歐俄人口平均數而平均之，則每人所得之面積為四方粨（ha）若按人口稀密的狀況言，那末結果就大相懸殊，住在北部者每人有一百方粨，在烏克蘭者每人僅二方粨。這種狀態在紀元前四〇〇——三〇〇年時希臘曾有過，中歐和南歐在通行「三田制」（Dreifoldessystem）和由森林生活改為城市生活時亦曾有過，現在是可說找不到了。中歐在一六〇〇——一八五〇年時各農業國的狀態及氣候也較今日的俄國為佳。

俄國所以有這種狀態，原因是土地不好，歐俄全面積中有二五%是荒地，因之，土地雖大而平均下來每人僅約三方粨面積。現在我們再拿專家克尼撲維次 (B. Knipowitsch) 的統計來看，他的統計是單調查歐俄二十九省府的農區後計算的每人所得土地之數。那統計的結果是：在革命前每人有二方粨，革命後稍增，每人有二·二方粨。

至於肥美的耕地，其數當然更少了。一九二六年俄國有人口一萬四千五百萬，肥田在一九二七年最多不過一萬一千五百萬方粨。俄國從事農業者約一萬二千萬；平均起來，每人所得的肥田尙在一方粨之下呢！然而她的近鄰工業國德意志，每人倒有一·三方粨。一九二二年勃盧次柯斯 (B. Brutzkus) 曾有一統計，勃氏調查的地帶乃俄國最肥的田地，位在烏克蘭的鄧葉撲爾 (Dnjepr) 河右岸克夫 (Kiew)，撲都爾次克 (Podolsk)，和伏雷尼 (Wolhynien) 諸省。這一帶是糖蘿蔔的產區，那裏每人所得的肥土僅〇·五三方粨，這是極少的數目，因在人口極密每平方基羅米突住人二百數十的工業國比利時每人亦有肥田〇·六五方粨。祇荷蘭則較俄尙少，平均每人只有〇·四二方粨。

前述的統計和比較，能將俄國農業的實況及特別狀態很明白地使我們看出了。按馬克斯郝奧斯霍番爾 (Max Haushofer) 對人口過剩曾下註解說：凡是自己的糧產不足養活本國人民的國家，就是人口過剩。那末，俄國人口是過剩了，因俄國國內農產能超出供給本地之額的地區極少。農產除供給本地還有餘的地方為革命前的西伯利亞西部諸省，高加索北部，及歐俄東部之「黑土區」和歐俄南部。其餘各地都是有輸入糧食的必要的。不足自給的地方大部份是在寒帶瘠地區，森林濕地區，「綠林區」及「枯原」 (Tundra-Tajga-Laubwaldzone u. Trochensteppen)。俄國自革命後農產之額減少，（前面曾說革命後農產在全部出產中的地位增大，這幷不是矛盾，蓋革命後工業衰落，以致農產在出產中佔的地位比以前更高，但非農產本身的增加，）所以在今日，她已經不是歐洲糧食的庫棧了。不需什麼預言家，我們也可看出，俄國用不着再生一代人，她就將有由他國輸入糧食以解決她的民食的問題了。

俄國這種不幸的地位，因尙將農產輸出之故，乃致更甚；雖然俄人的消費標準（包括馬鈴薯）如下表所列的很小。

合衆國	六二「普特」（量名）
俄國	二一·六「普特」
大不列顚	二六·四「普特」
德國	二七·八「普特」
法國	三四「普特」

俄人農產的消費實際上是比非農業國尙少，然而何以不足呢？這我們須知道還有一個原因。蓋一九一三——二七年間，其肥土面積約為一萬一千五百萬方粨，僅佔全俄面積五%，而這五%中的一八%又在亞俄。由這一點上竟使一般人對之發生俄國是否可稱農業國的疑問。

的確，如以工商爲本的德意志，其肥土尙約佔全面積五〇%呢！除這肥土太少外，另有一原因，原來俄國農人的農產收穫也極微，非但較其他農業國爲少，且比農產輸入國如德，法，英等還少。下列的表是各國農人種同樣的土地之後所收穫的糧食的數目：

俄國	一·三五噸	法國	二·六五噸
德國	二·六一噸	英國	四·八〇噸
合衆國	九·〇〇噸	中美諸國	二〇·〇〇噸

我們在未探求其何以有這特種狀態之前，尙須說明一個重要原因。按專家孟德萊夫 (Mendeleeff) 在一八九七年調查俄國人民之結果，僅二七%是工作的。其餘七三%最少會有一小數目的收入，乃藉他人之血汗度其不勞而食的生活。在這二七%作工的人口中，又祇一半或一四%是有工作能力而從事於農業的。這些人平均每人有一個六口的家庭，這六口在農業上大都是不能眞正生產的。因之所謂八五%或一萬二千萬從事農業的人口中，事實上從事農業的最多恐怕不過二千萬而已。試問一個農業國僅一四或一五%人口眞正從事農業是否是可能的；況且農期又短，一年中祇能耕作三四個月？試問其餘七〇%餘絕對大多數的人口非但不能獨立，且根本上又未能眞正從事生產的工作，是否能使農業發達呢？簡單地換句話說，俄國從事農業的人，有極大多數雖自有田地，然照經濟學上說來，他們仍是失業者！

這就是革命後一九一七年俄政府所以實行社會經濟的主因。田地確是給農民公分了，但人口過剩問題仍是存在，并且還見增加。那末，俄國人口過剩一事必有更深的，與俄國天然形勢及經濟組織連關的別的原因了。我們找出這根本原因，便能打破「俄國糧食不足自給之謎」，同時還可推測出她的前途是否尙有保持農業國地位的可能性。

二

俄國糧食不足自給的原因有三：

(一)俄「柴」時代的政府太不注意農業政策及農業的立法。

(二)俄人對於農業上的程度太低。

(三)氣候不良，尤其是不適於農業園藝等。

關於第一條，本爲過去的事，但本文乃研究糧食不足的根本原因，不是單述近年發生的饑荒的原因，故有提出的必要。然而也不必多說，因爲勃羅次柯斯已有很詳細的研究，此間祇須摘譯一點，已夠明瞭當時的狀況了。勃氏考察的結果，覺得最有害於農業進步的是一種名叫 Obschtschina 的農人組織，因這種組織很阻礙農人經濟上的獨立發展。他又寫道：

『在昔日（一九〇六年）已證明田地不能在商業往來上交易是一件不適當的事，因爲田地不能買賣及抵押，以致捷爾諾生（Tschernoson 即黑土區）北部的人口增加，造成農民過剩的情形。自從施托烈濱法 (Stolypinsche Gesetzgebung) 成立後，

這狀態始形改變，准許農人將其本人所有的田地與米爾（Mirs俄國農人的一種公共組織）脫離而略能自由處置。這立法對於減少過剩的人口是很有效力的。不論在西伯利亞或俄國本部，農業都有顯明的進步，居民有許多開始改營工商，移居城市，田地入了勤勉的農人手中。這當然對於國家是有益的事。』

我們讀了勃氏的這段話，就可知那時俄政府對於農業政策的不注意和農人組織的不良，都是阻礙其農業發展之原因了。

對於第二條，我們須觀察俄國農民的經濟地位和知識的低落狀態。一九一七年革命前，歐俄全部的田地有八〇%已在農民手中，大地主所佔者僅二〇%。所以那時她的土地已較西歐諸國為分散。自從革命後，狀況當然更為兩樣了。據克尼撲維次(B. Knipowitsch)的計算（一九二〇年）耕地的面積中有九六·八%是屬農人了。

說起農人的知識他們確比西歐各國的農民的智識程度低得多。至今俄農用的仍是三田制一類的方法，這種方法在西歐是早已成了歷史上的方法了。因仍用有害耕地的舊法而不知改良，所以農人的收入是不大會增加的。革命後俄政府很注意農業，但收穫的中等標準反更低落，這主要原因是農人對於農業程度實在太低，不過我覺政府對待農人的方法的不妥也是大原因。

還有一個關於農業不發達很有影響的是第三個原因，就是：自然(Natur)氣候和地質。這是極重要的因縱使前述的兩原因根本改善後，農業仍受這原因的害不小。

俄國農民過剩的大原因是那不適耕種的氣候。這因農戶分佈的稀密是隨氣候而異的。我們對於俄國各地氣候及地質加以研究後，結果可分為五大區域：寒帶瘠地區，森林濕地區，綠林區，平原區及沙漠氣候區。

（一）寒帶瘠地區 (Tundrenklima) 是絕對不能從事農業的。

（二）森林濕地區 (Tajga) 的西部是有耕種可能的，但出產之額不大，且可耕的面積也很小。

（三）綠林區 (Laubwaldklima) 的氣候是適合俄國的農業的。

（四）平原區 (Steppenlandschaft) 是俄國的糧庫。她的北方，尤其是森林平原區 Waldsteppen 的西部（即黑土區一帶）氣候地質都適合俄國的農業，這可算是俄國最好的耕地了。然而常有旱災，所以此間的農產也不能保險說是能有一定的出產數，并且這種旱災也難預防，因之很有鬧饑荒的可能，尤其是一般小農戶，時受旱災之害。這地區雖被稱為俄國糧食的庫棧，但也不大十分靠得住。

（五）沙漠氣候區 (Wüstenklima) 在外卡斯比 (Transkaspien) 及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該處設無人工的灌溉是不能從事耕種的，可是要想法實行人工灌溉，因自然的阻礙也很困難。

俄國的冬季非但很冷，而且很長，夏季則熱而短。最冷之處為西伯利

亞，平均正月間的氣候是零下五十度。氣溫在零度以下的日子很多。在歐俄的東北部每年爲二三〇日，西伯利亞爲二八〇日。在南方零度以下的日子較少，歐俄爲一二〇日，西伯利亞爲一八〇日。地面上的積雪除西伯利亞東部及歐俄南部之外，都很深而又久不溶化的。因之，農人的耕種期很短，據調查所得，在緯線五十度一帶之地，可耕之期如下：克夫二〇三日，沙爾柯夫 (Charkow) 二〇一日，薩拉托夫 (Saratow) 一九〇日，喔倫堡 (Orenburg) 一七八日。在西伯利亞者阿克姆林次克 (Akmolinsk) 一六〇日，依爾庫次克 (Irkutsk) 一五〇日，耐爾新次克凡爾克 (Nerschinskywerke) 一四三日。反之，同在緯線五十度之德國的愛爾福爾特 (Erfurt) 則有二一八日。俄國北部的耕期更短，南部雖較長，但常有旱災，以致阻礙農業的發展。一般俄國的農人一年中竟有七——九個月不能從事耕作，倘使在非耕種期內農人得不到工業方面的作工，那末他們便和小動物一樣地冬眠了；并且能找到工廠工作機會的農人是極少的。然而，不是以農立國的德意志，其農人每年只有二——三個月不能工作。

深厚而積久不化的雪，是俄國在春天常有水患的原因，那些積雪因春天突然而來，溫暖得太快，於是積雪也突然溶化了。俄國的大河流如鄧葉撲爾，都恩 (Don) 及伏爾伽 (Wolga) 還不夠裝那突然溶化的大量雪水，所以兩岸往往有許多基羅米突都被水淹。其他的許多河流，在冬季凍冰期較他國的長，而夏天又常連水都沒有，以致阻礙內河的航行。爲讀者易於明瞭起見，茲將沿緯線五十三度一帶的河流凍冰期，記在下面：在德國的弗愛賽爾 (Weser) 二九日，凡克賽爾 (Weichsel) 六四日，伏爾伽一三〇日，喔勃 (Ob) 一六八日，黑龍江 (Amur) 一九二日。在五十三度以北的及西伯利亞的河流，凍冰期更久，但正在這些地方是俄國國土大部份之所在地。由這點上，可看出俄國氣候有害於其內河航行之大了；當然，糧商及一般的文化事業的進步亦因之受到不少的阻礙。

平原區的大害是旱災，這是因夏天熱而缺雨所致的。這種旱災使農業受極大的損失，而長期的苦旱使小農們竟不能維持。旱災的發現，是往往和「熱風」(Ssuchowei) 同來的，時在春季——四五六月——正當耕地需要雨水的時候。旱災發生後又漸向東南方進展，以致平原區的南部也受牠之害。牠的極端一直伸展到非用人工灌溉不能耕種的土耳其斯坦的沙漠氣候區。在俄國的各地，六月裏幾乎都患旱災，雖然有些地方是有多餘的水。在夏季的後半季這些地方又多雨。此種氣候，其害農業之大，不言可喻了。歐俄北部及西伯利亞的森林濕地區是可用科學方法使糧產增加的，但因此事的組織方面及用費都有困難，至今仍未能實行。

春天及初秋時，俄國的氣候變化極速而大，對於不能忍耐氣候暴變的植物是很有害的。

在平原區如森林區的南部，以及烏拉 (Ural) 和高加索等處，夏天常

有暴雨和冰雹此外，熱風至時，天色和氣温又都驟變難測。

天然形勢促成俄國的人口過剩，而俄國的人口卻日增不已，在亞俄復未大舉殖民，無怪她的糧食不足自給了。

俄國農業不盛的原因，前面已有各種說明，如每人所得耕地之面積，肥土的分配，收穫標準，氣候不佳等。若拿我國的，西歐的，印度的，阿根廷的，以及合衆國的地位與俄國比較後，使我們能知道，造物并非叫俄國做純粹的農業國的。她至今仍為農國之故，祇因幸而人口不密及人民生活程度不高的緣故。自歐戰及革命後，俄國損失了許多最好而又最文明的國土，因之內部的狀況更不佳了。

歐俄的農區是三角式的，為列寧格拉(Leningrad)——卡山(Kasan)——沙拉杜夫(Saratow)——賽爾生(Cherson)——列寧格拉。這區域可算是俄國的本部或良好的農區。在這三角式東南之「平原區」，「綠林區」，歐俄濱海方面及濱海方面的東南方，人口也不少，并且也有耕地。至於其餘各地——幾佔全部四分之三的土地——嚴格說來，都不能稱為農業區。那些土地有的祇具半農區資格，有的根本不適於糧食的種植，人口的不平均，就因這緣故。

三

研究出俄國人口過剩——即糧食不足自給的根本原因後，尚須推測她將以何法來解決這問題。

上面曾說過，俄國有許多已成的農區因氣候不佳而不能發達。那些地方大都在六月苦旱，所以不宜於糧食的種植——縱使種零陵香(Luzerne)及苜蓿(Klee)亦須有溫和的氣候和雨水。那末，牠們已無補救人口過剩的能力了。

想用農業的方法來解決人口過剩問題——就是俄國仍欲維持以農立國的地位——祇有增加耕地。實行這方法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將農區內的草原，牧場，和荒地加以拓殖，便可得到不少耕地。在南部有許多昔日大地主的土地和一九二一年時死亡的農人的土地(據勃羅次柯斯之說，在伏爾伽中部有四百萬，在烏克蘭平原之台斯耶廷 Desjatinen 有一百零四萬，在克利姆 Krim 約七十五萬)，北俄的大部份土地亦尚未公分與農人，且在烏克蘭北部亦有設法使糧產增加的可能。

對於歐俄設法使糧產增加的最好辦法，莫過於將平原區需要大規模農業組織之地，即改以大規模的農業組織；而將小農戶移殖至歐俄農區的「綠林區」或濱海多雨之處。雖然那裏的農期較短，夏季熱度亦較低，但有雨水，小農戶的種植必易生長，且產額亦可增多。那末，小農戶因不遭旱災，生產便可有定數了。那些僅生產應出之額二〇%——三〇%之地，因大規模的農業組織資本雄厚，易置人工設備，其出產必能超出自給之用。照這樣辦，則就提高了俄國糧食的出產額。

第二條路是增拓新的農區。俄國的天然形勢尚能允許再拓農區嗎？

俄國有無可作耕地的土地呢？對這兩個問題雖都可作肯定回答；但當然也祇限於西伯利亞及俄國南方邊境這兩處有可能性。

西伯利亞西部（至依尼賽 Jenissej 爲止）在緯線五〇——六〇度間，很有可作耕田之地。這些地方是屬於北部平原區的，位在「綠林區」之東邊及森林濕地區的南方。不過最好那些拓殖者移殖於阿爾泰 (Altai) 及沙楊 (Sajan) 羣山的前方，因此種辦法是有益於工業發展的。在孔斯納次 (Kusnetzbezirk) 一帶的煤礦，阿爾泰的礦區，喔勃及其會流的水力，都是爲其將來工業發展的基礎。

西伯利亞的東部雖然面積極大，但無合於農區之地。羣山相接，不便鐵道的建築，河流險急，又阻礙內地的航行。惟東西伯利亞却富於礦產，尤其在喔雷克敏次克 (Olekminsk) 及維丁次克 (Witinsk) 一帶有許多金礦。然而除非她的礦產價值大於烏拉的價值十倍，是不値去開發的；因工人，技師，職員的跋涉及糧食的運輸皆須費極大的資本。除金子外，在內爾其尼次克 (Nertschnisk)，耶庫次克 (Jakutsk) 及依爾庫次克等處，亦富於銅，銀，鉛，鋅等。所以東西伯利亞是礦區，那裏的農業不過是副業。

黑龍江和烏蘇里一帶，天然形勢較其他西伯利亞諸地爲佳。該處已是東亞的氣候 (Monsumklima)。夏天很熱而多雨，因之植物生長甚速，可是那裏有黴菌和獸疫的傳染病。農期較西伯利亞其他各處爲長。但合於俄國普通的耕種之地亦限於沙依次克 (Seisk) 及布拉依次克 (Bureisk) 兩水間。此外之地，俄人耕種後的結果常大失所望而受損失，尤其是烏克蘭人。我國僑俄的人的耕種法與俄不同，故在彼耕種後的成績很好。

將西伯利亞各部觀察之後，可知她的南部，西部及東部有許多地方尙可收容若干人口，因那些地方有耕種和開發礦產的可能。

北高加索的土地對於小農們的移殖是不合宜的。她與南俄平原的性質相同，須有美國式的農業組織，且需要大的資本。

在土耳其斯坦須視人工灌溉而定，幷須看移去的人是否會耕那裏的土地和是否服那裏的水土。土耳其斯坦的平原和山除沙質的或鹽質的之外，都很合棉花的種植。

高加索，尤其是外高加索是半熱帶的森林氣候，很宜於種棉，種上等的煙草，果子及蔬菜之類。古拉 (Kura)，阿拉 (Ara)，台萊克 (Terek) 及古榜 (Kuban) 的低地，均可種糧食，黑海沿岸尤其合宜。

綜而觀之，西伯利亞，土耳其斯坦及高加索諸處，有許多地方可供移民之用，最後所述之地——高加索——且有很大的發展希望，惟西伯利亞的大部份是不能視爲農區的。倘若俄政府能辦理適宜，則俄國的土地尙可納受數千萬俄人。但實行這種理論的計劃前，必須從事改良設備及移民；做這些事非但要具科學上及農業上的知識，也須費許多組織力及鉅額的資本，這種大舉今日的俄國是辦不到的，須長時期的籌備和努力奮鬬方能實現的。

四

俄國若想改善她前途的內部狀況，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關係農業的計有四項：

一、施行完美的農業政策和立法；

二、對於農業作有效的改革；

三、增加耕地，向北部「綠林區」一帶拓殖；

四、改善亞俄全部可耕之地而實行移民。

後面的三項是與天然形勢有關係的，但苟用政府的地理家的，及資本的力量，則不難達到目的。

再有，俄政府國內的政策，外國雖有極小部份的人說與農業是無害，但據我個人的見解，以爲革命後的幾次饑荒，政策實不能辭其咎，不過這是促成饑荒更甚的重要原因，非根本原因，況且關於討論俄國農業政策的文字不少，讀者很可以資參照，此間不必多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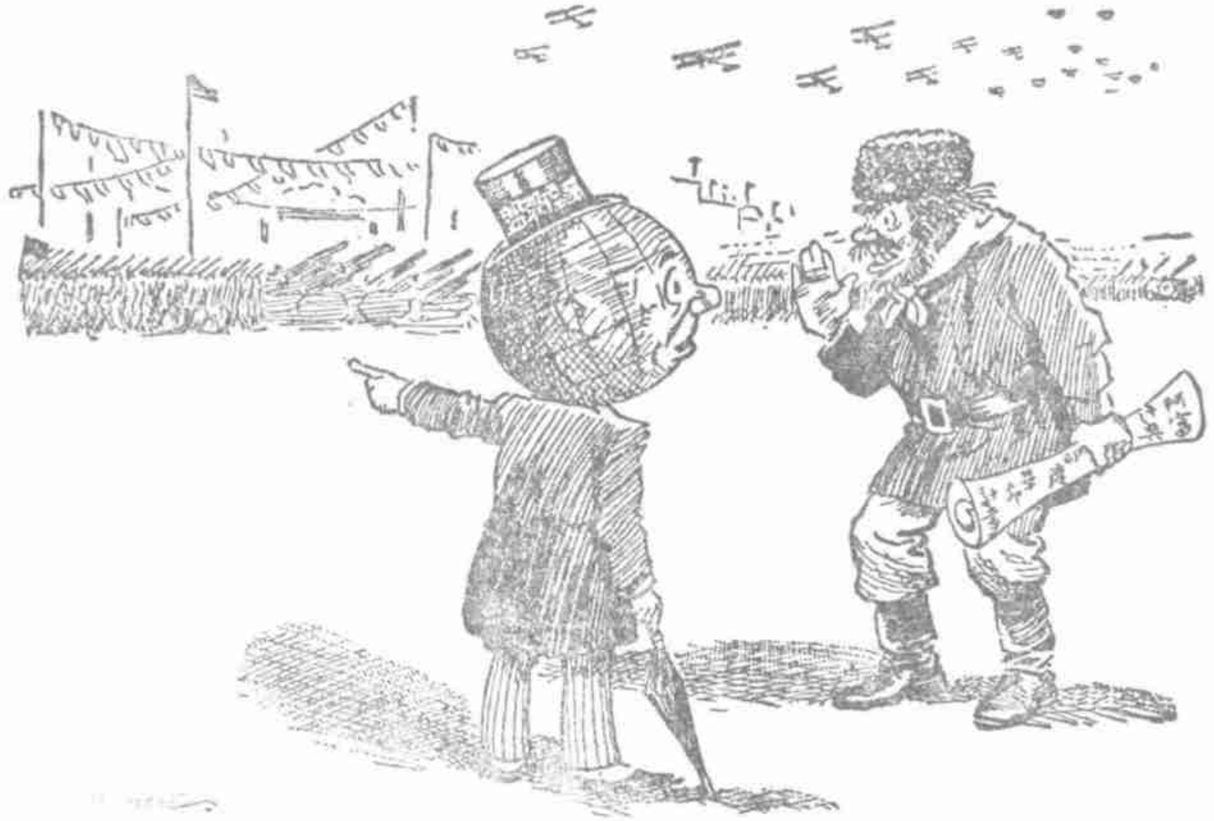
第二種方法是發展工業以減人口過剩之危。這是很有效的，倘能實現，則日形增加的失業人數便可減少。這一點列寧生前早已看出，他主張俄國須電氣化，振興工業等就是這緣故罷？

俄國前途之推測的結論是：俄國雖在短時期內尚可保持其農業國地位，但爲補救失業問題及解決人口問題，勢必走入工業化之道！至於她工業化成功後對於世界的影響，則非本文範圍內的事，不能具論了。

最後，還有幾句話要說。按我國的狀況，正與俄國相似；工業尚在萌芽時代，雖爲農業國而常有饑災，失業者之數雖無統計，惟照目下人浮於事，盜匪如毛的現狀看來，失業者想必一定不少。不過這不難解決，因爲我國的耕地可算都很肥美，民族性也極勤儉忍勞，祇要不發生內戰，從事交通建設，改良農業設備，大舉移民實邊，一方面提高民智，振興工業，不作萬國的市場，我想我們中國人決不致怕沒有飯吃的！但是實行却也需時間，人力和資本，希望政府和國人能努力合作，切實地一步一步做去，這纔是眞爲國家和民衆謀幸福和安寧！

於維也納外交官大學院作。





國聯與蘇俄的問答

國聯向蘇俄道：『你們既主張軍縮，何以現在要擴充那麼許多人馬與東西呢？』

蘇俄道：『擴充軍備固非所願，但是為對外欲使外賓開心起見，不能不如此呀！』

(英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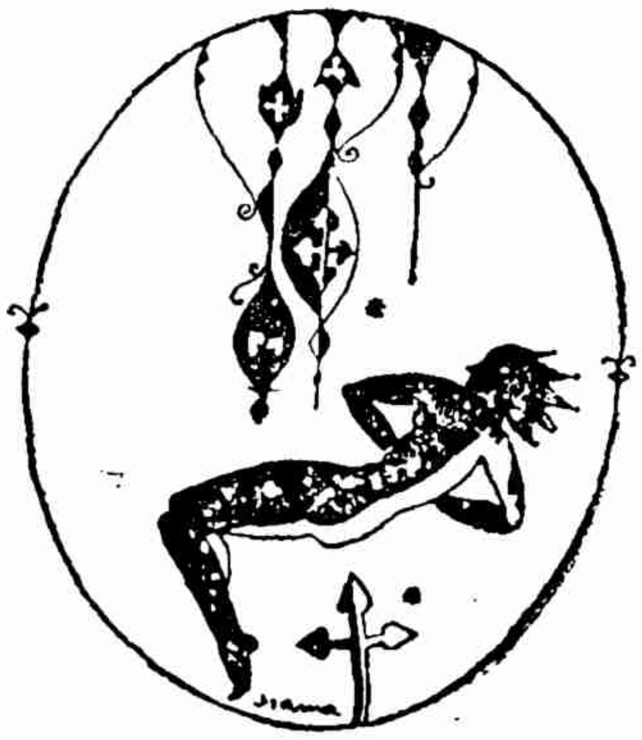
德人的希望



現在的德國與楊格計畫



未來的德國與另一計畫



英國之社會問題與社會立法

章淵若

一　緒言

英國的社會問題，可分兩方面來觀察：一是從工業或都市方面來觀察；一是從農業或農民方面來觀察。從前者觀察的結果，就有勞動問題；從後者觀察的結果就有土地問題。前一個問題的來源，是由於工業革命後工廠制度之產生；後一個問題的起因是由於土地圈收後封邑制度的消失。

英國工業革命，勃發最早，故爲世界工業之先進；然其勞動問題之發生，亦較各國爲特先。工業革命爲什麼會產生勞動問題的呢？說者以爲由於工廠制度之發生。然而工廠制度之發生又爲什麼會產生勞動問題的呢？豈工廠制度根本是一樣要不得不吉利的東西嗎？這就不能用一句話來武斷。簡單的說：第一，因爲機器的應用，工作的效率固大增進，生產的方法也大爲輕便，從前必須一個身壯力健的成人才能舉辦的，此時祇須一個三尺的孩童或弱女就得了。因此，廠內童工女工的苦況，遂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第二，由於勞資兩方關係的變更。從前無所謂勞，無所謂資，生產規模既小，接觸程度亦密，利害關係亦明；現在生產的規模擴大了，勞資分成了階級，接觸的機會既少，利害的關係亦疏。勞資的衝突，也就構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

在農業方面，英國自封邑制取消後，就從事大規模的圈地。英國的經濟學者，既認小農地爲不經濟，議會亦同意於土地的圈收。自一七〇〇年以後，便從事大規模的土地圈收，每年所圈收的土地，總在數萬畝。這樣圈收的結果，英國所有的土地，竟有一半爲大地主所占有。最初，經濟學家的理論，是說小農地不經濟；殊不知到了這樣情形之下，非但不經濟，簡直不生產了！那些大地主既擁有萬頃的田地，他自己當然是取之無盡，用之不竭，因此他們也不再勞心苦思去從事土地的生產，而一任其荒蕪，有的以土地爲娛樂，有的以土地爲投機。這非但使英國的農業

發生了大危機，英國的農民也發生了大問題。因此，英國的土地改良者，如 Wallace Llyod George 輩便大注意於土地問題之研究。

為謀這兩大問題之解決，以及勞農狀況之改善，照社會主義者如當時的 Kier Hordie 輩的意見便主張土地，工廠，鐵路之國有。政府則因立刻國有事實上之不可能，遂從事於法律上之改革。這就有社會立法的發生與發展。今特將英國社會立法史作一個簡略的敍述，以供吾人之借鑒。

二　勞工之消極的保護

勞工消極的保護，在社會立法裏占重要的位置，各國的社會立法，也都偏重於此；英國關於這一項的立法，已有百餘年長久的歷史，今舉要敍述其顛末：

1. 社會立法之嚆矢——談英國社會立法史者，每以Pells'"Health and MonalAct" 為嚆矢。此項法令之內容，不外六大要點：(1)限制學說的年齡以九歲為最低年齡；(2)定每天最多工作時間為十一時；(3)禁止夜工；(4)廠內衞生之注意，空氣宜流通，牆壁宜潔白；(5)雇主每年應供給學徒新衣一套；(6)童工至少須受過初等教育。這一次的法令初觀之似甚不差，殊不知其最大的弱點，為其範圍太狹，蓋此項法令之客體僅注意於學徒，至於其他廠內童工之慘狀，竟沒有顧到，此其大弊也！

2. 一八一九年的工廠法規——皮爾士（Peels）鑒於以上法令之未盡善，一八一九年復提議，制定工廠法規。上一次他的觀點僅及於學徒，這一次則普及於一切童工。(1)在九歲以下的童子，概不准雇用，這一條的特點，在確定工人年限劃一的限制，不似上一次的僅限於學徒，這是大不同的地方。(2)九歲至十二歲的童工，每天不得過十二小時的工作，在這十二小時內，有一時或一時半為吃飯休息時間。(3)星期六工作時間，至多不能過九小時。(4)此項法規，適用於一切毛，麻，紗，布，紡織廠。惟這一項大受反對，大家以為這無異絕童工之生路。

3. 一八三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的 The Factory Act ——這是英國社會立法史上的一個極重要的所謂劃時代的法令。其特徵有以下七點：(1)為其適用範圍的擴大，一八一九年的工廠法規僅適用於紗廠，此次則適用於一切毛麻紗布的紡織廠。(2)童工保護的法規，定得更為嚴密而精細。(3)童工每天工作時間自十二時減到九小時；(其中以一時或一時半為吃飯時間；)每週工作時間為四十八小時。(4)普通工人每天工作時間為十二小時，(吃飯休息時間在內，)每週不得過六十九小時。(5)禁夜工。(6)童工每天應受兩小時的教育，每年有兩次全日假，八次半日假。(7)此外復注意於勞工視察，調查勞工狀況，作為將來立法改良之根據。

4. 一八四二年的 Coal Mine Regulation Act ——以前的立法者，僅注意於紡織廠的工人，這是因為英國紡織工業特別發展，人類的

思想，往往最初是注意易於覺察到的事象；殊不知他們礦工的慘苦，更無人道立法者起先竟未注意。這一次的法令，就嚴禁雇用十歲以下的童工或女工。到了一八七二年復從事礦工法的編訂，年齡的限制，從十歲改為十二歲。但這次改訂，仍未澈底。到了一九一二年，遂發生礦工的大罷工，人數達百萬之多。那時愛斯葵 (Asquith) 氏立刻在議會提議通過最低限度工資法案，工潮始息。自此以後，成年礦工的工資，每天至少是五先令；十四歲的童工為兩先令。

5. 一八四四年的工廠法 (Factory Act) 與一八四七年的十小時工作法案 (Ten Hours Bill)——一八四四年之工廠法令，更比較精細，分工人為三種：第一種是八歲至十三歲，此種工人每天應受三小時的教育；第二種工人是從十三歲至十八歲，每天工作十二時，每週六十九時；第三種是成年女工，每天工作時間與十三至十八歲的男工相等。惟有一點頗堪注意的，就是以八歲為最小勞動年齡。反觀一八一九年的工廠法規，明明已定九歲，這一次忽又改為八歲，於理似太不可通。一八四七年六月八日的十小時工作法案，在一八四八年勞動節成為法律，每天工作時間自十二時減為十小時，星期休息，而女工及年青工人，每週祇有四十八小時的工作。

6. 一八七八年的工廠與作場法 (Factory and Workshop Act)——這一次的法令，有三方面的目的：(1) 欲彙訂並修改以前各種法規；(2) 欲除去現行諸種法規之矛盾；(3) 欲使其行政更有條理而可靠。而就其功效方面來說，也有三端：一使現行法更有系統；二使法律之實行力更為堅強；三使工業機關之分類更為精細。

7. 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六年的工人償金法——以上諸法規，從時間上來看，幾已經過了一百年的推進；從條文上來看，又似乎已極千頭萬緒的複雜；然而我們如果就牠的意義來歸納，可以說祇不過注意到工作的年齡和工作的時間。其餘的改善和救濟，仍沒有——或雖有而未十分注意。到了一八九七年始有關於工人殘廢老死的保險與賠償的法規。惟在這時候，祇是關於商業機關方面。到了一九〇〇年，始推及農民方面。到了一九〇六年，自由黨執政後，遂推及於一切實業方面。自此以後，凡因工作殘傷的工人，每星期應得兩鎊償金；如死亡，則其家族可得從一百五十鎊到三百鎊的恤金。

8. 一九〇八年的養老金及兒童救濟法——養老金的法案，在一九〇六年即於議會提出；到一九〇八年，始由政府頒布成為法律。從此律頒布後，凡在七十歲以上年老不能工作者，如其平時所得工資每年僅在二十一鎊以下者，每週可領五先令的養老費。直到一九一三年，統計全英領得養老金的人數，竟達百萬人之多。兒童救濟，始於一九〇六年，據學校教師的報告，有許多貧苦的學生，竟不獲一飽，遂有一九〇六及〇八年的教育法令 (Education Act)，凡貧苦學生，可得施食和施診；同時復糾正他們不良的習慣與嗜好。

9. 一九〇九年的勞動介紹法 (Labour Exchange Act) 與一九一

一年的國家保險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一九〇九年政府設立職業介紹所(Employment Bureau or Labour Exchanges)凡失業的工人都可以請求政府介紹於必要時且津貼旅費工人受惠不淺。一九一一年路德喬治氏(Llyod George)因鑒於失業的慘狀，又提出國家保險法案此卽成爲 National Insurance Act，國家勞工保險法令，這一次的法令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失業之保險——工人每週應得兩個半辨士的保險金；如眞失業，則每週應得六先令或七先令。(二)是病傷之強迫保險——工人每週應納一辨士到四辨士的保險費；再由廠主補助三辨士，政府補助兩辨士；一旦病傷，工人可不必再出醫藥調養之費，同時又可照常領得工資。

10.除了勞動立法以外，尚有一種組織和勞動立法及勞工保護有密切關係者，就是勞工觀察部(Inspection Departement)。這個組織，概分三種：第一，是中央視察所，內有兩個視察總長，六個視察區長；全英共分六個視察區，每區由區長督理一切。第二，是地方視察所，在六個視察區下，再分五十一個地方視察所，每所有一所長，每所視察助理員，人數無定，視需要而增減，均承區長之指導而工作。第三，是特別視察所，內有女視察員二，醫學視察員二，電氣視察員一，危險事業視察員一，以及其他視察六人。

三 積極保護與資本節制

以上各種法規，雖已久經修改，然而牠的功用，祇是消極的謀勞工之保護與救濟；這非獨是英國如此；各國亦莫不然。但是，這種消極的辦法，祇可算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辦法。這種治標辦法，決不能算是改革社會，救濟工人的上策！如果單靠這種辦法來解決社會問題，工人的命運，工人的幸福，仍是得不到可靠的擔保。因爲工人的命運，工人的幸福，在這種境地下，仍是在受別人的支配；別人想着了把牠改革，他們才得免災；別人想不到，或者不願意，他們依舊是要受苦！

所以，社會立法者的責任，不能僅僅在消極的保護上想法，就算止境；還要更進一層，想出一個積極的治本辦法。積極的治本辦法是怎樣呢？依我想來，至少有以下兩個原則：

一、工人智識能力的提高；

二、工人社會地位的增進。

這兩個原則，可以說是近代社會立法的新原則。我們翻閱各國近代的社會立法例來看，他們都已漸漸的在注意這兩點。這兩點，在英國的社會立法史上，也已有不少的痕跡。今請略述於下：

1.工會主義(Trade Unionism)的發展——英國的工會主義，有很長的歷史，如果要詳細的敍述牠，必有待於專書。英國許多著名學者，——如韋伯(Webb)氏等，都有關於這個問題的專門巨著。這是一個極有興味，極值得研究的問題；祇是本文的篇幅有限，現在不能多說。英國的社會立法，從前祇知道在表面上對於工人謀消極的辦法，而

沒有會從根本上爲工人謀積極的出路。工會，是工人自救的有力器具。其實，政府祇要與工會以法律上的幫助，就是爲工人謀了一條出路。工人有了這種組織，就可以增加他們的力量，就可以增進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祇以他們起先不能得到法律上的認可，因此他們不能得到在法律上應享的權利，他們不能到各種社會領域裏去活動，更何能增進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所以，工人組合，如果不得法律的認可，他們便沒有了保障，他們便永不能自救，他們便永無出頭之日。他們雖也曾得到政府的種種救助，然而這是消極的，是被動的，是不徹底的；他們所站的地位，仍是不平等的。我們以淨客觀的眼光來看，——丟開了一切偏袒勞資的成見來說，工業的發展，畢竟是近代文明的重要原素；近代文明社會的健將——不管他祇是勞力，至少要在這個社會裏有其平等的法律上的地位！這是近世社會進化中一個極客觀的決不可抗的潮流！所以各國的法律，也都不能不承認工人的組合。英國自一八七一年起，也承認了工會的組織，自這年起一直到一八七六年，頒布了不少次數承認和同情工團的法令，英國的工會遂有長足的發展。(註)及至一八九九年，遂有英國工會總同盟的大結合 (Gener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這一個大同盟，在英國的工業上，社會上和政治上占有極偉大的勢力，這是英國工人的自救；也是英國社會立法對於英國工人積極的保護。

2. 一九〇九年的工務部法令 (Trade Boards Act)——工務部，是同行工人的組合，人數無定，惟勞資各半，還有一部分由商務部 (Board of Trade) 指派；主席與祕書亦由商務部委派。這種組織的唯一任務是決定工資，工資決定以後，由部令通知一體遵行，雇主如有給付於規定額以下者，應處罰。這一種組織，頗得公衆的擁護，也很有力量。

3. 工會之組織，是在增進工人社會的地位；惟此外尚有一個根本要圖，就是對於工人智識能力之提高，這就是工人的教育問題了。英國社會立法者，對此亦未漠視。自一八七〇年的教育法令頒布後，國家的教育經費便大爲增加，照一九一三年的統計，地方與中央教育經費的支出，竟達三千萬鎊，以華幣計之，當在三萬萬元以上。如此大量的教育經費，實頗值得吾人之注意！一九一三年，學童數目，在六百五十萬以上。一九〇六年，自由黨主張初等的民衆教育，要絕對的脫離宗教的支配；(惟爲上院所否決；)復設立職業學校，注意學童衛生，並給養貧苦學生，效果甚好。自此以後，英國的教育大爲普及，工人階級的智識大爲提高，他們也能懂得一些社會學理，能閱讀各種小冊子，能參與社會問題的討論。這一點，也是社會立法者所不能忽視的。

4. 此外，英國還有一種社會立法，值得我們注意者，就是資本的節制。這是自由黨路德喬治的主張。他們社會立法改進的結果，社會支出每年增加頗多。他們一方面有巨額的勞工保險費，和養老金的支出；一方面又有教育經費之驟然的增漲。他認爲這一筆大宗的稅源，最好是在有錢人的身上去打算。一方面又可以濟了貧困，一方面又可以節制資

本。因此就有所得稅，遺產稅，奢侈稅的征課，他們節制資本的辦法，是否盡善，這是另一問題；然而節制資本確是社會立法裏的一個重要問題，這是極值得我們之注意和研究的！

（註）據可靠之報告，一八九二年，有工會一、一八四，會員一、四六〇、〇〇〇；一九〇〇年，有工會一、三〇二，會員一、九七二、〇〇〇；一九〇四年，有工會一、二二九，會員一、九一一、〇〇〇；一九一三年，有工會一、一三五，會員三、九六五、〇〇〇；一九一九，在 Glascow 開會，會員增至五、二四八、〇〇〇。

四　土地問題與土地改良

英國的土地問題，較其他歐陸諸邦，更為嚴重。這是因為別國都是小農地制，英國則行大農地制。他們的理想，以為小農地制的生產不經濟，初則由經濟學者——如亞丹斯密輩——學說上之鼓吹，繼則由議會法令來實行。自一七〇〇年起，遂開始大規模的土地圈收，這其實無異借了政府官長的力量對於無告的農民作有計劃的侵略啊！茲據可靠的統計，將歷年圈收土地的畝數列表於下：

年代	圈地法令	圈地畝數
1700——59	244 次	337,877
1760——69	358 次	904,550
1770——79	660 次	1,207,800
1780——89	240 次	450,180
1790——99	469 次	855,270
1800——09	847 次	1,550,010
1810——19	853 次	1,560,990
1820——29	205 次	375,150
1830——39	136 次	248,880
1840——49	66 次	349,447

這樣圈收的結果，英國的土地幾乎有一半為大地主領有。依英國人的頭腦想，工業的發展，要行大規模的生產制；農業的發展，也得行大農地制。殊不知事實適得其反。他的鄰邦，行小農地制的鄰邦如比利時，挪威，瑞士的農業生產比英國更為經濟。而且，英國的農業生產非但是不經濟，簡直弄成不生產的現象。許多坐擁萬頃的大地主，不把他們的土地作農事，而用來作他們娛樂的地方。（當時專以土地為娛樂之地主，有二萬三千人之多！）不特此也，他們的大地主還要仗着他們的經濟勢力，干涉宗教，干涉政治；而農民的境地，遂十分悲苦！所以華拉斯氏在他所著土地國有論（Wallace-Land Nationalezation）一書裏說：這種土地制度，簡直是一種變相的封建制度。因為民間的不滿，遂引起政府改良的注意。

言英國土地改良者，都知道自由黨的路德喬治氏。自由黨改革土地

制度的計劃，分了三個步驟：

第一步，始於一八八四年，先設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專爲考察這個問題，詳細調查英國農民狀況——農民的貧困，疾病，體質的衰弱，以及死亡率等等。以這委員會調查的結果作爲改革的張本。這種辦法是很好的，因爲要實地調查，才能確實知道病根之所在，才能收對症發藥之效益！

第二步，始於一八九〇年。政府鑒於「耕者無田，耕者無居」的慘狀，便着手大規模的建築民房。當時農民居住困苦不堪者，數逾五六萬，政府遂購地二十萬畝，把貧民窟拆毀，另爲建築舒暢的住宅。

第三步，於一九〇九年，路德喬治提議抽土地稅，應以租稅負擔加於大地主身上，以圖地權之平均。

及至一九一三年，路德喬治更進一步的作土地改革，特添設了一個土地部 (Ministry of Lands)。照他的主張，土地部應有以下諸職權：

(1)保護佃戶——反對無理的停租及過重的田租；

(2)規定農民工作時間及最低工資；

(3)嚴禁大地主以土地爲娛樂場；

(4)地主荒棄的土地應由政府收回；

(5)建築大批的住宅，以樂農居；

(6)估定地價，以作土地稅征課之稅基。

路氏的計劃實甚體貼而周詳；惜乎一九一四年大戰發生，他的計劃沒有能得實行！

五 結論

我在結束本文的時候，復願從英國社會立法的史實裏，歸納出幾點——就是我們從事社會立法時應行注意的幾個要點，來和讀者商榷：

1. 適應時代之需要——社會立法，在近代立法上佔了第一重要的位置。因爲法律是某種時代的反應，是適應時代的潮流而變更的，近世工業發展以後，社會組織愈形複雜，經濟狀況劇烈變化，吾人的社會生活，社會關係，也受到了空前的大影響，從前經濟學上的自由主義已不復適用，至少也已暴露了許多的弱點，根據這種舊時代精神的法律，更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而且妨害了社會的發展！從前個人放任主義的缺點，應由國家干涉主義來糾正，因此便發生了社會立法。社會立法，是在客觀的時代需要上，一種補救，消滅，和預防社會病狀的需要工作。觀乎英國工業革命後，便不得不注意於社會立法，更無疑議。

2. 防患未然——社會立法的重要與發展，雖須視各國經濟狀況而應有程度之差異，然而我們總該承認，凡事與其「亡羊補牢」，終不如「未雨綢繆」。譬如一個人，在沒有疾病的康健狀態中，固不用開刀吃藥；然而也得時時注意衛生，以免一旦呻吟牀褥的苦痛。我們中國的經濟狀況，雖不能和列國同日而語，更不能等量齊觀；然而我們如果有一些靈覺的，總不該仍是死依着他們所謂先進諸邦舊時的覆轍而走。所

以，我們負管理人民的當局者，實應注意和實行以下兩個原則的必要：

不要等人民吃着了苦，然後手忙脚亂的想辦法；

要在人民沒有呼號的時候，先為杜絕病痛的來源！

3. 因時制宜——然而我們要杜絕社會病的來源，其方法又決不是一味抄襲各國現在的法典那樣的簡單而無聊。我們一方面固應防患未然，一方面又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我們就以英國的史實來比較，譬如一八一九年皮爾氏 (Pells) 提議的工廠法規，這次法規的重要目的，是要禁止童工，禁止一切毛，麻，紗布紡織廠雇用童工。他的用心固甚可取；却是在事實上，他的提議竟大受反抗！大家以為他這種提議，直無異絕了童工的生路！他的提議，到了一八三三年方才成為事實。這是因為前一次時機未到，後一次則時機成熟了。於此我們可以明乎「因時制宜」的道理。中國現在生產落後，企業不發展，如果在這時候，我們就照抄別人的成法，以為非此不算新進，不算時髦，那麼，其實際的影響也是一樣的苦了民生，害了民族！這不是我在這裏作反動的言論，我是一個極表同情於工人的人。然而大家又要認清楚我們民族現在所處的境地的危險，我們如果沒有

年年生聚，

且且苦幹

的精神，非但不足以救我們現在的悲苦，抑且會促我們民族之危亡！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尚須另文論討，希望讀者能明諒我對於我們民族熱烈的誠意！

4. 由零碎到完整——英國的社會立法，起初是零零碎碎的，這不但是英國如此，其他各國也是差不多。這固由於法律是應隨時代而增訂，然而一大半也是因為他們注意未能周詳。他們看到了某種問題，就定了某種法律，然而又忽略了其餘許多的問題。我們看英國的社會立法例，從十九世紀初期起一直到十九世紀的末葉，在這一世紀的長期中，他們的法規，都是零零碎碎，不是忘了這一點，就是忽了那一端，這次補一條，下次添一款，所以弄得毫無系統。到了一八七八年，才把以前各種法規彙訂修改起來，弄成一些系統。系統不系統，本來祇是一個形式上的問題，我們當然不是要計較形式；我的意思是指這種沒有系統的法律實際所生的弊害，因為他們無系統，往往要顧此失彼，然而在「失彼」的時候，就忽略了人民實際的苦痛，等到以後想到了再添改，人民已是吃到了長時的苦。這一點，也是我們立法者所應注意的。我們在編訂法律的時候，務須兼籌並顧的作一次周詳體貼的考慮！

5. 從粗疏到精密——「立法貴嚴」這並不是說，要定「嚴刑苛律」，來壓迫人民；而是說，律文的含義要嚴密精到。如果律文的規定太籠統了，太粗疏了，就能因一字一句之疏忽，而生出許多極大的毛病。譬如工人的年齡，工廠的種類，工作的性質，工作的時間，工資的高低，……這些問題，都可以因失諸毫釐，而差以千里！英國的社會立法，對於這些問題，也曾幾經更動。然而，我們客觀的想一想，計算一計算，這一字的更動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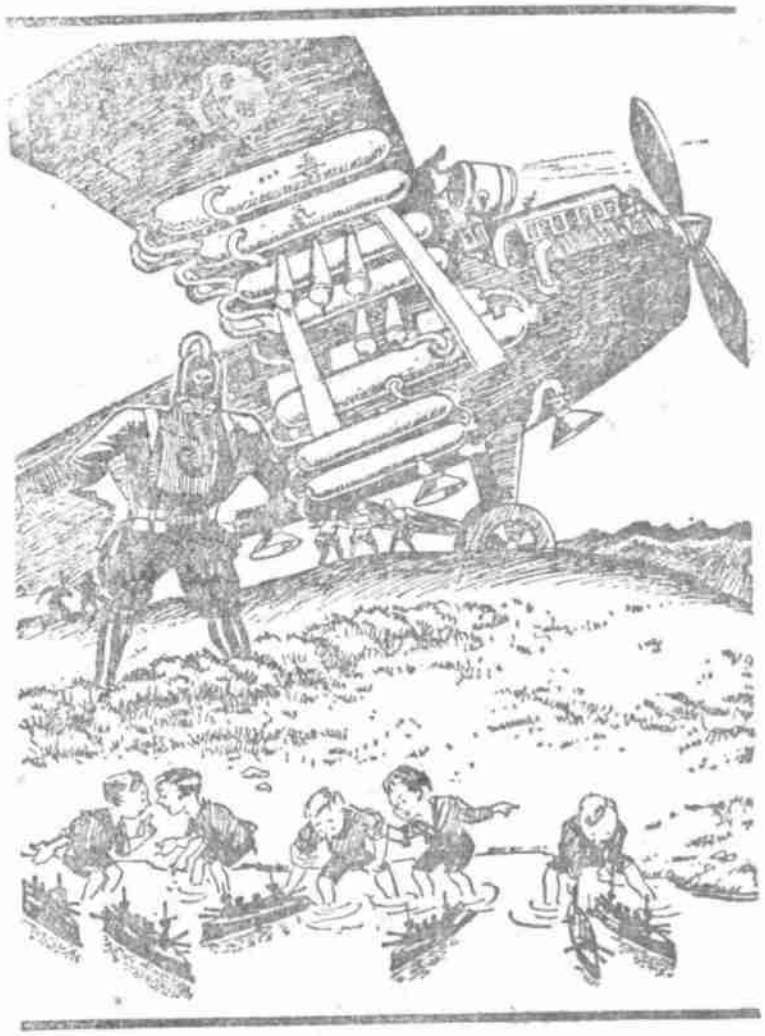
不更動，其實際的得失關係是很大的！我們立法的時候，不要再跟別人的覆轍，我們在着筆訂律之先，務必加以一番精細的觀察，周詳的思考，以及實地的調查。我們要時時驚惕着一字的粗疏就關人民切膚的痛癢！

6. 從消極的救濟到積極的保護——消極的保護，祇是一種治標辦法；要注意積極的保護工人才得到了一個自救的法門。積極的保護，最注要的有兩點：一是工人智識能力之提高；一是工人社會地位之增進。這一層的意思，我於前面已講過了，現在毋容重複解釋。現在所要請大家注意的，就是我們不要照抄各國的老文章。各國對於這一層，從前都沒有注意，直到了近年才關心到。英國的社會立法也是如此。我們中國「後來居上的立法者」對此幸三注意焉！



7. 節制資本平均地權——這兩個民生政策，是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最輕便而最中要害的辦法。各國的立法者，從前都沒有知道；近來雖注意了一些，但沒有澈底。一般人的意見，以為中國經濟狀況很幼稚，用不到大驚小怪；殊不知各國從前的經濟狀況也是和我們一樣的幼稚，他們就因為這樣一念之差，闖了現在的大禍。這是我們不該玩視的。英國的社會立法者，會注意到這兩點，但未有實際的效力。我們的社會立法者，如能在這時防患未然，來特別注意這兩點，則非但社會受福無窮，同時我們在世界社會立法史上亦能放一異采！至於資本怎樣節制，地權怎樣平均，不是本文所能討論；作者對於這兩個問題，久已注意，當另文來發表我一得的愚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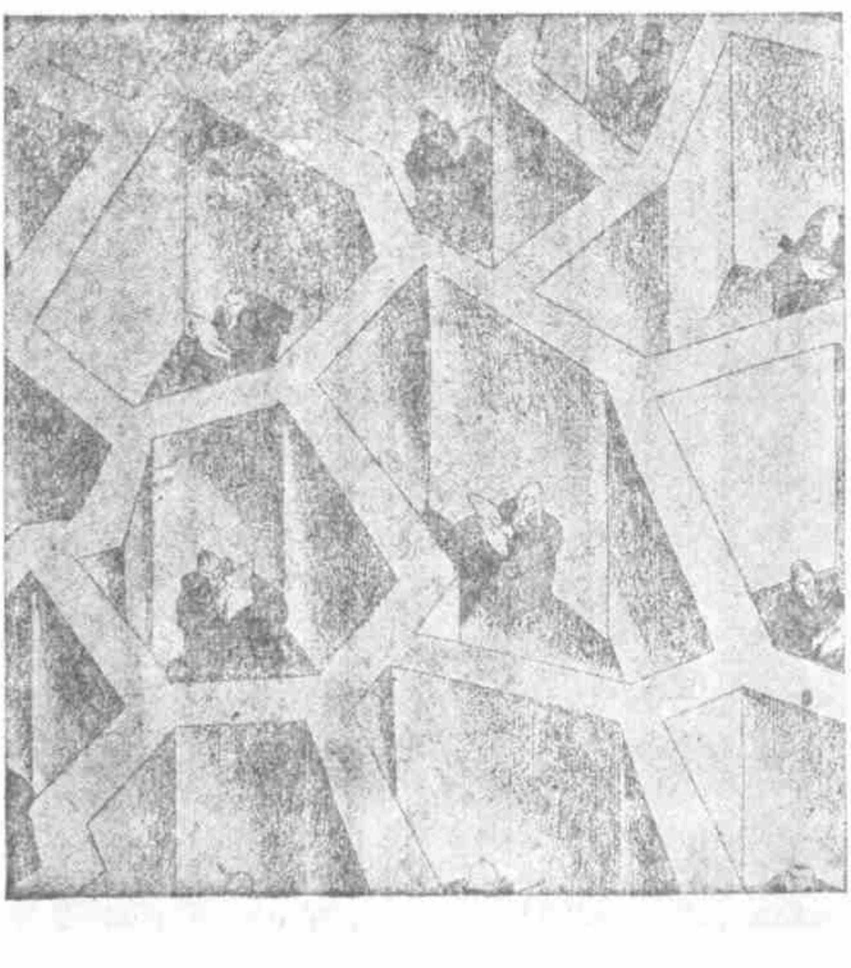
時事漫畫



未來戰爭的可怕

戰艦實在是所費太大的玩具。這是一部分預測了未來戰爭的人的意見。

（英報）



關稅休戰會議

他們不能夠聯在一塊兒。因爲壁壘（指關稅壁壘）太高了。

（德報）

世界論壇

蘇俄內部的鬥爭

蘇俄最近又以新計劃的發展和新政策的採行驚動世界。同時則國內發生了重大的衝突，——富農和政府的衝突，教會和政府的衝突。——本誌於俄國之五年經濟計劃，農業集合政策，及宗教的衝突，皆於前期的國際及世界論壇中分別介紹過。按此種政策計劃及事實上的衝突，其間原有一貫的解釋可循，有合而觀之的必要。最近美國新共和雜誌 Vera Micheles Dean 氏著一文曰 The Struggle in Russia 者，於俄國政策的遞變及現況，為一貫的評述，頗適合我們綜合的觀察俄事的需要，故錄入世界論壇。

V. M. Dean

鄙者

最近震驚全世界的一樁事，可說是俄國軍事共產主義(Militant Russian Communism)與西歐教會的衝突。蘇維埃政府希圖根除國內的反對勢力，猛然加厲反教運動，報章和羣衆遊行的冷嘲熱諷而未足，竟發封教堂改辦教育。即幸而存在的宗教會社也受新法規的嚴厲取締。因此之故，外國抗議紛紛。羅馬教皇，英國坎特布里 (Canterbury) 和約克(York) 兩地主教，孟寧(Manning)主教，新教總會和美國猶太教會等聯名通電，譴責蘇維埃政府壓迫信教自由，甚至許多向不隸何宗教組織的人也仗義聲援，說俄國這種反宗教運動是忍無可忍的剝削個人的自由權。然而蘇維埃政府却說這又是資本主義國家恐怖和妬嫉俄國「五年經濟計劃」之進步的另一種表現。

其實這回蘇俄攻擊宗教和資本主義國家不過是一齣現時俄國裏正在開演的活劇中的節目。列寧早就肯定地說過『……我們最後的決鬬，決非和國際資本主義——這方面的最後決鬬正多着呢——不是和我們本國的資本主義牠是發生自小規模的農業并為牠所維持的。』用這句話來說明現在俄國政府所注意的事情，可說是唯妙唯肖的。

就理論上說，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實施馬克斯主義，確是毫無相當的準備的。工業既幼稚，無產階級又僅佔向以農業立國的全人口的少數。當時農民的心目中只知有他們的土地，——不管土地怎樣的少，既不關懷政治，也無意參加城市工人喚起世界民衆的運動。尤其與工人迥異的，是他們成家立業，——有房子，穀倉，耕犂等物——從未想把這些白白歸爲公有。他們參加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並非激於社會正義，全是受貪得心（Acquisitive instinct）的驅使，視革命爲他們奪取地主土地的捷徑，爲改良他們經濟狀況的法門。

及後革命雖告成功，國基仍未穩定。當此之時，工農兩界如發生衝突，蘇維埃政府就會有倒坍的危險。列寧有見及此，亟謀調和兩界利益，以防範於未然。同時，俄政府眼看農民控制食糧的生產，所有工兵的生命無異操在他們的手裏，益覺有討好農民的必要。

一九一七年蘇俄雖曾頒布土地國有政策，實則只是一張官樣文章。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的紛亂時期裏，反革命派到處示威，政府迫得採取激烈手段，吸收農民收穫物，然不敢奪却他們的土地。反之，到了一九二一年，俄國謀恢復她的經濟地位，居然廢除軍事共產主義（War Communism）。不惟准許農民自由耕耘，還加以勗勉和鼓勵。絕未有最後的處置土地的決定。

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就有所謂富農（Kulaks）的出現。他們的經濟狀況原較中貧農優越，新經濟政策的施行，益增他們貧富的懸殊。自一九二一年後，富農竟把收穫物直接售予私商，價格是高出政府所定的，所以他們的獲利就增加了。他們於是擴充土地，并出租馬匹及機器與中農和貧農。嚴格說，所謂富農，便是中農和貧農的剝削者。其剝削的方法，便是賤雇中農和貧農或出稅農具。目下富農生產工具的平均價值，大約合七百元美金。不過有時，一個農人只要有一間新房子，或土地耕作有利，也足以升入富農階級。

富農腦際縈迴着的是資本家的思想，實在就是雛形資本家。他們的利慾薰心，再不知有所謂效忠社會。他們是蘇維埃政府發展經濟政策的大障礙，也是政治上的危險份子。自從一九二八年以後，他們的選舉特權雖已取消，實際仍然是操縱鄉村蘇維埃（Village Soviets）的選舉，根本威嚇了無產階級的獨裁。有人疑心他們收買地方上較弱分子以爲己助；且疑他們勾結社會中的不需要分子——即牧師及士紳階級的餘膽者；又有指他們爲反對政府教育計劃及宗教政策的暗中主動者，流行的詩歌和諷刺畫中甚至譏嘲他們吮吸了中農和貧農的血液而日漸肥胖。總括說一句，舉凡從前對於資產階級的憎惡，疑忌，鄙視，現在通盤移到富農身上了。

直至晚近，蘇維埃政府並未確定對付富農的政策。一九二八年，共產黨左派領袖脫洛斯基氏曾倡用高壓政策，徒以不容於當時經濟實況，脫氏的主張遂遭反對。但非因他的見解過激，乃以其不適合時宜耳。當一九二九年間，右派領袖布哈林（Bukharin），黎珂夫

(Rykov)及托穆斯基(Tomsky)諸氏表示他們的寬仁主張(Leniency)時，與富農調和之時會，已過去了。去年十二月間他們公表收回前言是共產黨內部分裂的最後近象。跟着蘇維埃政府便有大舉攻訐和壓迫富農的運動，顯欲消滅其階級的存在而後快。

從一個模糊的態度一變而為這樣明確的左傾，其原因不外是為完成一九二八年施行的「五年經濟計畫」。所謂「五年經濟計畫」者，就是以澈底的手段改良腐舊的耕法，謀農業的工業化。所有個人的零星耕地一律併入大規模的合作農場。此項農場的管理一照最新的專門方法，而以合作的組織為基礎。俄政府不但負責介紹科學的耕法，并且借資給予合作農場，供它購置農用機器，自由車（用以拖車輛及犁耙等物的）優良種子及肥料等物。至於合作的農場方面則須依約定價格將可售出的剩餘產品一概賣給政府。農民入社之前，必先交付土地資本及器具；其入息的分派，則還沒有一定的規定。但合作社的一部份資本，已經劃定為固定資金，專為發展農場之用。俄政府希望將來凡是農產合作社都能夠自給，再不需要國家的幫助。

現在俄國國家農場即試驗農場，計共一百八十二萬公頃，農產合作社有耕地四百六十三萬公頃——全俄耕地一萬萬五百萬公頃中之六百四十五萬。這兩種耕地一共供給全俄糧食出產總數百分之五分半。蘇俄希望在五年經濟計劃最後一年，（即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土地五百萬公頃為國家農場，二十一萬公頃為農產合作社。

土地的集合一事，實是蘇維埃政府完成其經濟的大計劃的必然步驟。因為要謀工人有飯可吃有機器可用，首宜迅速增加食糧的生產。且食糧生產，政府勢非加以控制不可。俄政府既借不得外資，要向外購置農工業的機器，只得靠本國輸出量的增加。歸根到底，大規模農產合作事業的成功，全賴農民羣衆的合作和自動的擁護共產主義。至若富農，在政府眼中只是農工聯合的大障礙，因為當國家盡九牛二虎之力執行「五年經濟計劃」的時候，富農却多方阻撓土地集合的進行。他們不表同情已視為大逆，別說是公然反對呢。所以富農階級終歸必被「肅清」的（Liquidated）。

按共產黨所謂「肅清」的方法不外兩種，即是流放或處死刑。俄政府對付富農的手段，着實老不客氣，富農的土地，家畜，器具等物抽捐賦稅之後，繼以沒收而充歸合作社所有。富農既不得加入合作社，他們本身以及家庭還要被放逐於俄之遠境。這些兇辣手段，俄政府都責令中貧農執行，意謂他們與富農是對峙階級的讎仇。俄政府誠恐他們也未肯竭誠效忠共產主義，還派軍隊及工人下鄉為集合農場之武裝的組織者。這誠非故意張大其詞，現在鄉村階級鬬爭已在熱烈地開演了。俄政府慣用許多軍事名詞來述說這類事件的狀態，如說工人的「衝鋒隊」已向着農業的「前線」進攻，努力督促春耕的「戰役」等等。

回首看看富農方面，他們深覺此時已是他們奮鬬的最後一分鐘，於是拚命掙扎，「手來

腳去」和俄政府拚個死活他們居然焚毀穀倉及蘇維埃辦公處暗殺辦事職員甚至不惜殘殺他們的牛馬不讓合作社佔便宜。富農人數很多，較諸資產階級更難廢除。況且他們的階級特性並不明顯，也不像資產階級之集居於一定地域，而是散佈各處。他們的勢力頗大，要把他們完全消滅，勢非經長久的苦鬬和很大的經濟損失不成。

蘇維埃政府之引用中農和貧農的合作，其理由根據絕非本乎社會正義或整個社會的幸福。且看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主席加里寧 (Kalinian) 氏概括中貧農的態度的說話：

「……農民（譯者按：即是指中農和貧農）已經認識，認識惟有集合他們的零星土地才能增進他們的物質幸福，才能提高他們的文化程度。」

但要維持中農和貧農繼續熱烈地擁護合作運動，俄政府必須將牠所標榜的物質幸福，成爲確實的東西，如鐵釘皮靴無線電話之類。現在俄政府仍然未能降低製造品的價格，使中貧農得購買向所認爲奢侈品而今標準的生活又歸之入於必需品類的東西。換句話說，俄政府還是無法調劑工業品及農產品的價格。以後除非俄國工業出產的速度會增加，不則要調和這兩方的價格，恐怕是無希望的。工業出產之增加與否，須視俄政府供給工人食料和機器的能力而定。那麼在這種循環中之下，農業實佔極重要的地位呵。

畢竟蘇俄能否藉着農產集合政策得到利益，我們現在尙難斷言。當然，新耕法的介紹，農村的電氣化自由車及其他機器的利用，行見促進農業的發達。但大規模的農田要經營得利，還得有精銳靈巧的管理。像這樣的能力似非現在的中農和貧農所具有的。只看他們管理其自己的耕地且缺乏聰敏的才幹，便可想而知了。他們的能力固參差不齊，有的未嘗無領導者的資格，但又是沾染着富農的思想。處這境況之下的蘇維埃政府，委實是進退狼狽。一方爲要提高生產，應該鼓動農民的熱情，略略滿足其一點自傲自利心；另一方又不得不嚴厲謹防富農的復活。

此時蘇維埃政府正忙着應付農村中的兩個莫測的因素，即是農民和天氣。如果俄政府無法教農民犧牲目前利益以實現未來的共產主義國家，則農產合作社的存在是岌岌可危的。同時，俄政府無限希望所寄的新收獲，一旦遭遇大旱或堅冰大結，融解非時，便將化爲烏有了。我也知道，蘇維埃政府固視天下無有不可爲的事；農人的性格是可改造的，天氣的怒襲是可僥倖避免的。這或者不是誇張的說法：現在俄國裏，誠如列寧所說，共產主義正與資本主義挑戰決雌雄。

——孫岫人譯——

一個衝突的解釋

John Dewey

最近蘇俄反宗教運動急進，——曾下令逮捕了幾個教士，他國熱心宗教之士，認爲宗教的迫害，而大起抗議。如英國的坎敦褒萊大主教，羅馬的教皇，都有嚴重的表示，促成了一個世界的反反宗教運動。俄國方面也起而否認，兩方各有其所持的理由。美國現代史雜誌四月號載有論蘇俄宗教問題的四篇文字，有述羅馬教方面的見解者，有述蘇俄方面的見解者，而杜威博士以獨立思想者的地位出而爲不偏不倚的解釋，目光寬大，確是討論蘇俄宗教問題中一篇重要的文字，因譯之以實世界論壇。

文宙譯誌

『宗教是人民的雅片』，這一句話，在蘇俄公共場所標貼着，更沒有比牠貼得更廣更多的標語了。在國外更沒有別句標語，更廣大的與蘇俄社會秩序連繫在一處了。在俄國這句話是被認爲出之列寧之口的，實在卡爾馬克斯纔是這句話的作者。列寧從馬克斯取來，連同有別的學說，在寫着這句話的這一篇文字中，馬克斯且說：『毀滅了那以宗教做了牠的精神的香料的這社會的世界，你便毀滅了宗教。……宗教是遮掩了鏈索的花，毀滅了花，鏈索便可被看見了。』馬克斯的對於宗教上的觀念，便來自費爾巴哈，及黑智爾學派的左翼。他不是一個純粹思想之學說的抱合者，他是他的時代的一個人；他屈服於時代的理知潮流之下。不過這是很容易而且自然的，把他的經濟的及神學的見解，認爲一個社會主義的思想統系之不可分離的部分，雖然在事實上，他們只是偶爾調合在一個人的思想之中。

不過希臘教會在柴所領的神聖俄羅斯之下，牠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情況，特別給與一種力量和時機，使經濟中的社會主義和宗教中的無神主義，連合起來。正式的組織的宗教，事實上是一個有着專制的經濟政治秩序爲背境的宗教。柴是教會的首領，也是國家的首領。所有的正教教會由國家支給。教會方面的報答國家，則集合地或特殊地給與俄國和她的統治者以宗教的允可及祝福。俄羅斯是一個神權政治國，對於柴的反對，是一件宗教的犯罪，也是一件政治的反叛。現代世界中，除了俄國更沒有別處了，在那裏，組織的宗教，與實際的政治經濟程序，連接在一處是如此的密切。這種事實，是蘇俄對宗教態度的背景，這事實爲解釋他們對宗教猛烈攻襲的關鍵。

所要注意的是從馬克斯引來的這句話，表示了兩個觀念。一個觀念，是對現存經濟政治秩序之攻擊，將不可避免地引向於宗教的衰落。另一個觀念，是說對宗教直接的攻擊，將把現存制度的鏈索暴露出來，而促進新制度的創生。蘇俄現努力於這攻擊的兩條戰線，她一方面執着於一個信仰，即謂一個共產社會的創生，自動地代替了在宗教學說及儀式中的興趣，牠將給與能力以一種新的社會的人生的出路；這能力，在蘇俄看來，是由於誤被導向於超自然的反社會的方面上去，因而無謂耗費了的。一方面，列寧爲達他的目的起見，而感到現存的教會，是他所創造的這個新制度的仇敵，牠是密切地與舊的經濟秩序和舊的政治秩序連接在一處的；牠的繼續存在，對於他的計劃之實現上，是一種威脅。這思想和行爲

的兩路線的結果是共產主義本身成了一種宗教。牠不能容忍牠的敵體而任何有組織的教會凡於牠的信奉者主張了對他們的社會行動的權力的，在共產主義者看來便是一種嘗試，要成立一種敵體的仇意的政治組織。共產主義之宗教的性質，和教會之政治的經濟的性質，實解釋了反宗教運動之強狠的不寬貸的性質。

我所謂共產主義之宗教性質者，是指牠在牠的信奉者中，操縱了情緒的熱意之深度與強度。此種熱意，乃是宗教最高潮時的東西。更有進者，牠且從理知方面，而主張函蓋了人生的全範疇。在人們的思想和生活中，沒有東西不爲這個主張所影響。牠握有——甚至可以說牠本身就是——一團的教義，其固定不屈的程度，不亞於世間曾存在過的任何教會的教義。歷史記載了許多事實，卽一種的宗教信仰及其信奉者，爲他種握有實力的另一宗教的信奉者所迫害。蘇俄現在所進行的，便是這一類的東西。凡僅認此事爲純粹的政治勢力對宗教的迫害的，決不能明白了知這件事。要得到這件事的眞意義，我們必須在思想中把牠與歷史上所曾有過的各敵體的宗教間的鬬爭，一線連合起來。

這兩條路線，一線是直接攻擊，一線是間接攻擊。間接攻擊是造成一個社會秩序，在此秩序中，認宗教是一個時代錯誤。於這兩大路線，蘇俄以種種不同的方法進行。直接攻擊，取宣傳及教育。現在蘇俄的統治者，一點不掩刷他們對宗教的仇意，他們的無神主義；他們要利用所有教育的工具——學校報紙標語——來根本剷除對上帝及一切超自然力的信仰。所有鼓動的方法，都採用了，來形容宗教與科學間的衝突，爲一個根本的衝突。並給與一種教訓，卽宗教的勝利，與無知和愚蠢的得勢，社會的退化，其間有吻合的迹象。所以這是無疑地可以說的，離開了特殊的政治目的，今日俄國的統治者，以爲人口之大宗的俄國農人的文化低下，希臘教會實應負其責任。

凡熟習於俄國歷史的人，必須承認：這說法其中含有着不少的眞理。不過美國人很難明白宗教之在俄國，有何等不同的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連繫。他們不能不疑問，雖然蘇俄領袖們有理由有根據來反對組織系統的教會，但何以要懷仇意於所有個人的(非組織的)宗教信仰。對此疑問的答案，是共產主義本身是一個宗教信仰，不過其間還有別項理由。共產主義者發覺——或者他們認爲發覺——宗教信仰如存在於共產黨的分子之中，則牠便是一個顯著的障礙物。牠於共產主義信仰的傳佈中，減弱了分子的熱誠。此種分子，必須被排除出黨。同樣的動機，應用於青年的訓練。因爲青年們是未來的黨的新分子，個人的非組織的宗教，被認爲於全俄工業化的大事業中，分去了思想和能力。

列寧的人格和教訓，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他，辯證的唯物主義之哲學，不是一個哲學，而是與科學本身合一的科學，科學不留地位給宗教，而列寧以爲世界之改造，全依於以科學之克服人的心。列寧的傳記記馬爾古說『由

列寧看來，在思想或志願中，更沒有比容忍這詞，更難懂的東西了。在他看來，容忍無異於缺乏領導原則，牠是卑下的降服之開始。』列寧的隨從者，就接受了他這不容忍的精神。在一個爲建成一個新的社會秩序的爭扎中，宗教與辯證的唯物主義之教條，二者乃是不可調和，不可和解的仇敵。無論那一方面得勝利，一方面必須完全地被擊退的。

凡俄事的觀察者，都承認這個反宗教宣傳運動，在青年中得到顯著的成功。馬立斯與度告訴人，他遇到俄國許多僻遠地方的青年，他們並不與蘇維埃的教訓有何種直接的接觸，可是他們無條件的接受無神主義，而深致譏誚於有神存在之類的觀念。有一個俄國人，他說當他幼年時，聽到有人否認神的存在，便覺得在同伴的青年們中，引起一種震驚的心理；現在如聽到有人承認神的存在，則便有同樣的震驚發生。這經驗，許多人能證明牠是眞的。不過更有意義的是政府官吏們所執行的一種查問的統計。這查問的目的，是在明白學校兒童的信仰的。官吏們查問之後，非常驚訝，因爲他們發見百分之五十的學校兒童，還信有上帝的存在，這查問是在兩年以前行的，經此以後，於是政府加緊努力要從學校方面來根除這個信仰了。

對於世界別部分的宗教信仰者，此種情況，自可震驚。不過上邊所述的教導誘致的方法，其中並不含有強迫力之採用。卽一個宗教信仰者，也可認此種方法爲一種測試，來測知俄國人民中宗教信心的深厚性與眞實性；把信仰深的人，從信仰淺薄者提選出來。雖然此種方法，在青年中有驚人的成功，但在深知俄國國民性的學者中，對於俄國人民宗教性質的問題，還是一個根本的爭辯的問題。有些學者，如斯蒂芬格賴漢這輩人，描寫俄國人民是由遺傳而來深切地富於宗教性，而具有一種靈魂之神祕的性質的。有些學者，則認此爲純粹文學的描寫，而以爲俄國人民是被沈浸於迷信之中的。他們之感興趣於宗教，全根據於物質的利益，以宗教爲一種魔術的方法，由此引致土地肥腴，及其他人事的福利。對於此問題的權威，旣各執一詞，常人自無從下爲判斷了。不過報館的通信記者都說，俄國的反宗教運動，行之已久，一般已默認此爲新秩序中的一部分，因此並不引起如何的擾動震驚，如別國所感的樣子。

對於俄國以強力作宗教迫害的確切的程度，不能決定。麥唐納於二月後半月間發表一封公開的信，信中說，不列顛政府不能聲述蘇俄情況中之眞事實，如果以具有決定事實之種種便利之政府，眞處於如是地位，則私人自更不能判斷正確了。有一個倫敦猶太教師宣言，說關於宗教迫害的報告，至少十成中有九成是僞造的。查利塞爾騰氏，在紐約時報中報告，說他有根據來懷疑大不列顛境內抗議蘇俄反宗教的激動，是爲保守黨所煽起的，保守黨要以此來困難勞動黨政府。

不過有幾件事體，我們確可認之爲事實的。在俄國私產普遍國有化的過程中，教會的產業，自然不能例外。又國家對教師的資給，也被

收回而須由教師們自己從各個集團裏面去謀得資給了。許多教堂封閉了，但同時則如旅行俄國的參觀人，——至少在數月以前——見到還有足夠的教堂開着，容受那些願意到教堂去的人。最初蘇俄會有對於希臘教會重要人員的斥逐，凡不願意接受舊政治之推翻，和蘇維埃組織的建成的，則與一般謀反蹤的人遭同樣的斥逐；希臘教會，在別一流的教師領導下組織過，這些教師，是至少願意容受那新的政治秩序的。希臘正教的總主教，塞爾奇烏斯否認有宗教的迫害，存在於蘇俄境內，這個否認，爲別國中幾個熱心的宗教家所不甚置信，理由是因爲這位總主教，只是政府的工具。不過他們忽過了一個事實，那他的存在，即是一個證明，有教會及其種種儀式存在於俄境內，而不受阻礙；只要政府信任他們忠實。總主教又說，教堂常爲地方人士急切的要求而遭關閉，這些要求的人中，也包含有教會中人，這說法也爲獨立的新聞記者所承認的。一個地方教會的建築太多了，且又覺醒於新的希求，因而願意把幾處建築轉變而爲學校或俱樂部之用，這在我們也不會聞之震駭的。例如中國政府決議將不當的神祠轉變爲學校及公共場所，是否會受到那些正在從事於反對蘇俄行動的人們的歡迎，這很是一個疑問。

最近遭到羅馬教皇及英格蘭大主教抗議的蘇俄的政令，仍是早年政策之邏輯的繼續；那就是教會產業之國有化，和教會與國家之嚴格的分離。政令中措語雖覺得利害，但性質是並非蘇俄特有的。所不可忽視的，是政令中明白許可宗教的結會之存在，不過規定了他們活動的項目；對宗教結會，不許與法律的地位。這在別國，當革命以後，也有同樣的行動。如法蘭西，墨西哥，土耳其，都是例子。在每個場合中，所以採取此項辦法者，因爲怕有政府內之政府發生。對於經濟活動的禁限，也與別國中的革命的立法，在同一線上。又如規定凡信徒不出來簽定保護並維持教會建築物的契約時，則後者轉變爲公衆用途，這無疑的是有關係於許多教堂封閉的事件的；這只是把國有化這個基本觀念實現出來。至於療養院，慈善救濟會，圖書館等之禁止，則較別國的行動進了一步。給與地方蘇維埃以此種功能的專有，乃是與蘇俄的政策一致的。

我並不懷疑於蘇俄統治者的誠意，當他們聲明說，並沒有純粹根據於宗教理由的迫害，有的只是屬於政治的理由。不過要於這兩者中劃出一條線，那是很難的，特別於一個正在進行社會革命的國家中。這是很有實證可憑的，蘇俄自把希臘正教限制活動以後，接着便注意於新教（Protesant）的各派。政府的迫害，在新教徒是一則老故事，俄柴當治之日，一向是如此的。不過於俄國革命後的初期中，他們有了極大的進步。我們有理由來相信，共產主義者，深怕他們的勢力及於其同志間；因爲他們的信仰，是較不保守，較爲熱烈，有非希臘正教所可及的。有些新教派，傳布無抵抗和博愛的教義，在新教徒看來這些只是宗教的說素，在政府看來，則他們含有政治的意義，因爲俄國國家是守階級鬭爭這個教說的，界線分

劃的困難，又在宗教教育這個問題上碰到。政府允許父母在家庭中給與兒女們以宗教的教育，不過卻禁止在教育機關中或班課上，對年未屆十八歲的兒童施宗教的教育。

當寫此文時，關於俄當局在敏斯克及其他地方拘捕猶太教師事件，很少有可靠的事實。不過政府方面正式的宣布，是說他們之被捕，是因為他們進行一種運動，要在學校中教授猶太教。從政府的觀點說，這是一種反法律的行為，而觸犯蘇俄政府的法律的。而這行為之不能被容忍，一如其他不法的行為一樣。

我不能不於終結此文時，對於某一點，表示我個人的意見。所有從俄國來的報告，都說共產黨當局，一致以為宗教方面的發動反蘇維埃，只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另一種嘗試，來推翻共產主義的政治秩序。任何人，凡曉得俄國的，早可料到結果必將如此。雖然有些人純粹站在宗教的見地上抗議，不過他們已進入一個富含炸發力的運動，這運動一在蘇俄境內發生任何宗教影響，則牠將加強了俄國對宗教的反對，而更堅了他們的成見以為教會根本有一個政治的及經濟的目的。牠將引起某種感想，這感想，當我們見到關於我們認為國內事件的外國干涉時所生的是同樣的。外國方面的鼓動，徒增了俄國反對宗教者的力，加緊了他們武力的活動。牠得被認為一種證據，即各國正從事於利用任何方法，推翻俄國的現行秩序。俄國政府於教會之嚴格的宗教活動，和牠的社會的組織，社會的目標，其間劃出清楚的界線，這分別是全個蘇維埃制度之邏輯的結局。那為了牠的反對教會之社會的活動，而對於蘇維埃政府下攻擊，只是增加了蘇維埃政府的成見，即他們以為所謂個人的宗教者，只是一個掩蔽物，掩蔽了那些目的在攻敗蘇俄政府所在試行建設的那個社會之種種政治教育和經濟活動而已。

蘇維埃聯邦之實相

本誌前號，曾錄登國聞週報譯刊之蘇維埃聯邦之實相一文，此文全篇可分三大節，首述一般感想及國體政體，中述社會生活之一般狀況，最後則作優劣之估價。僅讀此文首節，尚不能知其具體的施為項目，因更登錄其中下二節，以窺全豹。大藏公望氏以一事業管理者，而能於俄國政治社會為寬大之觀察與解釋，自是可貴。而中下二節，能多舉事實以立論斷，留讀者自已著眼之餘地，尤覺可貴也。

記者

大藏公望

俄羅斯之現狀

衣食住之狀態　其次述俄國之現狀。因余所居為莫斯科，斯所言不外莫斯科之情形而已。以言衣食住，則衣服殊為粗惡，在街頭往來，雖亦間有華服者，恐全為外來旅客。至於公務人員，僅外交部員頗為講究，餘者多尚質素。雖然，質素乎，貧乏乎，吾不得而知之。而衣服襤褸者，則遍地皆是也。余於全聯邦各全總長屢屢會見，其全部殆皆着襯衣束帶以入衙門，形式極為簡單，固不僅在衙署為然，即攜眷觀戲時亦復如是。以觀劇之總長，尚僅着襯衣一襲，則

其他可想而知，其儉約可謂極矣。至於婦人，雖間有着美服者，然居最少數也。以余之見，提倡節儉固所當然，而國家困窮，物價昂貴，亦爲難諱之事實矣。余某日赴拍賣所，見有絲襪二雙，以爲得未曾有，但彼雖爲絲製，而破爛不堪，穴大如拳。余以爲如此汚物，決無顧主。不料開始一拍，竟以二元五毛之值爲人買去。凡衣着之類，奢侈品極貴，而價廉者則品質極劣也。至於食物，比較低廉，但以物資缺乏，常感不給。余嘗與友人談及香蕉洋芋，皆云戰前似曾有之，但自己未嘗見及，因係自外國輸入者，故無有也。然芬蘭與俄國國境僅隔一衣帶水，渡河卽爲芬蘭車站，一至其處，則香蕉纍纍然盈架矣。又芬蘭無川蛟魚子，而俄國則甚豐富。巴黎柏林僅大飯店有之，然價甚昂。可知俄國之物產，輸入輸出，兩俱不易。故在俄國舶來品固甚少，自國產物，則殊不感困難。俄人以一日一食爲常，且品味極少，湯之外，僅一菜，並食後飲簡單之牛乳，或茶及麵包一片，朝夕餐已完事。大抵午後三時前後，用一日一回之正式餐飯，普通二樣，至多不過三樣。以俄人體格如此魁梧，而食量如此之小，可見我東方黃色人之多食，殊有改良之餘地也。

住室在衣食住三者之中，最感困難。以莫斯科向非京城故也。俄京向在列寧堡，官署皆置於是。今則官署皆設於莫斯科。且在昔日不過俄羅斯一國，而今則聯邦內各民族衆多之官署皆設於此，又有大使館公使館及七十餘個博物館，又因係首都，居民驟增，故居室甚感不足。現在莫斯科一人所占之理想面積，爲五・八二平方密達，而實際爲五・五八平方密達。五・五八平方密達，不過合七尺五寸見方之地耳。現該市當局，正擬擴充，希圖達於理想之域，頗費苦心，誠狹隘之極也。莫斯科住宅，全歸市政府管理，如有人欲覓居室，則赴市政府請其代覓，彼必爲設法租賃相當之房屋。因無空房，大抵插入人家共居。以莫斯科市房屋多爲共同式，混合同居，爲狀甚苦，且極麻煩。房租極不一致，依居住者之收入及在社會上之位置而定。同一室也，農民與商人不同，其貴賤，農民極廉，而商人極貴。又不勞而獲者極貴，反之苟爲失業者，則不取分文。夫既如是，則勞動者應易得居室矣，然事實上却又不然。以余觀之，莫斯科住民當有三分之一睡於地板之上也。政府爲此事亦焦思苦慮，奬勵建築住宅，貸與資金。據云：甚歡迎外國資本家投資建築，然究無效。因是俄京當以住宅問題爲最苦。余在莫斯科時，彼等甚願租房與外國人，因租與外國人，可多取房租。若租與本國人，則除政府法定金額外不能多取也。余所居之室，夫婦二人．大小二間。其租金爲每月三百五十盧布，雖似極昂，然能得相當之二室，實爲至幸云。

治安　俄國之國內保安關係，極其完全，並無何等不安之感。鄉村如何雖不得知，然在俄京，雖深夜步行亦無危險。因俄國有所謂國家保安局者，爲特務警備機關。而普通警察之力，亦異常完備。國情特殊，故偵探術異常發達。又因租房歸市政府管理，何人住於何處，皆所了然，無奸宄隱匿之處。在共產黨與非共產黨，雖良莠不齊，以警察得力，殊無惡行之發見。國內

安全，秩序不紊，乃其事實。僅鼠竊狗偸之類，較他國爲多耳。又今日俄國有放浪兒二十萬人，所謂放浪兒者，爲歐戰時失親之孤兒，及一九一七年革命時失親之孤兒，與一九二一年大荒時失親之孤兒。是等孤兒，自當時殆營與野獸同樣之生活，出自己之家庭，遊浪於俄境內。或爲乞丐，或爲小偸，或爲盜賊，至今日殆已成爲天性，雖政府亦難救藥。與以職業，僅少數能安之，其大多數仍漂流城市。夏日居莫斯科，冬則隱於貨車內以南下，爲數約二十萬人。此等二十萬人，皆以不正手段害人爲業，在莫斯科之外國人，殆無一不蒙其害者。某君素滑稽，謂扒手如是猖獗，當得有以驅之，因於出外時滿藏入厠用紙於外套之口袋中，使之充實飽滿，如是者三四次，殆無一次不被其完全攫去者。又有某君聞其事者，謂吾亦騙之何如，因於衣袋中貯出恭紙，並書其上曰『竊此者蠢物也』。及歸而檢閱之，則見其上換書曰：『置此者蠢物也』，蓋已被扒手竊去而又退還，並易其文字矣，其巧妙豈不可驚哉。俄國政府對此事亦頗爲憂慮，以爲如此，小孩尙敢爲惡，不悛若至成人以後，又將如何。要而言之，俄國保安狀態雖甚佳，而些小被害則甚酷云。

教育　俄政府關於教育，現正傾注全力以求其普及。因俄羅斯爲世界上有名無學國民之地，從前其國民中識字者不過百分之十之譜，然在今日則漸漸進步，識字者竟達百分之六十之多，其熱心提倡教育仍不稍懈，因之俄國教育前途，大可樂觀，在最近將來，或可與他國立於平等之域。又俄國之教育，不但於學校中行之，又能利用博物館與俱樂部而爲教育之事，於此點頗値吾人之驚嘆也。在他國言之，所謂俱樂部者，不過打球，叉麻雀等，或爲少數人集會談話之所，而在俄國，卽莫斯科一地，有俱樂部數百處，凡各職業組合，各官廳，各社會，殆無不有俱樂部者。其利用俱樂部，或爲軍事教練，或教失學者以文學，或教裁縫，或教世界語，又或唱戲演電影，凡學校以外之國民教育，皆依俱樂部以行之，卽是不以俱樂部爲娛樂機關，而爲社會教育機關也。又彼等於國民一般之政治，教育亦極熱心從事焉。彼等爲宣傳共產主義而求其普及，固不待論，不但中學大學行之，卽自幼稚園之生徒，開始已實施共產教育。余曾見壁上繪畫，爲狀甚拙，必爲兒童所畫無疑，其所繪爲一飛行機，飛於瓦房之上，而書其旁曰，平民飛行機攻擊富豪之都市云云。其共產教育之成績亦可見矣。

設立博物館之處極多，小學校中學校之生徒固無論矣；一般民衆亦常往參觀。余因曾周遊世界，然未有如俄國博物館參觀人之多者。僅莫斯科一處，博物館之數七十有餘。無論何時何地，至博物館皆有人滿之患，而說明者及主辦者，皆依實物教育對於來觀者使之了解意義焉。其教育方法，恆與他國不同。小學教育則用綜合教育方法。據俄政府中人云，資本主義諸國之教育等於教育之遊戲，強教以不能理解之物，徒與兒童以難堪。若俄國則求其了解而應實用。例如小學教育，一經入學，則使學校與家庭互相連絡，務期明白家庭應做之事與學校應做之事之意義。於是再擬各種題目，

以爲中心，而教授之，並無他國學校所謂算術幾點鐘修身幾點鐘者。例如擬題目爲「夏季應行之事如何，」則其間無論理科或算術或動植物，皆與夏季有關者。又學校之組織亦不同平常，學生之權力，殊較先生爲大。學生有委員會，選舉委員，執行學校之行政。例如學費一項，在俄國各各不同，或取之甚昂，或因家貧取之甚廉，或竟免費，又或於免費之外更給津貼，皆由學生委員會以定之。或有謂年輕幼稚，恐處理校務有不當者，則曰，苟有不當，皆教員之罪也。教員苟以不當之事教學生，即問教員之責任而罰之。據倫敦泰晤士所載，列寧堡某大學，因有右傾之嫌，乃集各教授而加以測驗，使學生委員會之委員當場質問之，苟不當委員之意，即行免職，其權力之大可想而知。此種辦法。當然弊害極大，而在俄政府之意，係使學生自身擔負責任，以養成自治自尊之觀念。蓋無論何人，不能不服務社會，使學校中即可養成服務社會之能力與經驗，其用意未可厚非也。

衛生　關於衛生之事，俄政府不惜金錢，熱心辦理，到處設有專門療養所，並使醫科大學之卒業生分布各地方，苦心之跡，昭然可見。又於社會設施之內，注重衛生一端。例如對肺病，不但熱心治療，並講求種種豫防之法。在莫斯科分爲六個豫防區，又於各區分段，每段置有肺病監視員。試觀其駐紮所，則掛有各段之大地圖，圖中註明誰家幾時曾有肺病發生，幾時死亡。又何家有第幾期之肺病患者，並何家已愈之肺病患者，織悉記載，一目了然。依此圖爲根據，使特別看護婦巡迴診視，或指揮改良其食住。又對於已往患者之消毒，時時注意不怠，更於全國處處設療養所。又對於半愈而可以工作之人，使之晝間工作，夜間得有靜養之所，設備甚周。又不僅對肺病爲然，其他各方面衛生之改善，亦孜孜不倦。在都市中多數住民，必爲政府或組合之使用人，是等住民皆使之入疾病保險。如一旦有病，全部免費，使醫生診治。對於急病者，可至各街頭藥鋪求醫，此等藥鋪內，有醫生終夜守候，一通電話邀請，必然來診不誤，其組織誠極完全。但以醫生不足。不平之聲，亦所難免。因政府所用醫生，不能應其需要，因之私醫甚昂，一次診金有多至十元或二十元者，營業皆甚佳也。

宗教　俄羅斯今日，以政府之力撲滅宗教，其勢甚猛。此在教育部中之政治教育局管理之，常起宗教撲滅運動，每有機會，必號召之。雖表面非政府，然各地方宗教撲滅運動協會，皆恃政府爲後援。其協會員之大多數皆爲青年，對於宗教施以種種之壓迫。例如寺院若講道時，必有青年會員往聽，而極力妨礙擾亂之。原來俄國係用舊教，以是信耶穌之奇蹟者尚多。如果教士爲耶穌奇蹟之言，彼等必迫其實際證明，而加以種種虐待。在此時若教士無以回答，即認此教士無狀，將其情形登之報端。前年高加索某地方大饑饉時，某學校小學生來學校，頻向教師訴其枵腹之苦。不料教師云，汝等之父母非宗教之信徒乎，汝等可歸家請汝等父母向耶穌禱告，耶穌必能以麵包畀汝等也。汝意云何，曷試爲之。生徒信以爲實，歸告父母，父母至誠禱於耶穌，但麵包則究未降下。逾二

三日，教員復問曰，何如，麵包已下降乎，則答曰，尚未也，枵腹殊難堪也，苦訴如前。先生則曰，其然乎，本來俄國內無所謂神也。俄國唯一之神，列寧是也。汝等試禱於列寧何如乎，如是即相率在該室向列寧像虔誠禱告，果然不移時，學校即分配麵包於禱告者，斯蓋以列寧較神權尤為偉大之印象，刻諸學生之腦內，亦即撲滅宗教運動之史實也。

娛樂機關與運動　娛樂機關，隨民衆之願望，熱心計畫，且獎勵之。在教育部內，設有鄉村娛樂機關獎勵協會，以援助地方之戲劇或電影。更於無戲劇電影之處，圖其普及。在莫斯科，有戲園二十五處，每日皆極熱鬧，買當日之戲票多不易得。電影館亦然，同時體育方面，亦頗熱心獎勵。莫斯科有運動場二十餘處，面積非常廣大，且有操船競走之設備。各職業組合及政府職員，又有各個之運動場，設備甚佳。青年競技甚盛。故俄國在現在雖非運動極盛之國，而將來與歐美並駕齊驅，殊非難事也。

男女關係　俄國之男女關係，不過單認為性慾問題，無所謂戀愛，亦無所謂貞操。至於夫婦關係，僅結婚時須雙方同意，若感情冷却，隨以一方之意志赴市政府登記，即離婚已成。故常有一方未知而離婚早成定讞者。又如姦通罪，法律上一切無之，以故俄國之男女關係，以普通人眼光視之，殊紊亂已極，然俄人並不承認其紊亂。而反謂他國為紊亂。謂男女關係愈防愈壞，因陰行其惡，其惡愈甚，反不如自由自在之為得計也。歐戰後，婦人自由男女平等之思潮，瀰漫世界。多數國家，政治上認男女同權，而俄國更進一步，男女絕對平等。余彼時訪共產黨之婦人部長，詢及此問題，據云，俄國無論在如何情形之下，斷不認男女有差異之理由，其所差異者僅懷姙也。若謂女人僅供家庭烹飪洒掃之事，則男子何故不為之。若不願烹飪，儘可上館子去吃。不願洗衣服，儘可到洗衣房去洗。不願育兒，儘可送至育嬰堂。男子能往俱樂部，則女子亦能往俱樂部。男子能做事，女子亦能做事。無論何時何地。男女之立場絕對相同。政治上之同權，實行已久，乃當然之事云。俄國工場內司機器之重要職工，多女子為之。又娼寮酒館之中跑堂者，多用男子。蓋不管職業如何，男女並用，絕無區別。但以離婚太易之故，男女雙方各有不安之感，似係事實云。

蘇維埃政治之特異點

事物觀察點之不同　俄國與他國不同之點，要不僅男女關係為然，而一切事物之根本觀念，無不殊異。例如俄國前年出版之小說，有名為「月出左手」者，其內容簡單言之，即某青年男女以極清潔之關係陷於戀愛。當時女方異常發奮，思赴莫斯科入共產大學。及至入學，竟為該校之空氣所支配，貞操觀念全然消失，與發生關係之男子有二十餘人之多。斯時昔日之愛人，自鄉村前來，與戀人相會，不料其行為與思想，前後判若兩人，因此悲觀，別去。一方面，女者漸覺自己之行為不當，翻然悔改，復歸於昔日之愛人。但彼女以從前所行不義，欲還我清潔之軀，乃往西伯利亞，盡力於共產黨與社會事業者計二年，再歸前之鄉村，重尋舊

好，於是二人相攜遊昔時常往之牧場，見情景不殊，明月依然自左手而出云云。其小說之內容，誠極簡單，然共產黨人對之，非難特甚。其非難之理由，則以爲篇中之女子，不能不歸昔日之愛人，可知作者思想腐舊，所謂封建思想，今日不能適用。又先年日本某大學之建築先生，以自己大學曾建大講堂，欲世界各國建築大家對此大講堂之設計加以批評，因前往俄國，出其建築繪圖就正於俄國建築名家某博士，竟全然被斥爲不可。彼謂如此建築，自然之美全無表現。因建築上之裝飾，無論何種，皆不得謂爲眞之美。凡世界之事事物物，以經濟的實用的爲最美。古代哥靈西安式及多利安式等，皆以無謂之裝飾，均不可爲美也云云。此種論調因時代及各人所見之差，或亦不爲無見，要之蘇俄之思想，或爲世界中最進步者亦未可知也。

有產階級之壓迫　於蘇俄有顯著之一現象，即無產階級獨裁政治，對於有產階級施行徹底的壓迫是也。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大抵以納稅多寡爲選舉權取得與否之標準，必須納相當之稅額，始能得有選舉權。若俄國則反是，有產階級無選舉權，凡選舉權皆爲無產階級所獨占。宗教師，商人，安坐而食者，及在帝政時代曾充巡捕者，皆不得有市民權，不得與於選舉，更課以最重之稅金。試以商人與勞動者比較，雖收入相同，而商人所納稅金，較勞動者高出二十幾倍。雖然如此，尙有商人之存在，眞可怪也。俄國商人，以猶太人爲最多。商人之數，都市多而田舍少。西伯利亞首府烏市，其商業百分之九十五爲國營，個人經營者不過百分之五，莫斯科則尙不若是之甚。於表面上私營者雖占百分之六十，但其數量則國營占百分之八十，私營不過十之二三。問是等商人如何而能存在，則以物資不足之關係，商人屯積貨物，至缺乏之時居奇以賣之，獲利頗厚，且長於招攬，接待殷勤，以是能保其位置，但政府之壓迫殊甚，苛稅重重，有營業稅，有所得稅，有特別利益稅。有最貴之房租，同一住房也，對商人則特別加重，對勞動者則特別減輕。俄國商人之子弟，不許入學堂，非謂政府不許入，乃謂學堂少不敷收容，請待後來云云，蓋亦酷矣。因是商人之數，年年減少。蓋蘇俄政策，不願有右傾資本家之存在，故漸漸使若輩由右而之左耳。至於宗教師，被壓更烈。其傳教限於一定區域之內，維持僧侶及寺院之團體，雖年可集會一次，但其議案須得政府許可。僧侶說教，僅限於平日受維持之信徒，而說教之時，又如前文所述，受共產黨員種種之妨礙，冷嘲熱罵，至不能堪。又對於安坐而食，積蓄以備將來享福之人，徵稅尤苛。蓋以不勞則不可食爲原則，無論如何，不能不勞動。若失業而無勞動處所，則爲失業登記，而俟職業紹介所之安置，決不任其嬉游。要而言之，俄羅斯現在無產階級獨裁之下，對於有產階級正徹底壓迫間也。

勞動者偏重　第二之特異點，即勞動偏重是也。現在之俄羅斯，稱爲勞農俄國，勞動者與農業者應立於同等地位，固所當然，但在事實上以農業者之大部分有資本主義之性質，勞動者原爲有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之傾向者，

故該國政府，對於勞動者常設法援助，較之對於農業者爲優。自經濟關係觀之，農民賣出之穀類，其價甚廉，是因政府照戰前之値額定爲公定價格而買收之，農民吃虧已不小。一方面農民所購用之貨物，則較戰前高出二三倍，卽自工場製出之物皆貴，自畎畝產出之物皆賤，農民苦而工民樂，自不期而然。勞動時間，往者行八時間制，今更縮爲七時間，且與勞動者以種種之便宜及保護，以余觀之，其偏重亦太過矣。

一切國有國營　第三，凡俄國之物，殆無一不歸國有。雖亦非必全部直屬國家機關，然大多數，或爲市有，或爲組合有，卽公有也。在個人經營者，如前所述，雖有多數之商人，又有小工場爲政府所不及營者。個人借其地，用五人十人至多十五人而工作之。然是等工場，猶以資本家之故，常被政府壓迫，難以存續。對於外國人，雖有相當利權關係之事業，然爲數亦僅矣。

一國一黨主義　第四，俄國與他國又有不同者，一黨一國主義是也。此種主義，爲絕對的，決不許第二政黨之存在。卽以共產黨獨占之。在共產黨中雖亦有中央派左派右派之稱，然不過黨內之爭，而大體皆歸一致。此一國一黨主義，爲優爲劣，其說甚紛，要爲共產黨之政策使然，無足怪也。

計劃主義　第五，俄國特異之點，卽一切皆採計劃主義是也。據近頃報章所載，俄國一切事業，皆具有五年十年十五年等諸計劃，或工場或商店，皆須有之。私有商店雖不盡有，然苟與政府稍有關係，則悉本計劃主義而行。若問其何故而然，則以爲國家如人之身體，爲一種之有機物。人之身體發達，必須完全，若僅頭部發達，手不發達，固不健全，僅手發達，脚不發達，亦屬不可。必須全部發達，步調整齊，始成整個之人類。國家亦然，工業固須發達，農業亦不可偏廢。教育固須發達，衞生亦難輕忽。卽均等發達，殊爲必要也。因欲達此目的，豫先須有一種計劃。例以工場言之，此工場來年費幾噸煤炭，用幾何原料，製造何物，可賣出多少，其煤炭來自何地，經何鐵道，何時到場，利益若何，需要資本若干，此等事項皆已整然先定之。誠哉因市場經濟狀態之變化，此種計劃未必果能正確施行到底，然據余所知，大抵照預算自行者，有十分之八也。計劃案之設立，皆就已往之統計，與現在之狀況而定之。經所管機關之審查，最後交國家設計委員會，在該會參照統計部之材料，又綜合各方面之提案，始告成立。在國家經濟上，誠屬精詳，不致吃虧，非如資本主義之國家，各資本家任憑己意，毫無連絡者，是蘇俄之所長也。彼等無論何事，皆摒舊者而取新者。如以爲可行之事，毫無顧忌，毫不躊躇，卽時決行之。例如余前次在滿鐵時，曾擬購買美國最新式之計算機，而經理部則以爲價値太昂，因而中止。但俄國之統計局，則此種計算機已有數十臺之多，因就問其梗概，據云，聞此機器甚佳，故早購而用之。其決斷機敏，亦可驚矣。不但購物爲然，卽制度與事務亦復如是，蓋不易之甚矣。如日本維新以來，不過六十年，已經有種種之情弊與腐化之發生，一經決定之事，不易改革，多數之人，感覺困難。蘇俄則事事力求進

步，革新甚猛。但亦非無朝令夕改之嫌。例如農業税一種，余思調查之，曾赴財政部，就專門家某博士而聽其說明。又赴税務司問其司員，則謂某博士之說明與税額有錯誤。問何以故，則稱某博士雖爲一學者，而税率則係新定，恐尚不知，是蓋昨年所變更者。余於一星期後，復至莫斯科市政府財政局，問其税率，則又不同。余頗驚怪，則又稱某司員所言，係去年之事，今年又不同矣云云。可知僅一農業税率，前年，去年，今年皆有改革，非所謂朝令夕改而何。朝令夕改，雖不能無害，然俄政府如見有不便者，或腐舊者，皆大刀闊斧，斷然打破，以求改良進步，其向上精神，誠令人不勝敬服之至也。

蘇俄之優點

忠實之共產黨員　共產黨員，在一億四千萬之俄國人中，僅有八十萬人，合之候補者，亦不過百萬人之少數。卽對於每一萬之俄人中，不過八人。本年且起清黨運動，將不忠實之黨員概行除名，其剩者皆極忠實之黨員也。俄國之共產黨，與他國之政黨迥然不同，他國之政黨，祇須繳納會費而有適當紹介者，凡人皆可入之。蘇俄則不然，在今日新入黨，殆不可能。萬一許可入黨，大抵定候補期間爲五個年，行種種試驗，若問何故不收新黨員，則謂今日要求入黨者，皆希望入黨後有良好位置之徒也。彼等若果贊成吾黨之主義，則早已入黨矣，豈待今日哉。彼於年老之人尤其不收。而對於十一歲至十八歲少年，曾經共產團之訓練者，皆無條件而錄取之，謂其深悟共產主義之精髓也。大體共產主義最易入青年之耳，而曾嘗艱苦者，則信從甚難。故年長之人絕對不收，而專以歡迎青年。卽對青年，亦須經相當選拔。又彼等不但排斥年長者不許入黨，卽已經入黨之人，苟有不守道德腐化分子，則嚴重處分，卽時除名。故蘇俄共產黨員之數目，雖較前爲少，而內中份子，則純粹忠實，功績可觀。共產黨員勿論何種最高位置，其月薪不得過二百五十元。余曾赴飛行協會，聽其談話。據云，協會之飛行士月薪雖有六百元至八百元之多，而會長則不過月薪二百五十元，僅及飛行士之三分之一，此乃事實也。余所居之旅社，亦居有數名之共產黨員，有看門者，有當茶房者，有當婢役者。因其做事情形不同，所以一見而知之。非共產黨員之爲婢役者，稍有驅使，卽索賞金。原來俄國人索賞最酷，看門之人因開門而索賞，侍候之人因脫外套而索賞，索賞之繁雜，誠有出人意外者。唯有共產黨員之服斯役者，雖賞不受，謂我無受賞之理由，遜而謝之。在最初雖不明瞭，久無久之，對謝絕賞金者卽可斷定其必爲共產黨員也。又苟爲共產黨員，則待人必周到而親切。余在旅館時，在余室中服役之女婢，亦係共產黨，其周到可喜，其忠實尤可嘉也。夫黨員之爲下層工作者，既如是之努力奮勉，則其在上責任重大之官吏，其熱心服務不問可知。余以爲在俄國以八十萬人之少數而能支配一億四千萬人之多數，且能統一諸民族向上進步者，皆共產黨員努力之結果，是余所爲欽嘆不置者也。

社會設施之完備　俄國萬事皆由國家計

劃行之，旣如上述。此種辦法，雖亦不免有多少之弊害，然自全體觀之，效力極大。如有豐富之資本，則進步必速無疑。俄國現在經濟雖極困窮，而社會設施依然進步甚速，完備可觀。其中爲日本所不及者，爲數甚多。例如牛乳之分配辦法，亦甚盤妙。其法分莫斯科爲六大區，每大區又分爲若干分區，每分區內必有姙婦及幼兒之商談所，所內對姙婦及幼兒無費施療施診，且有不能不去受此健康診所之義務。幼兒每星期必送診一次，以觀其健康如何。其商談所內附設有牛乳分配所，俄國之牛乳，製爲四十餘種。自第一號至四十餘號，各各不同。或有對水者，或有加糖者，於澱粉與脂肪之成分，亦極不一致。其供嬰兒飲用者，皆依醫師之指示而定之。其保護者持醫師之證書赴商談所，領取最適宜之牛乳而不給值。蓋蘇俄之制，苟其父母而非資本家者，卽可白取牛乳，不取分文也。其法之良誠可佩也。此種制度不但莫斯科爲然，余旅行南俄巴克市，曾至其鄉僻村莊，亦見設有與莫斯科同樣之姙婦及乳兒商談所，及牛乳分配所。可見俄羅斯之社會設施，非僅在通都大邑爲其廣告，乃遍鄉村城鎭而普及之。俄國雖貧，竟不以貧廢社會事務之發展，眞可欽敬之極，亦可謂爲共產主義之優點矣。

國家經濟之復興　俄國今日國家經濟之進步，已達相當之域，殊可斷言。如將一九二八年之經濟狀態，以比較一九一七年卽革命時代之經濟狀態，其進步甚速，固無可疑。然苟以之較比一九一三年歐戰前之經濟狀態，謂其有非常之進步則又難首肯。不過在一九二八年僅恢復一九一三年時之舊態而已。蘇俄當局亦嘗謂一九二八年以後，非常困難，因還元雖易，而創進則難云云。其言似有至理。例如貿易一端，比之一九一三年尚不過達二分之一之譜，在此種狀態之下，謂爲非常進步固屬過譽，然而俄國自經歐戰及革命兩次之大破壞，加之以大饑饉及外軍之侵入，雖資本極端缺乏，竟能回復至今日之程度，其努力蓋甚可思也。

教育之發達　俄國之教育設施，已相當完備。前篇所述小學校，已示其一例。又有特種教育，例如莫斯科中央公園中之一部，設立有所謂自然物研究學校者，係研究動植物之自然狀態。其校園極廣，園內有動物園植物園，蓋以養成動植物學之專門家者。例如毛皮專門家，卵專門家，蔬菜專門家，其學校學生，選自蘇維埃聯邦多數小學校學生中之富有動植物興味者，各就其所好而教授之。其學生額數每年每國定爲二十五名，程度則屬於中等，卒業期爲五個年。此五年間，大抵教以中等程度之教育，其課程餘暇，各就其本人興味所在，使就動植園中爲實地之研究，附以專門家之說明。俟其卒業，使再入試驗場，教以學問與事實各半之課業，逾時更上而使入專門學校，教以專門學術。俟專門卒業，則其人學問與實際兩方，皆有心得，非如日本大學卒業之空疏無當者。此亦不過其一例，其他新機軸之設施，不一而足。以是知俄國之教育設施，曾以全副精神辦理之也。

大事業之計劃　此外尙有一事不能不加

贊揚者，即各種事業計劃，無不偉大可觀也。日本國小，故無論何事，範圍均小。俄羅斯國大，故其規模偉大，無一不令人驚嘆。其計劃中，例如開鑿運河以溝通裏海與黑海，作運河於桐河與窩瓦河之間，更進而遡窩瓦河，使出列寧堡。將來此河若成，則一萬噸之船亦可通過。其開掘工程，現正進行中。又俄羅斯各地大發電所，建築極盛，即如多勒卜爾之大發電所，僅亞於世界最大之拿亞加拉瀑布大發電所，其設計偉大非常，其工程亦早經起手。此外水力電氣之發電所，亦到處皆是，規模極大。更就鐵道而言之，在歐洲今日建築新鐵道者，舍意大利與俄羅斯外，恐他國無有也。蘇俄現正建築自中央亞細亞布隆翟至中國國境之大鐵道。該路計長四千餘華里，其工程銳意進行，大有一氣呵成之勢。其在海運，雖北方港灣春冬多凍，而俄國以夏季短期使用之目的，在流入北冰洋之葉尼塞河口，爲相當之築港，使於德國之漢堡相聯絡。開始實行，使西伯利亞之物貨，經北冰洋而輸往歐洲。如斯種種偉大計劃，若在美國人視之，誠屬司空見慣，日本人視之，則不能不驚嘆爲得未曾有也。

學者之優遇　優遇學者，雖爲世界各國一種之共同趨勢，而具體方法之表現，則至難而不一。惟俄國設有保護學者之制度，因在政府內部，有所謂學者生活改善委員會者，常對各學者爲可以潛心研究內顧無憂之設施。試舉其一端，則在全國學者中指定可稱爲「國寶學者」五百人，每人給以月二百元之扶助金，使其不就職業亦足自給。更由政府無制限的給與研究費，使其從事於各種之研究。又將從前貴族所居大第宅，爲學者專用俱樂部，以示優異。又如學者向市政府請租住宅之時，則市政府爲使學者便於研究學問起見，另給一室，並令學者於空房中隨意選擇，務使適意，而無外界騷擾，致妨其靜修，誠可謂特權矣。此外於大學卒業生的選定將來可成爲學者之流約千人，使在學校或試驗所，專心向學以圖深造。俄國試驗所，爲數極多，各部院各會社皆有自己之試驗所。例如工業部一處，其所屬專門的試驗所及委員會，確有八十六個之多。教育部社會部，所屬委員會研究所博物館亦不少，一切學者常出入其間，爲各種之研究。故在今日俄國學者雖不甚露頭角，而將來俄國學術進步必有可觀，固無疑義也。此外蘇俄革新例中有值得吾人注意者，監獄是也。日本雖有改良監獄之事，然究不如現在之蘇俄，蘇俄某種監獄，待遇囚人過優，吾恐有失業之人，以監房爲樂土者。俄國無論何種罪人，大概分刑期爲三期。開始第一期大抵爲刑期之二分之一，或入一定監禁之場所。至第二期，則無甚苦楚，與外部交通亦可行。至第三期，則罪人可隨意出外購物，每一星期可回自己家庭住宿一次。各監獄皆有附設之工場以教犯人之職業，或使犯人出勤外方，蓋完全就職於監獄中也。此亦最新辦法，大可敬服之點，而他國不及者矣。

蘇俄之弱點

大多數國民之不平　蘇俄弱點，以余觀之，殊較優點爲多。玆僅舉其犖犖大者。而首屈一

指，即國民大多數之不平是也。俄國大部分人民，現仍繼續苦惱之生活，故渴望政府有變動以拯救之，而尤以農民爲甚。因俄國今日之農民，其位置屈居勞工之下。工人方面或尚滿意，農民則斷斷不然。余在俄時，曾旅行村舍，見各處農民車夫船夫等而問之，皆對現政府有怨嗟之聲。第一，俄國之國民，對於將來無抱有何等之希望者。據共產黨人云，吾人對於將來誠無希望之必要，吾人生存斯世，爲社會服務，即爲吾人一生之目的，此外若有希望，則皆爲私慾云云，其所言誠高尚純潔，可躋聖賢。但人類生存，在事實上決難如是。凡人皆願服務社會，取得相當報酬，以資暮年生活，或爲仰事俯畜之資，蓋亦人情之常。然蘇俄則以政府之力，對於此種慾望，以人爲的抑壓之。若有蓄積，則課以極重之稅金，且取消其市民權，並不許其子弟入學，故積錢亦無所用。不過今朝有酒今朝醉，全不爲將來打算所謂未雨綢繆者，今日之俄人，決無此心理也。據某國人之著書內所載，其美人巡觀俄田舍時，見農民皆有不平之聲，而共產黨員則曰，農之怨嗟爲不曉事云。大抵三十歲以上之人，懂共產主義者甚寡。故老朽腐化份子在俄國存在殊難云云。總而言之，俄民之不平，乃確切之事實也。

貧弱之國民經濟　俄國第二之弱點，即國民經濟極貧弱之一事也。此點殆亦俄人所承認。因外國以俄革命曾取消外債，故概不投資，以是資金極其缺乏。俄國因貿易國有，儘量使輸出較輸入爲多，乃該國政府之根本方針。而事實則難做到。因輸出者殆全爲農產物，年有豐歉，故貨有盈虛。況農民以辛苦所得之物，政府抑價賤購，因以不平。且貯金爲惹禍之媒，苦作誠無意義。因此農民僅求自給，不思進步。穀類不多。去年俄國反而求助鄰邦矣。聞該國在東洋收買麵粉，又自德國購小麥，因此漏卮太大，外資又不能利用，資金枯竭，勢所當然。其結果，現在俄政府欲讓賣利權與外人，以所得金錢，開發自國之資源。但其成功與否，尚不可知。總而言之，資本缺乏，與夫緣是而生之產業不振，爲俄國今日之最大難關，可無疑義也。

無競爭之國　俄國尚有一最大缺點，即無競爭斯無進步之事也。俄國萬事皆爲國有，因而無論商業工業，雖有贏餘，而當事人個人則毫無所得，自然不起競爭心，則亦無奮發心，故不求進步，乃勢所必至。例如入一商店，苟在資本主義之國，因賣貨愈多利益愈大，故店員皆應接不遑，盡瘁職務。俄國則店員雖亦有多少之利益，而比較甚微，故賣物殊形冷淡，無熱烈從公之致。工場亦然，勞動者無利益之分配，加之物質不足，製品之成色無與人競爭之必要。故在工場之立場與工人個人之利害關係上亦無競爭觀念之發生。其結果，諸事不過維持現狀而已，無何等自然的進步也。雖無競爭亦應努力進步，以爲社會謀幸福，共產黨之理想固然如是，而事實上終難實現，俄國產業之不振，當非無故也。

徒重理想　此外蘇俄今日諸設施，皆有過重理想之嫌。如前所述計畫主義，固是理想，其他如男女絕對同權，農業電化等要皆理想主義也。民族的絕對獨立，亦理想主義矣。理想之

實行，雖爲極善之事，然以日本人觀之，則與其走極端之理想，無寧取則中庸，無過不及之爲愈乎。蘇俄自以爲蘇俄乃最新主義之國家，急欲示世界以共產國之模範，故不但過趨理想，且求效太急。自今日觀之，其成功者固多，而失敗者亦不少也。共產主義，志欲無一人貧乏，亦無一人富豪。社會各人，皆盡其所能，取其所需，人類互相親善快樂，以渡此世。其意非不高潔至佳，然此處亦有缺陷難補者，即人類才能至不一致，勤惰智愚各分高下，而且有數千年人類歷史之沿革，欲以一概而入於同等之理想，雖尚在試驗中，成敗不能斷定，然亦可謂至難之業也。

極端之專制　此外尚有一缺點爲吾人所不滿意者，或爲蘇俄國體上不得已之事亦未可知，即政治之重心過趨上級，國家對於國民，行一種非常之專制之一事也。現在俄國人民，對政府畏懼已極，無論何事，皆惟政府命令是從，命之右則右，命之左則左。如英美所謂「德謨克拉西」在蘇俄已無其影跡矣。但政府對人民雖如此強暴，而對共產黨則十分軟弱。共產黨命之進則進，命之退則退。要而言之，即人民支配於政府，政府支配於共產黨。人民全體皆依共產黨之意以行動之。黨與政府之專制情形，極其猛烈。若有反共產主義者，即有所謂國家保安局者嚴重取締之。國人對此，畏如蛇蝎，敢怒而不敢言，莫斯科國家保安局之門前，不許行人佇立，其威力可想而知。在俄國之普通裁判事件，亦如他國，有區裁判所，地方法院，並許大律師爲被告人辯護。但在國家保安局，則一審即行判決，朝判決，夕即執行。若判爲死刑者，即時殺無赦。判爲流刑者，即日放去荒島。余所知之友人，有爲私賣阿片事件犯罪者，早晨拘捕，當晚流送北冰洋，謂其違反共產主義也。並流其妻室於中央亞細亞之沙漠，夫三年，妻一年半。因有老母及五六個小兒女，痛哭而別。此不過其一例耳。國家保安局，爲蘇俄特設之機關，其偵探術甚巧，無論何事，皆不能瞞過之。彼中又不僅偵探局之事務，並握有騎兵步兵幾個師團之兵力。若一旦有重大事件發生，不但普通之國民軍出動，即赤俄本營隊擁護軍之保安局師，亦當時發動。其組織極整齊而有力云。此國家保安局，一面表示政府之威力，統治國民，國民怨嗟之聲，所以不能免歟。又俄國官衙，尚不脫昔日之官僚主義，不負責任，或生弊端。官立之保險局，有關於濫用公款之保險。蓋各官署深恐部下有不法行爲也。現在政府部內，認眞辦事者雖不少，而官僚化仍極多。政府因此獎勵人民，如遇此種官僚，即投稿報館以披露之，而資防止。共產黨有一機關報，在全國有一萬五千人之特約通信員，此等通信員並無報酬，只恐官署有惡弊發生，以當監視之任。如有聞見，即投稿報館，經報紙揭載，勞農檢察部即派人調查，如係事實，即行處罰不貸。但因地廣人多，至今官僚主義猶盛也。

六特權階級之發生　俄國雖云打倒階級，然以吾人之所見，似有所謂「勞動貴族階級之發生。」因現在政府中心之人，及勞動組合中一部分之人，似均受特殊之待遇也。薪水雖定爲每月二百二十五元，然所謂新特權階級，在

勞農總部內，有特別之病院，亦有特別食堂。雖內中詳情不甚明瞭，然可謂爲人情之常。因人類不能不爲己，在上位者尤易造成此種趨勢也。余在莫斯科看電影，屢見政界要人及其家眷，占有特定之優良坐位，其衣服首飾亦精緻異常。此等人卽可稱勞動貴族階級。因思蘇俄革命，不過十一年，既有如斯之現狀，可知將來特權階級之發生，勢所難免。以一無產階級而貫通之，其事殊有實現不易之感慨也。

蘇俄之苦惱

世界各國，概各有其苦惱之處，然未有如俄國今日苦惱之多者。蘇俄大革命後不過十一年，其不得免去苦惱，良可概見。因此苦惱結果之如何，或可決定蘇俄將來之運命亦未可知耳。試列舉於次。

「夾板」問題　蘇俄最苦惱之事，第一卽爲夾板問題。所謂夾板問題者，卽鄉村與都會之問題，換言之，亦卽農業與工業之問題。因此兩者之利害，極端相反。在農村以爲自己所賣之物極廉，而所買之物則非常之貴。若將其價格列表而觀之，則農產物漸次向下，反之工業品漸次向上，兩者差違成爲夾板之勢。故俗稱之爲夾板問題。農村之人，生活困難，怨恨政府。並多有舍田園而趨都市者。及來都市，又因人浮於事，不免失業。在他國對於失業問題或有時而能解決，若在俄國，恐失業問題，永久無解決之望。因田舍之人，川流不息以入都市，都市之失業者，前者未去，後者又來，果有何法以善其後乎。現在俄國政府，對此問題，亦極力考慮。多設殖產工業於村野，以阻田舍之流出。然事實上，因田舍太苦，政府之方策亦未見有效。因之都市失業問題，漸漸形成惡化。關於此事，在共產黨內亦意見紛歧。當列寧在世時，脫洛斯基一派，以列寧改經濟政策，採用新經濟政策及新新經濟政策，意見不合。列寧死後，反對中央幹部派之政策，譏其右傾，謂其已向資本主義投降，蘇俄有滅亡之兆。是等諸人，蓋不畏農民之反對，欲徹底實行共產主義，打倒農民之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卽主張農民不可自有其地，以全國土地全數收歸國有爲正當，以農民變爲農業勞動者，令與工場之勞動者受同一待遇也。此蓋儘量虐待農民，以圖理想的共產主義之實現，而農民決不承認。列寧因鑑於國家經濟之現狀，採用新經濟政策，始帶幾分右傾色彩焉。此事在列寧生存時，並未發生故障，一般共產黨員，於脫洛斯基所云，不加聽信。但至列寧去世以後，斯太林一派，竟以此成爲困難問題矣。蘇俄在今日現實問題，若非令個人的慾望個人的資本復活，則產業發達至難。雖國家斷然絕對左傾，而一億四千萬人民中，僅八十萬共產黨員，勢亦不能成功幾許。現在各工場各會社各商店，皆非心悅共產主義。若不與以何等利益，而欲其人之誠心努力，至不易也。農業尤然。無論如何，非右傾，則國家經濟不保，人民之不平益甚。但過於右傾，亦不可能。不但有脫洛斯基一派之攻擊，且如前所述十一歲至十八歲之靑年，皆已浸潤共產主義，爲數甚多，必遭反對。是以政府顯然右傾既不可能，若極端左傾，則脫洛斯基一派必以爲現政府

派投降己派，故俄政府實在進退維谷之境。僅以努力維持現狀而已。卽如加米勒夫，基諾維也夫等有力之人，亦加入於脫洛斯基一派。現在握中央政權者，乃斯太林一派。在此困難境地，雖不過左不過右行於中間，然左派之脫洛斯基派，與現政府內部之一部份人士，以爲無論如何，不能任此現狀而行之。殊如去年大荒時，國家之經濟，完全周轉不靈，右傾分子，則以爲無論如何，若不稍爲右傾，則國家將傾於破產，主張甚爲堅決。此種主張，在今日雖失敗，然此派主張之理由，極合於實際，根底甚深。其一派之中，有現充國務總理之賴可夫，充中央執行委員會議長之加里寧。又加共產黨第一之共產學者兼共產黨新聞社長共產黨五大幹部之一之布哈林，勞動職業組合組合長而有非常勢力之杜莫司基等，其勢力殊不可侮。在俄國現在可大別爲右派，中央派，左派之三派。而探其源，皆起於夾板問題。及今中央派之斯太林，權力最大，脫洛斯基派及布哈林，皆受其排斥。最近杜莫司基辭職業組合之代表，亦有蛛絲馬跡之可尋也。脫洛斯基一派之內，僅脫氏被逐，其他則降於幹部派，誓盡忠於中央，皆以共產黨員而殘留之。要之此種主張，決難消滅，將來必可復活無疑。右派亦然，在斯太林生存之間，而又有今日之權力，固無如之何。若一旦斯太林下世，成何狀態，殊不可知。共產黨之結合，或漸難靠，亦未可知。有某日本人，一日在莫斯科電車上，見有一農民，公然向同乘之勞動者爲攻擊政府之演說。其言曰，諸君其爲勞動者乎，我俄羅斯雖稱爲勞農俄國，然農之一物究在何處乎？究有何人而可以保護我等之農民乎？余之手套係余所自製，余所着之長靴亦余所自製，余住之屋亦余所自建，無論何事，皆所自爲，政府未余助也。君等之婦人，懷妊則支津貼，產兒則領牛乳，余等則皆無之。君等每日勞動不過七八時間，余等則自朝至晚，無或休息。雖勞農並稱，而農民與工人待遇如此不平等，殊爲怪事云云，觀於此事，卽可窺知多數人民心理之大概矣。

民族融合問題　俄國民族複雜，已如前述。在今日各民族完全獨立，當無若何問題發生。但長此以往，各民族對於莫斯科政府，果使左則左，使右則右，永久服從否，殊爲疑問也。余旅行高加索時，曾於該共和國首府邱里司市，參觀邱里司大學，問該校教授何種外國語，則答云本校外國語以俄語爲第一云。余以俄語在俄領內，無論何處應稱爲本國語，不料俄語爲第一外國語，德語爲第二外國語，其所云殊出吾人意料之外，從可知俄語在俄羅斯共和國以外之國家，皆以外國語觀之矣。語言既不能一致，思想又烏能永久一致乎。且也六國聯邦之一之高加索地方，物產極其豐富，煤油極多，烏克來因地方亦產穀類，並有極大之煤礦，水力電氣亦不少。此等國，卽不加入聯邦，亦有獨立資格。然而今日蘇聯各共和國，皆以該國資源置於中央政府全聯邦內閣管轄之下矣。原來蘇俄工業，概爲一種托辣斯組織，集合以數個或數十個工場作一個托辣斯，其托辣斯，有屬於縣者，有屬於州者，有屬於共和國者，有屬於全聯邦者，雖各各不同，大抵屬於全聯邦者

皆資源豐富有希望之托辣斯也。即中央政府皆取其最優者，而以其劣者，屬於所在地之共和國。例如高加索地方，雖有大宗煤油，而其經營及利益皆爲中央政府所攫取。其結果本國行政費不足，不能不仰中央之補助。若一旦獨立，則財政即變富裕矣。此等情形，不但高加索爲然，他國亦有之。吾恐民族獨立四字，在今日雖爲促成蘇聯統一之果，而在異日又恐成爲蘇聯分裂之因也。

個人主義思想之抑壓難　蘇俄現在對於青年少年極力施以共產化之教育，冀以共產主義圖思想之統一。然個人主義之思想，究不因政府之抑壓而潛消。然共產思想能否成功，尙屬疑問，而占國民大多數之農民，皆屬個人主義。其他一般之人民，亦以風俗習慣思想之遞嬗，純成赤化，倍覺困難。甚且反以共產主義試驗之結果，大有復歸個人主義之勢。同時共產主義之在外國，究竟能如蘇俄之計劃逐漸發展與否，亦難確信，世界各國同情於共產主義者極少，仍欲以本主義前進，謀產業之開發。而俄羅斯在此等資本主義國間之經濟競爭裏，即不能不落伍。國民知其情者，對於共產主義即不能不懷疑。忍過十年二十年試驗之後，與他國相形見絀，則反動之個人思想再以猛烈之勢而勃興，必不可免。故國內個人思想之復活，與國外共產思想之衰微，皆蘇俄所苦悶之問題也。第三國際，謀世界的之共產化，已到處演失敗之歷史，其最大之例，爲意大利及匈牙利，皆已徹底失敗。於德國亦然。今日雖正在熱心宣傳於鄰邦，但概無成功之望。日本雖亦有少數之共產黨，而勢微力弱，殊不足憂。其他英，美，法，更不成問題。一方面在俄國立場上，若世界各國不能赤化，則本國獨立甚難，此所以宣傳播種，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苦心可知矣。再者，蘇維埃聯邦之在今日，如前所述，僅以八十萬人之共產黨員，能支配一萬萬以上之國民而使之帖服者，其最大原因，以政府有國家保安局並軍隊之威力耳。彼等軍警今日雖全爲青年共產黨員所統率，爲政府之後援，保國家之秩序。但若一旦內部動搖，思想發生變化，則軍警是否始終服從政府，殊難逆睹，此亦俄國將來之深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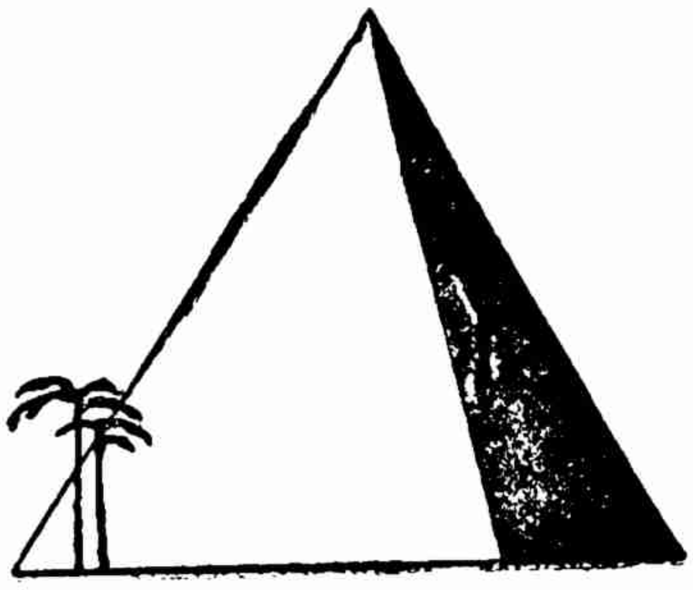
資金之缺乏　無資金則不能開發產業，乃勢所必至。吾人試觀從前世界各國產業發達之沿革，其最初未有不利用外國資本者。日本之得有今日，亦可謂受外資之賜。中華民國亦知利用外資，但可惜用之於消費者多，用之於生產者少，是以成效未著，反蒙其害耳。以俄國今日文化與經濟力皆在先進國之後，若絕對不用外資，則產業開發殊不可能。在今日因國民元氣旺盛，尙能自保。若一旦民氣衰頹，則外國經濟壓迫之來，可立而待，或竟瀕於破產亦未可料也。

不良之國際關係　現在世界各國政府，殆無一不對俄抱反感者。蘇俄苟不放棄其宣傳政策，則今後反感必有增無減。最近於中國衝突，亦無非中國因其在華宣傳赤化，確有證據，其曲在俄國，乃屬明如觀火之事。現中俄事件雖告一段落，然以俄國如此爲衆所共惡，則危險似有不堪言者，此亦俄人之所苦也。

農業物之不豐　農產物之歉收，對俄國將來實有莫大之關係。其所以歉收者因農民之不努力與天災之故。因農產物歉收，經濟上運轉資金因之停滯，無論何等商業，苟無運轉資本，當然不能發展。國家亦然，運轉資金停滯，斷無發達之望。即俄國運轉資金，倚爲根源之農產物歉收，於俄國前途殊有莫大關係。但俄國有較好之現象，即自外國輸入者皆助成本國產業進步發達之物。現在世界上僅以本國之物產而能自給自足不仰給外人者，其僅中，美，俄三國乎。俄國以自國所出者可以果腹，故食料品原料品可不仰給外來。所仰給外來者，僅助成本國工業發達之機器類而已。是以俄國雖年荒而無錢，初不因而感極端困難。所以然者，可以不向外國購買任何物件，此俄國之優點也。

國民開始批評政治　最後不能無一言者，即教育之普及與國民之覺醒是也。以前因俄國不識字之人太多，是以人民皆盲從政府之命令，無批評政治之能力。雖其間亦有優秀之革命家，恨怨帝政，推翻皇室，而國民之大部分，仍是漠不關心。農奴安於農奴，貧乏安於貧乏。是蓋因無教育之故。然今日教育已經普及，在最近將來，恐引起對政治之覺悟，不能如帝制時，以皇帝爲宗教中心政治中心神聖不可侵犯，貴族大地主生來貴體，應享尊榮，又如中國話「沒法子」者，安然聽其蹂躪。以余觀之，俄國今後之人民，到底非可簡單對待，永久服從政府之命而滿足者。開始批評政治，恐爲期不遠耳。





程朱辨異（二）

何炳松

三 哲學上幾個重要的問題

（1）性氣的問題

我們照上面兩段所述的看來，程氏主張一元論和朱氏主張二元論已經很明顯的了。但是在現在好像還有人以爲朱氏的性氣二元論實在淵源於程氏，這句話恐怕和事實不符。程氏雖然亦曾經提出過「氣質之性」四個字但是他決沒有把性氣兩個字看做兩樣絕對相對的東西。至於朱氏對於性氣的問題卻把他當做一個主要的題目借來發揮他那極其周密極其完整的二元論。

我們現在先看程氏對於性氣的關係抱一種什麼意見。程氏說：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二程遺書卷一）

程氏這段議論著者認爲非常重要。因爲我們就此可以看出程氏性氣一元的主張。第一點他以爲凡說性都是指生之謂性。既然如此，那末性就是氣，氣就是性，完全是一樣東西。第二點他以爲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第三點他以爲既然凡是性都是指生之謂性，那末善固然是性，就是惡亦不可說他不是性。因爲善惡是從氣稟而來，氣就是性，氣有善惡，性當然亦隨之而有善惡，所以說惡亦是性。此地程氏所說的生之謂性就是朱氏的氣質之性，程氏所說的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的性就是朱氏的天命之性。程氏堅決的主張凡說性只能指生之謂性，不容說天命之性。這是程氏對於性氣主張一元的一個很顯明的證據。所以有人問『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程氏回答說：

『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二程遺書卷十八

就此可見程氏所說的生之謂性就是氣質之性。因爲他主張凡說性只指生之謂性，所以性和氣就混合而成爲一個東西了。這是程氏對於性氣主張一元的第一點。

有人問程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他回答說：

『孟子言「性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禀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二程遺書卷二十二上

此地驟然看去，好像程氏主張有兩種性：就是所禀之性和性之本。但是他此地所說的「性之本」並沒有包涵「天命之性」的意思，因爲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程氏根本上不願提起人生而靜以上的那個性。所以他此地所說的「性之本」還是指那「生之謂性」的本，而所禀之性就是指我們的氣禀。他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的本性都是相同的，不過氣禀方面各人稍有不同罷了。這種說法和他那性氣一元論並沒有什麼衝突的地方。這是程氏對於性氣一元論加以解釋的第二點。

程氏既然主張性本相同而氣禀各異，所以他主張性本善而氣則有善有不善。他說：

『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

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二程遺書卷二十二上

他此地以爲性就是理，理旣無不善，所以性亦無不善。程氏又說：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二程遺書卷二十一下

他又說：

『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禀淸濁之不齊也。』二程粹言卷二

他此地以爲性無不善而氣則有善有不善。他又說：

『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淸濁，故有智愚之等。』二程粹言卷二

程氏對於上面這段意思更加以下面的說明：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淸則才淸，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棟梁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二程遺書卷十九

他此地以爲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所以氣的善不善就在才上看出來。總而言之，程氏對於性氣的問題始終主張：

『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禀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情則無不善矣。』二程外書卷七

不過我們此地應該注意程氏雖然把性和氣或者性和才兩兩的對舉，但是他無非說明人才所以有善惡完全是因爲氣禀不同，並沒有把所謂「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截分爲二更沒有把善都歸到「天

命之性，」把不善都歸到「氣質之性。」這是程氏對於性氣一元論加以解釋的第三點。

至於性和情的關係，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程氏認爲一樣的東西，所以他說：

「纔有生後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二程遺書卷十八

性情既然是一樣東西，那末「性善而情有不善乎？」程氏回答說：

「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二程粹言卷二

這一個性情皆善的主張亦可以當做程氏主張性氣一元的一個小小的旁證。

總而言之：程氏雖然亦承認有所謂性和所謂氣，但是凡是說性只能專指生之謂性，至於天命之性是人生而靜以上的一段話，不容再說。所謂性既然是專指生之謂性，那末性就是氣，氣亦就是性了，所以性和氣還是同一樣東西，並不是兩相對待。倘使我們對於程氏主張的解釋並無錯誤，那末程氏對於性氣問題完全沒有失去他那一元的立脚點。

至於朱氏對於性氣的問題主張絕對的二元論，那是我們都知道的了。現在我們再大略敍述他一下。朱氏說：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朱子全書卷四十九

他又說：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朱子全書卷四十九

朱氏此地把理氣對舉起來，驟看好像非常平穩，但是實際上和程氏所說的：

「神氣相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淸者爲神，濁者獨非神乎？」二程粹言卷二

這幾句話根本上大相衝突。程氏此地竭力主張神氣合一而朱氏則絕對主張理氣是兩件不同的東西。朱氏說：

「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朱子全書卷四十九

他此地把理放在氣的前面，這又和程氏「陰陽開闔有便齊有」的主張大相衝突了。朱氏又說：

「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物始得。不可混並說也。」朱子全書卷四十三

此地可見朱氏始終不願意附和程氏的主張把性和氣混合爲一個東西。單就以上所引的幾段話看來，我們差不多已經可以證明程朱兩人對於性氣問題根本上實在不同了。

我們現在再看朱氏怎樣發揮他那性氣二元的論調。他說：

「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事。」朱子全書卷五十二

他此地把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明明白白的分成兩截了。程氏不願說

到人生而靜以上的性，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這是朱氏和程氏說法不同的一點。朱氏既說天地之性是理，那末氣質之性難道就不是理？程氏以爲善固然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這是因爲程氏說性只肯說氣質之性，所以有這種論調。這是朱氏和程氏說法的不同又一點。

朱氏對於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有下面這解釋。他說：

『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其中，然說理意較多。』（朱子全書卷二十四）

他此地所說的話，忽而說專言理，忽而說氣亦包在其中，忽而又說理意較多，似乎不成文理。但是這亦可見朱氏的性氣二元論實在不如程氏一元論那樣痛快那樣澈底。至於氣質之性，朱氏以爲：

『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是一般。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具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朱子全書卷二十二）

他此地說生之謂性專言氣，因爲人氣正物氣昏，所以人具道理而物理就昏了。他一方面把性和理分爲二種不同的東西，已經和程氏性卽理的主張不同，一方面又把氣和理亦分爲二種不同的東西，更和程氏氣卽神的主張不同。此外朱氏並把人和物分爲二種不同的東西，這亦和程氏所說的：

『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二程遺書卷二上）

這幾句話完全相反。

總而言之：朱氏對於性氣的問題完全抱一個二元論的態度，一定要把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兩相對舉起來。至於程氏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和他對未發已發的問題態度一樣，雖然沒有絕對否認所謂「天命之性，」但是絕對不願討論到這個「天命之性，」只願意談到「生之謂性，」這是因爲程氏是一個澈底的正宗儒家，所以不願鑿空的去討論那形而上的玄理。這可以說是程朱兩人學說上根本不同的一點。此外朱氏處處要把性和理或者理和氣「歧而兩之，」這和程氏處處要把這類名詞的意義合併爲一的態度亦完全相反。

（2）已發未發的問題和中的問題

什麼叫做已發未發的問題？原來中庸上有一句話就是：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這一句話引起後代儒家許多許多的討論，到了南宋時候尤其是議論紛紜。程氏和朱氏對於這句話當然亦各有見解。他們兩人的哲理我們既然知道根本上完全不同，所以他們兩人對於這句話的解釋亦就各有主張不能一致。

程氏對於這句話的見解仍舊用他那一元論的態度以爲人心無論是已發或未發都是中。所以有人問他：『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中有二耶？』他回答說：

『非也。發而中節是亦中也。對中而言之則謂之和可也。以其發故

也。』二程粹言卷一

無論已發未發既然都是中，那末我們當然不可以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了。所以有人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他回答說：

『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二程遺書卷十八

程氏此地的意思好像以爲未發時當然是中，不必再勉強去求中。倘使勉強去求未發的中，那末當勉強去求的時候我們就已經用過一種思考，一有思考就是已發了。

程氏既然主張無論已發未發都是中，而且主張我們不可求中於未發之前，那末我們對於未發前應該用消極的靜的工夫呢？還是積極的敬的工夫呢？程氏究竟是一個正宗的儒家，他的思想是積極的，絲毫不肯和道佛兩家一樣取消極的態度。所以他主張未發前決不可下靜字，應該先理會敬字。因此有人問他：『夫子於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靜而已乎？』他回答說：

『汝必從事於敬以直內，則知而得之矣。』二程粹言卷一

又有人問他：『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他又回答說：

『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二程遺書卷十八

總而言之，程氏對於這個已發未發的問題態度非常的謹愼。他始終只願討論已發的部分而不願多談未發的部分。就是有時不得已而要討論到未發的部分，他亦只肯叫我們先去理會敬而不肯下一個靜字。我們總有點覺得程氏對於這一個問題中未發的部分好像他的見解不十分斬截，好像他故意避去未發問題的討論。這一點是否因爲他想免得墮入道佛的窠臼，那我們卻不敢武斷。不過他的見解和朱氏大不相同，那是我們再看下文所述就可以完全明白的。

至於朱子對於這個問題，因爲他是一個二元論的哲學家，所以他的態度比較的顯明，他的論調比較的有系統。不過他仍舊不脫他那「太極圖」的圈套。他說：

『中字是狀性之體，性具於心。發而中節則是性自心中發出來也，是之謂情。』朱子全書卷二十四

這就是說未發是藏在心中的性，已發是心中發出來的情。朱氏本來絕對接受張載『心統性情』的主張，所以他對於這個已發未發的問題當然仍舊用同樣的見解去解決他。

他又說：

『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偏滯，而兩儀四象八卦十二爻之說皆不相礙矣。』朱子全書卷二十四

這種論調顯然又落入「太極圖」的舊套，以心去比附太極，以性去比附靜，以情去比附動。這是道家的老調，沒有什麼新奇的地方。所以有人問朱氏：『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愼獨者所以省察於

喜怒哀樂已發之後。不知經意與日用之功是如此否？』他回答說：

『此說甚善』（朱子全書卷二十四）

這種對比流暢的文章原是朱氏所最擅長的一種技術。後代學者對於朱氏所以這樣的傾倒，恐怕就是他那枝文筆的力量。總而言之，朱氏對於這個問題，一方面把已發和未發雙雙對舉，銖量悉稱，一方面把未發看作太極的靜，都不但不是程氏的意思，而且亦和程氏的見解相反。

此外程氏曾經以爲所謂赤子之心是指已發。所以有人問他：『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他回答說：

『已發而去道未遠也。』（二程遺書卷十八）

而朱氏對於這個回答卻要持異議。他說：

『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亦有老稚賢愚不同。但其已發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朱子全書卷二十一）

朱氏這段話與其說是對於程氏意思的曲解，不如說他是對於程氏主張的駁議。我們往往誤以朱氏爲能發揮程氏的理論就在這一種地方。

我們上面所述的都是關於已發未發的問題。現在還有一個和這個問題有密切關係的問題不能不加以討論。這就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這句話裏的中字問題。這一個中字的問題原亦是我國儒家哲學上一個中心問題，值得我們研究中國學術者的注意。程朱兩人對於已發未發的見解既然各不相同，那末他們兩人對於中字的解釋當然亦是各持異議了。好在對於這個問題朱氏自己已經做過一篇詳備的文章，我們只要讀他這一篇文章就可以看出程朱兩人對於這個字所見不同的地方究竟是在那裏。朱氏說：

『前此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目心爲已發而以性爲未發之中，自以爲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卻本領一段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己見告於友朋，願相與講焉。恐或未然，當有以正之。

『文集云：「中卽道也。」又曰：「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又云：「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圓地方。」又云：「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又云：「性道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云：「中性之德，此爲近之。」又云：「不若謂之性中。」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又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

『遺書云：「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又云：「既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又云：「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又云：「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最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

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又云：「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又云：「未發更怎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又云：「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

『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概得之。特以中卽是性，赤子之心卽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爲未遠乎中耳。

『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卻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言。又云：「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爲本耳。』

上面這半篇文章先去引述程氏對於中字的各種見解，再由朱氏加以說明。現在再看朱氏在後半篇文章中怎樣批駁程氏見解的不合。朱氏繼續的說：

『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

朱氏這幾句話驟看好像是責備他自己。其實他在暗罵程氏的見解太偏，和懊悔自己從前不該誤信程氏的學說。他又繼續說：

『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卻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論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指之殊也。』

這是顯然攻擊程氏的見解以爲和中庸本文不合了。他的結論說：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未審諸君子以爲如何？』（朱子全書卷二十四）

朱氏到此仍舊要轉到「太極圖」中去，以爲徹底的說起來，所謂性實在是一種沒有體段可名的無極。總而言之，朱氏在這全篇文章中明明說程氏以心爲已發未免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且亦和中庸本文不合。我們倘使讀過這一篇文

章，還要說程朱兩人同屬一派，那就要犯人云亦云的毛病了。

(3)知行的問題和仁誠等名詞的意義問題

程氏是一個一元哲學家，所以他對於知行的問題主張合一而對於行字尤其看得重要。儒家的一元論所以和佛家的一元論完全不同就在這種地方。我們譬如以知行兩字來說：儒家的主張以爲行就是知，知的目的本在行字；佛家則以爲知較行爲重要，所以我們只要求知，那末行起來自然頭頭是道了。表面上看來好像儒家是逐末的，所以被佛家罵爲『支離；』佛家是務本的所以被儒家罵爲『空虛。』這種異同都是在幾微毫髮之間，所以我們加以研究時總覺得他們非常混亂。而道家一派中人就想起來做一個中間人，一面採取儒家逐末的工夫，一面亦採取佛家務本的工夫，自己以爲是能够執其兩端而折衷之。朱氏的態度就是完全如此。而且我們要知道這種「首鼠兩端」的哲學在和別家辨論時最爲有利。我們試看當朱氏要攻擊陸九淵這派佛家的時候，他就轉一個方向站在儒家的地位上，罵他們爲知一不知二；他要攻擊程氏一派儒家的時候，他又轉一個方向站在佛家的地位上，罵他們爲舍本而逐末。我國的學者所以往往誤朱氏爲能集我國各家思想的大成，我們研究朱氏的學說所以往往弄得眼花撩亂看不分明，原因就都在此。現在讓我們看程朱兩人對於知行問題的態度怎樣。

程氏對於知行的問題有一個前提，這就是學必求有用。他說：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當如何爾。』二程外書卷一

他又說：

『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二程粹言卷一

他此地堅決的主張學必求其有用。他又說：

『窮經將以致用也。今世之號爲窮經者果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二程遺書卷四

他此地主張窮經必以致用爲目的。他這種求用的主張後來流入浙東之後就變成朱氏眼中所謂「功利之學」的一派。著者所以認定程氏爲浙東學派的開山，這亦是一個理由。這是程氏對於知行問題的第一個見解。

程氏既然主張學必求用，那末學成後當然要注重實行了。所以他說：

『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二程粹言卷一

他又說：

『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二程粹言卷一

他又說：

『力學而得之，必充廣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二程粹言卷一

他此地再三的主張既知了必能行，既學了亦必須行；如不能行就是未知和未學。這是程氏對於知行問題的第二個見解。

程氏既然主張學貴有用，而且必須實行，於是再進一步發出下面這一類知行合一的論調。他說：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言，卻似說他人事，己無所與也。』（二程遺書卷十八）

這段議論明明叫我們要知行合一了。他又說：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二程粹言卷十）

他此地以爲學者的心得要能夠實行起來，單單談論決是不够。尹焞嘗問程氏『如何是道？』程氏竟回答說：

『行處是。』（二程外書卷十二）

這三個字極足以代表儒家方面對於知行問題的一元態度。這是程氏對於知行問題的第三個見解。總而言之：程氏對於知行的問題亦和佛家一樣主張合一，不過佛家的合一以知爲主，儒家的合一以行爲主，這是根本上儒佛所以不同的地方，亦就是程氏一派的一元論和陸九淵一派的一元論所以不同的地方。

現在我們試看朱氏怎樣用道家二元論的態度來調和這個問題。朱氏把知和行完全分成兩橛，而且始終主張先知而後行。他說：

『汎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朱子全書卷三）

他又說：

『知與行工夫須著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廢。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朱子全書卷三）

他此地一方面說知和行不可偏廢，一方面又說先知而後行，這個論調完全根據他那道家的「太極圖」而來，就是要有一個陰和一個陽，同時又要有一個太極。朱氏哲學的全部結構實際上就是一個「太極圖」。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屢次敘述過，此地不必再去發揮了。

至於朱氏怎樣去推翻程氏『行處是道』那句話，我們看下面這段朱氏和王子充的問答就明白了：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朱子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朱子全書卷三）

我們在前面曾經說過朱氏要反對儒家正宗學說的時候，他往往站在佛家的地位來罵儒家忘本，上面這個故事亦就是一個小小的例證。總而言之：程氏對於知行的問題主張合一而且主張以行爲主。朱氏則以爲知和行固然不可偏廢，但是知應該居先而行則在後。此地一元論和二元論的主張非常顯著，亦足以證明程朱兩人的見解根本不同。

我們此地還要附帶敘述程朱兩人對於仁誠兩個名詞的意義怎樣各抱一種不同的解釋。

程氏以爲仁是性，愛是情，所以仁者固愛，但是愛不就是仁。他說：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

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二程遺書卷十八

而朱氏竟大不以爲然，以爲離愛說仁，未免懸空揣摸，弊病百出，所以非痛加駁斥不可。他說：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氏爲人意可謂彌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卻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養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眞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出，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卻之爲愈也。』朱子全書卷四十七答張敬夫

朱氏此地自以爲罵得太痛快了，所以他隨卽向張栻聲明他的理由：

『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此區區所以妄爲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偏也。』朱子全書卷四十七

這是朱氏對於仁字的解釋反對程氏的一點。

至於誠字的意義，程氏以爲誠就是實理。他說：

『夫誠者實而已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

實有是理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是皆原始要終而言也。箕不可以簸揚則箕非箕矣，斗不可以挹酒漿則斗非斗矣，種禾於此則禾之實可收也，種麥於此則麥之實可收也。如未嘗種而望其收，雖荑稗且不可得，況禾麥乎？是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也。」』程氏經說卷八中庸解

而朱氏則以爲誠不單作實理解，亦當作誠愨解。他說：

『誠，實理也，亦誠愨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愨言誠，至程氏乃以實理言。後子皆棄誠愨之說。不覷中庸亦有言實理爲誠處，亦有言誠愨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理爲誠而以誠愨爲非誠也。』朱子全書卷四十八

這是朱氏對於誠字的解釋反對程氏的又一點。此外程朱兩人對於各種名詞見解不同的地方還有幾處，但是單就我們所述的一部分看來，他們兩人哲學上見解的各異已經有相當的證據，所以我們不再列舉下去了。

(4)義利公私善惡經權的分別

程氏的理論既然以一元爲立腳點，主張天人無二物我一理，因此他對於義利公私善惡經權等等相對的名詞亦別具一種特殊的見解，和佛道兩家善惡相對的倫理觀念幾乎全不相同。他這種特殊的見解後來便流而爲浙東史學家的「功利之學」。著者所以要推出程氏去做浙東史學的開山，後來朱氏一派所以竭力排斥浙東的史學原因就都是在此。

程氏以爲所謂義和利並沒有絕對的分別，實在是同一樣東西。他說：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爲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二程外書卷六

此地程氏明明把利當做『義之和，』而且說孔子未嘗『使人去利而就害。』他答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說：

『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皆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二程遺書卷十六

此地程氏明明說『義安處便爲利。』他又說：

『所謂利者一而已。財利之利與利害之利實無二義。以其可利故謂之利。聖人於利不能全不較論，但不至妨義耳。乃若唯利是辨，則忘義矣，故罕言。』二程外書卷七

此地他又明說『聖人於利不能全不較論。』又有人問程氏『利與以利爲本之利同否？』他說：

『凡字只有一個，用有不同。只看如何用。凡順理無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爲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二程遺書卷十九

程氏此地不但明說『凡順理無害處便是利，』和『君子未嘗不欲利。』而且竟說『仁義未嘗不利。』

程氏既然主張利是義之和，義安處便是利，凡順理無害處便是利；而且亦主張聖人未嘗叫人去利而就害，聖人於利不能全不較論，君子未嘗不欲利，仁義未嘗不利；所以他竟大膽的放出下面這一段議論：

『「故」者以利爲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順。天下只是一個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爲後人趨着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覯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只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溫煖。無所不爲然後奪之於君，奪之於父，此其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個利，只爲人用得別。』二程遺書卷十八

程氏此地竟明目張膽的說天下只是一個利；人無利只是生不得，安得無利；利只是一個利，只爲人用得別。他這種大膽的論調後來流到浙江以後就發展而產出陳亮的『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陳傅良止齊文集卷三十六與陳同甫）那種驚人的說法，大受朱氏的攻擊。實際上浙東史學派中人的見解大部分都是淵源於程氏。關於這一點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了事，所以我們留在結論中去討論他。

程氏既然始終主張天下只是一個利，所以他不肯承認義和利是兩件相對待的東西。他說：

『義利云者公與私之異也。較計之心一萌斯爲利矣。』二程粹言卷一

他又說：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

末爾。義與利只是個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唯看義當爲與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二程遺書卷十七

程氏的意思就是說義和利的本身原來並沒有什麽絕對的區別。這兩個字的區別完全從我們存心的公和私發生出來。倘使我們的存心爲公，那末我們一切的舉動就都是義亦就都是利。這個時候的義和利完全是一個東西而且據程氏的意思可以用一個利字去概括他們。義和利所以發生區別的緣故，就是因爲我們的存心是在於私。聖人的存心既然是大公無私，所以他雖然亦較論利害，但是仍舊不失其爲聖人。照上面所述的看來，程氏對於義利兩個字始終要用他那一元論的見解去解釋他們，把他們看做一個同樣的東西。

我們在此地可以聯帶討論程氏對於公私的觀念。程氏說：

『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二程粹言卷二

他又說：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二程遺書卷十五

他的意思以爲公則同，私則異。同的是天心，異的是人心。就理而論，我們的存心應該公而不私，同而不異；這是因爲『至當歸一，精義無二』的緣故。這種說法和現代科學上所謂客觀主觀的意義大致相同，又是程氏從一元論上出發的一種特殊的見解。

程氏既然主張以存心的公私來做辨別義利的標準；而且主張公的是天心，私的是人心；所以他要我們做一個無私無我的聖人。他說：

『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二程粹言卷二

他又說：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二程遺書卷十八

他這種無私無我的主張就是現代學術上所謂科學的客觀的態度。所以我國南宋以來程，朱，陸三家的態度恐怕要推程氏爲最近於現代所謂科學家。

程氏不但對於義利和公私抱有特殊的一元的見解，就是對於善惡的問題亦曾提出同樣驚人的解答。他說：

『聖人卽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二程遺書卷二上

他此地不但不主張有什麽善惡的區別，而且幾乎要想把這種區別根本上打銷了，所以說『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他這種闊大的規模當然和一班倫理學家斤斤於善惡之分是非之辨大不相同。

程氏既然胸中抱有「天地無心揀別善惡」的見解，所以他對於一般倫理學家所最通用的相對的名詞——君子和小人——亦把他完

全推翻了。他說：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是不惡。』（二程遺書卷二）

他這種「與人爲善」的態度何等的恢廓！我們到此不能不感覺到朱氏一派倫理的規模實在有點迫窄，浙東史學派中人的起來反抗——尤其是永康的陳亮——實在不能說他們沒有相當的理由。程氏又說：

『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概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二程遺書卷十九）

他又說：

『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也。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二程粹言卷一）

程氏的意思無非想把普通倫理學家的種種相對的觀念根本推翻，所以說陰非必小人，利非必不善。這亦可以證明程氏一元哲學的理論非常澈底。

程氏對於經權兩個字的意義亦抱有同樣的觀念。他說：

『世之學者未嘗知權之義。於理所不可則曰姑從權。是以權爲變詐之術而已矣。夫臨事之際稱輕重而處之以合於義，是之謂權。豈拂經之道哉？』（二程粹言卷一）

他此地明說『權豈拂經之道哉？』可見經和權並不是兩個相對的名詞，實在是同一個東西的兩面。

總而言之：程氏對於義利兩個字的見解以爲利是義之和，天下只是一個利。他對於公私兩個字的見解以爲『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聖人無私無我，所以功高天下。他對於善惡兩個字的見解以爲天地無心揀別善惡，而且陰陽和善惡亦並沒有聯帶的和相對的關係。他對於經權兩個字的見解亦以爲經和權並不是兩相對待的東西。程氏所抱的見解處處都足以表出他那一元的論調來推翻一般二元論的倫理學。這和佛道兩家的「相對論」當然是完全不同。現在讓我們再看朱子對於這種種名詞的見解怎樣和程氏相反。

朱氏對於義利善惡等等名詞的見解和程氏的完全不同。有人問『應事接物，別義利，如何得不錯？』朱氏回答說：

『先做切己工夫，喻之以物，且須先做本子。本子既成，便只就這本子上理會。不然，只是懸空說易。』（朱子全書卷三）

他此地主張別義利須先做本子，否則就只是懸空說易。這和他那唯心的態度固然是完全一貫。但是倘使我們要把程朱當作一家，那末程氏就決沒有這種先本後末的見解。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詳細討論過了，此地可以不再去多說。這是朱氏對於義利的見解和程氏不同的第一點。

朱氏又說：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朱子全書卷四）

他此地一方面主張要在日用間明白所謂義的意思，這已經和程氏道

無先後理無本末的主張不同而且一方面又說明心安處不就是義，這豈不是暗中在那裏指謫程氏義安處便是利那句話麽？

朱氏又說：

『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卻說：「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是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卻不若董生之有力也。』（朱子全書卷四）

他此地雖然承認孟子仁義未嘗不利的話爲理之自然，但是說不如董仲舒仁義未必皆利的話來得有力，所以他主張去孟子而取董生。其實孟子的話是圓渾的話合於一元的見解，所以爲程氏所取而爲朱氏所去，董氏的話是兩兩相對直截分明合於二元的見解，而且我們又明明知道董氏是一個道家，所以朱氏賞識他以爲勝於孟子。這是朱氏對於義利的見解和程氏不同的第二點。

朱氏對於義利既然分得極清，所以他對於君子小人亦分得極明。他說：

『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朱子全書卷四）

他此地雖然是在罵當時一班浙東史學派中人，但是同時亦就罵到了程氏。因爲程氏所說的『小人本不惡』和『陰不必爲小人』等的說法我們用朱氏的兩元論眼光來看實在有點『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無怪朱氏要認爲君子小人兩不徹底了。這是朱氏對於君子小人的見解和程氏不同的第三點。

至於善惡的問題曾有人問朱氏『有陰陽便有善惡？』他回答說：

『陰陽五行皆善。陰陽之理皆善。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豎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有善惡，理卻皆善。』（朱子全書卷五十二）

朱氏此地對於善惡的分別說得極細：有所謂前一截，有所謂後一截，有所謂豎看，有所謂橫看，有所謂皆善，有所謂有善有惡。這和程氏那種圓渾的說法完全不同。這是朱氏對於善惡的見解和程氏不同的第四點。

此外朱氏對於是非一層看得極重要，分得極清楚。這一點亦可以看出朱氏始終不肯失掉他那二元的本色，但是和程氏卻背道而馳了。朱氏說：

『人爲學須要知個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個徹底是，那個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朱子全書卷三）

這是說我們對於是非要有徹底的了解，心裏方有所主。他又說：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卽克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朱子全書卷四）

這是說是是天理，非是人欲，我們要把他們分得極清。他又說：

『大抵事只有一個是非。是非既定，卻揀一個是處行將去。』（朱子全書卷三）

這是說是非旣定再揀一個是處行將去。

此地朱氏的意思以爲凡事總有個是非，是是天理，非是人欲，我們要分別淸楚，再揀一個是處做去。他這種理論在二元的倫理學家眼中看來固然是平正通達；但在一元哲學家看來就不免要感到他太沒有科學的根據了，而且和程氏的見解亦正相反對。程氏說：

『閑邪，則誠已存，非取誠於外納諸中而存之也。故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求善而爲之必無入善之理。』（二程粹言卷一）

我們倘使贊同程氏的說法，那末朱氏所說的我們要分別事的是非和我們要揀一個是處行將去的種種工夫都是程氏所說的『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求善而爲之必無入善之理』了。這是朱氏對於是非的見解和程氏不同的第五點。

總而言之：程氏對於義利公私善惡是非等等名詞的見解完全是一元的說法，一定要把他們糅成一個東西看。不淸這一點的人往往誤以程氏一派的浙東史學爲「義利雙行王霸並用，」這就是一個最大的原因。而程氏的學說趨到極端的時候就會產出浙東史學大家陳亮所主張的『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那種驚人的而且亦是危險的話。這和現代極端唯物論者那種求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中心思想幾乎完全相同。至於朱氏的二元倫理學對於天下事物一定先要辨明是非才去着手工作，這種態度雖然缺乏科學的根據卻穩當多了，緩和多了。朱氏的學說所以能夠獨霸我國學術界，我國的統治階級所以特尊朱氏，原因恐怕就都在此罷！

（5）生死鬼神命數等問題

我國純正的儒家對於生死鬼神命數等問題向來抱一種不信或者不理的態度。這是因爲孔子曾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罕言命，』和『子不語怪力亂神，』等等的主張，所以不信和不理的態度可以說是儒家最純正的態度。但是我國的原始宗教中最初就包有生死鬼神命數等等迷信的成分，自從戰國末年以後逐漸被一班方士所吸收成爲道家信仰的一部分。我國現代的社會中所以還有這種迷信的存在而且非常普遍的緣故，就是一方面因爲他們的歷史已經很是悠久，一方面因爲有純粹的道士和一班「儒化」的道家竭力去鼓吹他們。程氏是一個正宗的儒家，所以他對於這種種問題當然抱不信不理的態度；朱氏是一個「儒化」的道士，所以他於這種種問題當然要相信要理會了。這亦是程朱兩人不屬一家的一個證據。現在我們先來敍述程朱兩人對於生死鬼神問題的態度。程氏說：

『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矣，盡人之道則能事鬼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二程粹言卷一）

他此地仍舊用他那一元論的法寶來破除死生人鬼的界限和迷信。這是程氏對於死生鬼神問題所抱的一個根本的態度。

程氏旣然在根本上主張生死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所以他對於鬼物神怪等等的東西絕對的不肯相信。生在北宋末年道家空氣極其瀰漫

的社會中，程氏竟能夠堅持這種科學的態度，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現代人的驚服。程氏說：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歎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為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二程遺書卷二下）

程氏此地說凡古來說鬼神的人只是耳聞，不是目見，即使目見亦不足信，因為我們或者有心病和目病的緣故。他這種態度完全是實驗的和唯理的態度。我們所以獨稱程氏為宋末學者中最近科學家的一個人，這亦是一個理由。他又說：

『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拋得遠，決無此理。又言留下藥，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死則謂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免致疑在此，嘗言：「有人家若虛空中聞人馬之聲。」某謂「既是人馬，須有鞍韉之類皆全，這個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深不然也。』（二程遺書卷二下）

程氏此地所抱的科學態度真是非常的顯著，所以他的無鬼論亦就非常的強硬。總之程氏以為凡言鬼物的人：

『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二程外書卷十二）

這是程氏無鬼論的第一點。

程氏以為凡信鬼神都是因為不明理的緣故。他說：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二程遺書卷二下）

有人問『人多惑於鬼神怪異之說何也？』他說：

『不明理故也。求之於理事則奚盡。求之於理則無蔽。故君子窮理而已。』（二程粹言卷二）

又有人問：『如何可以曉悟其理？』他說：

『理會得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二程遺書卷十八）

此地上半段是一元論，下半段是唯物論，都足以說明他那無鬼論的主張。這是程氏無鬼論的第二點。

總而言之，程氏是一個唯理論者亦是一個唯物論者，所以他說：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二程遺書卷二下）

他此地以為無形的東西，只要合理，當然可信；若說到有形有聲的東西，

那就不能不根據物理來說話，先要問有沒有口和身？但是凡物死了則氣散，其質既壞，又那來口和身？所以他斷定就物理上講世間決不能有鬼物這類東西。就此看來，程氏的無鬼論完全是一種極合現代所謂科學的論調。

程氏對於妖怪和神仙亦抱不信的態度。所以有人問『莫是人自興妖？』他說：

『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常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二程遺書卷二十二上

又有人問『神仙之說有諸？』他說：

『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二程遺書卷十八

就此可見程氏對於怪物和神仙等都絕對抱一種唯物的實驗的態度加以否認。

至於卜筮和祭祀程氏亦以爲只是一種理的反應。他說：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足是一個理。蓍龜雖無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個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個理。此藥治個如何氣。如此病服之卽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二程遺書卷二下

程氏此地把卜筮和祭祀都完全看做理的反應，所以能應能享。這和他那無鬼的主張並沒有衝突。

至於朱氏對於生死鬼神等等問題的態度就和程氏大不相同了。朱氏說：

『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朱子全書卷五十一

他此地顯然抱一種將信將疑的態度，而將信的成分較多。他又說：

『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一氣卽陰陽運行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二氣謂陰陽對峙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卽神也而屬乎陽；耳目鼻口之類爲魄，魄卽鬼也而屬乎陰。』朱子全書卷五十一

朱氏此地又露出他那道士的真面目，要用陰陽的道理來說鬼神和魂魄；而且他亦不肯離開二元論的立脚點，要把鬼神和魂魄雙雙的對舉起來。他甚而至於還說『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朱子全書卷五十一）這都是我國道士們的無稽之談，而朱氏獨加以深信加以發揮。著者所以膽敢認定朱氏爲一個「儒化」的道

士，這亦可說是一個相當的理由。朱氏又說：

『才見說鬼神便以爲怪。世間自有箇道理如此，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耳。此爲得陰陽不正之氣，不須驚惑。所以夫子不語怪，以其明有此事，特不語耳。南軒說無，便不是。』（朱子全書卷五十一）

他此地竟斷定有鬼了，而且以張栻主張無鬼爲不是。這和程氏的無鬼論可以說是完全相反。

程氏本不相信有所謂妖的，而朱氏獨深信不疑。所以有人告訴他說：

『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爲厲。鄉曲凡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一分。或設黃籙大醮，不曾設他一分，齋食盡爲所污。後因人放爆杖焚其所依之樹，自是遂絕。』

朱氏聽完了竟說出下面這種幼稚的話。他說：

『是他枉死氣未散，被爆杖驚散了。』（朱子全書卷五十一）

又有人問朱氏『人死爲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朱氏竟說：

『此不足怪。向見籍溪供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朱子全書卷五十一）

這種話竟出於南宋理學大家的口中，除非我們承認他是一個純粹的道士，實在有點令人難以原諒他呵。

朱氏對於神仙的主張亦和程氏完全不同。有人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朱氏回答說：

『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朱子全書卷四十三）

朱氏原來是一個道士，所以他主張有神仙，這一點我們可以原諒他。但是當他說『誰人說無』這句話時，他好像完全沒有讀過程氏的遺書一樣，這究竟是因爲他故意違背「師說」呢？還是因爲他和程氏原來是派別不同呢？那只好請讀者自己去下斷語了。

至於祭祀的問題程氏看做理的反應，而朱氏獨看做氣的關係。所以有人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他說：

『畢竟子孫是祖先的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朱子全書卷五十一）

朱氏用這種極幼稚的遺傳論來解釋祭祀的感格，實在有點令人失望。總而言之：程氏對於生死鬼神等等問題一概用一元的唯理的和唯物的論調來打破一切世俗的迷信。朱氏則用二元的道士的眼光來維持而且發揮一切世俗的迷信。這亦是程朱兩人思想派別根本不同的一個證明。此外程氏不信地理不信墓師等等和朱氏不同的地方，我們此地不必再去細述了。

程朱兩人對於生死鬼神等等問題所抱的態度不同，我們在上面已經敍述過了。現在讓我們再看他們兩人對於命和數究竟各抱一種什麽的意見。

程氏雖然沒有絕對主張無命，但是他以爲賢者只知義而不言命。所

以他說：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如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二程遺書卷二上）

他又說：

『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言義不言命也。』（二程外書卷三）

程氏此地以爲中人以下固可以命處義，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命。他這種非命的態度比較孔子的『罕言』還要堅決，還要澈底，這不能不說是程氏學說的特色。

至於朱氏對於命就要大談特談不肯『罕言』了。所以有人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他回答說：

『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

那人又問『如此則氣禀不一定？』他回答說：

『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有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著便是命。』（朱子全書卷四十三）

朱氏不但大談命理，而且極信普通那種批命的技術。我們看下面這段贈徐端叔命序中的文字就可以明白了。他說：

『世人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幹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夭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爲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意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朱子全書卷四十三）

朱氏此地表示深信「批命」的道理非常精微，以爲批命的原理就是陰陽五行，而且以爲徐君是儒家所以他深知此理。其實陰陽五行完全是道家的學說，不是儒家的主張。朱氏以爲儒家應該明白這個道理，這句話是不合事實的。這一點亦可以拿來做一個朱氏是「儒化」的道家的證據。

現在再看程朱兩人對於數的見解怎樣不同。程氏說：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二程外書卷五）

他這句話已經把我國儒家的正宗態度完全表示出來了。他又說：

『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二程遺書附錄）

邵雍是當時一位數學大家，程氏和他同里了三十多年竟未嘗一字及數，正宗儒家的壁壘竟有這樣的森嚴。著者所以要推程氏爲南宋以後儒家正宗一派的領袖，這亦是一個原因。

程氏既然根本不承認有數，所以他對於邵雍更有下面這一段批評。他說：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二程遺書卷二上

他此地竟把邵氏的以四起數說根本的否認了。

朱氏的態度就不同了，他不但深信數，而且極崇拜邵氏。所以有人問『康節數學，』朱氏回答說：

『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便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蘂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朱子全書卷五十三

朱氏此地以爲數自有此理，因爲是本於明理的緣故。他對於邵氏尤爲崇拜，所以他說：

『他甄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便不待思量。』朱子全書卷五十三

至於邵氏的以四起數說朱氏更是極口稱賞。他說：

『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朱子全書卷五十三

朱氏原來是一個道士，所以他的深信數理亦是當然的事情，我們不必驚怪。

總而言之：程氏對於命和數始終保持他那儒家正宗的態度不肯相信。朱氏則始終要維持他那道士的主張，深信命數的道理。著者所以要把程朱分爲兩家這亦是一個小小的理由。

至於程朱兩人對於這種種迷信的見解各有一種什麼價值，這個問題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本可不去討論。不過當時的陳亮曾經以浙東史學家的態度說過下面這幾句很有趣味的話。他說：

『往時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於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而世亦以是推之；雖前一輩亦心知其莫能先也。余猶及見二人者，聽其講論亦稍詳其精深紆餘，若於物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世所謂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及凡世間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浼我者。

『晚得從新安朱元晦游，見其於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凡世所有而未易去者，皆存而信之。乃與張呂異。豈悅物而不留於物者固若此乎？』龍川集卷十六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

全祖望讀了這篇文章亦以浙東史學家的態度大加讚賞，他說：

『同甫譏朱子多不中肯，獨此篇則朱子難以自解。』宋元學案卷四十九晦翁學案

（未完）



現代德國社會學鳥瞰

楊續元

在戰後的德國社會上的形態，民族上的觀感完全是變了——雖然一部份的人仍迷戀着德意志帝國時代的雄圖偉略，然而已經是強弩之末了。因此在德國的哲學也跟着這種變化而變更了觀點，由哲學上的變化，影響到社會學的變化，形成了現在德國的新社會學派。

有人說現代德國社會學是形式社會學 (Formale Soziologie)，的確，形式社會學及與之有密切關連的現象學的社會學 (G. Walter, S. Kracauer) 在戰後的德國社會學界佔有很大的勢力，從前的德國本非適於社會學之生長的地方，國家學 (Staatswissenschaft) 是極發達，至於社會學差不多可以說是沒有。但到後來社會學的名實兩方，都能在學界佔有位置，這可以說是形式社會學派的功績，故可以說由形式社會學的力量，社會學才能在德國的學界佔有相當的位置。

但是，形式社會學並不是德國的傳統思想——德國觀念論——裏面的思想，亦非為反對德國傳統思想而起的「反對」(opposition) 思想，蓋馬克斯學說和文化社會學明明是德國觀念論 (deutscher Idealismus) 的一種「反對」學說 (opposition wissenschaft)。形式社會學是由西歐（即英法等國）輸來的學說，不過被改鑄成德國式罷了。近世歐洲社會學本起源於法國的 Comte，英國的 Spencer，後者是以前者為根源。到後來在階級鬬爭上征服了貴族階級確立了所謂「德模克拉西」(Decmocracy) 的平民階級，即「布爾喬亞」(Bourgeois) 階級，這就是 Comte 一流的社會學所根據的地盤，在不能像英，法那樣民主化的德國，Comte 一流的近世社會學，當然不容易發達。這就是在德國貴族階級的國家主義（官僚主義）比英，法各國更為發達的緣故。

Comte 以後發達的英，法兩國的社會學，驟然觀之，似難認識其成立當時的社會背景，其實 Comte 的社會學，及其後發達的英法兩國社會學的社會性，在原理上是沒有何等差別的，同是以「布爾喬亞」

社會爲背景。

形式社會學是由英,法輸進而成立的德國社會學。喜歡概念分析的德國民族,當然會把形式社會學改造爲德國式的,但若深加觀察,其根本形態完全無變。

上面述過的簡略的德國社會學源流,可知道德國在從前所謂社會學,都是由英,法等國輸進來的形式社會學。這種社會學並不是由德國產生出來的。眞正是德國產生的社會學,在學問上的動機,完全和上述的不同,因牠與反對德國傳統思想——德國觀念論——的意識的學說(oppositionwissenschaft),是有關係的。這種社會學,即爲現代德國的社會學,眞正以德國爲地盤而起的學問,稱之爲文化社會學(Kultursoziologie)。

* * * * *

現代德國文化社會學的主要學派,有 Max Weber 的宗教社會學(Religionsoziologie), Ernst Froeltsch 的宗教社會學, Oswald Spengler的形象學(Physiognomik),或稱世界史的形態學(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Max Scheler 的智識社會學(Soziologie des Wissens), Elias Hurwiez 的民族心理學(Seelen der Völker)及 Alfred Weber 的歷史社會學(Ideen zur Staats und Kultersoziologie)等幾種。

Max Weber 的宗教社會學,是以世界宗教作比較研究(如孔教,以色列教,基督教,佛教,婆羅門教,印度教等)即在各宗教與各民族社會構成的關連上,研究各宗教的特色。但並非由此種研究去說明唯物史觀,反在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上,給以基督教新教的影響。更進而欲由此點去證明唯物史觀之不合事實。但他又不是採用唯心史觀,他實證了各種世界宗和社會的經濟構造之關連上,指摘出唯心史觀的錯誤。即是否定一方面的歷史觀,而主張相互作用說。

Ernst Troeltsch 的宗教社會學,是專說明基督教在古代,中世,近世各時代的特象,同時又說明同是在近代,但路德(Luther)(德國)加爾萬(Calvin)(法國)清教徒(Puritan)(英國)等各國民特性又不相同。

Troeltsch 的「宗教之社會的規約,」否定偏一方的歷史觀,而主張相互作用說之一點,是與 M. Weber 相同。

Oswald Spengler 是反對德國的傳統思想,即反對德國觀念論的世界史觀,而提倡世界史的形態學。他以爲把世界的歷史列於「古代——中世——近代」的一直線上,視爲一個「意識」(idee)的自己表現的過程,像這種傳統思想原是西歐人所常有的獨斷,人類本身本無何等的目標意識(idee)及考按(plan),故含有 die idee 的文化(die Kultur),一定要變成現實的各種文化形態而表現。現實的各種文化,各有固有的 idee,各有固有的 Leidenschaft,各有固有的生命,慾望,感情以及死亡。Spengler 又分論古代希臘文化和西歐文化,

就在數的觀念，最普的藝術（如雕刻，音樂等）全宇宙(Maerocosm)精神的形象，和生感情，自然認識等指出其差異，以愛普盧(Apollo)象徵古代希臘文化類型，而以諾阿斯　(Nous)　象徵西歐文化類型，故Spengler　的形態學，又名爲「象徵學」（Symbolik)。他又說各文化形態，各有牠的運命　(Schicksal)。這種運命的觀念，和德國觀念論之直線的，永遠向上繁榮的理念不同，牠是以自然界之有春夏秋冬的轉變，爲比擬的有榮枯盛衰的運命。文化　(Kulter)　會轉變爲文明(Zivilisation)，這是不可避免的運命。所以文化有沒落，同時亦有完成。所謂文明是由文化裏面剔出了牠的特殊的內的生命之一切而成立的，不具有何等特殊文化形態(國民)的色彩，不涉有藝術或形而上的思想的形跡，單是政治的，非宗教的，一言以蔽之即是精神乾枯極了的時代。古代希臘末期文化，終沒落於羅馬帝國的文明裏面去了，而現代歐洲正在由牠的「文化文明」的過程中，此卽「西洋的沒落」所由發生啊！

以上是 Spengler 的世界史的形態學，是對於德國觀念論的「文化哲學」（卽歷史哲學）另立一種歷史觀，文化觀。

Max Scheler 的知識社會學，提出一種知識論，這種知識論是和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之知識論不同，和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也不同，和康德以至黑智兒(Hegel)的認識論仍然不同。

他說實證主義，實用主義之知識論的謬誤，是把一切的知識還原爲勞動的知識(Arbeitswissen)，卽主張人類知識是依人類之意志的目的，要對於世界加以某種的變化，始有唯一的意義。像這種知識祇是十二世紀以來勃興起來的近世西洋人的知識——在階級上面說是都市「布爾喬亞」階級的知識，近世西歐的「布爾喬亞」階級，以自我主義征服了自然，充滿了爲圖滿足人類慾望，而開擴自由之路的精神。但 Bacon 說：『要征服自然，先要服從自然。』卽先要有認識自然界的知識。應這種要求而起的文化，便是近世自然科學；以自然科學的知識爲根基，才有征服自然的「技術」(Technik)

自然科學因爲征服自然而起的知識，故又稱征服的知識(Herrschaftswissen)。自然科學的價值，不存在於知識本身裏面，而是在知識外部作一種目的（征服自然之意志）和手段，才發生效用；故又爲功用，或實用的知識　(Leistungswissen)。

但是，知識不限於實用的一種，此外尙有教養的知識(Bildungswissen)，解脫的知識(Erlösungswissen)；前者如中國及希臘支配階級的知識，後者如印度佛教的知識。

實證主義，實用主義是不知有這些知識的類型學存在的，故　M. Scheler 排斥實證主義的知識論。

M. Scheler 對於德意志觀念論的批評，與 Spengler 的相類似。他說：『集團及文化形態多元論(pluralism)才是一切社會學的出發點。』他承認文化形態是多元的；但又不陷於 Spengler 的哲學相

對論。他以文化形態雖是多元的，但其間還有國際合作成立——此種合作有種種的形式，有純粹由一次完成的，並且有作國際共同財產物之例，有由融合而創造新的第三形式文化之例，又有所謂累積的進步之例等。總之文化體系雖是多元的獨立，但不是孤立的，有互相交涉而趨向綜合世界文化之完成的傾向。但他又說『離開相對主義，像低價的絕對主義哲學般否認或制限明白的事實，如對理性構造亦認爲相對的，同樣陷於低價的「大歐洲主義」又或單以一個文化尺度爲基準，以爲自己的立場是適合於全人類的汎歷史的。像這種見地，是不應採取的。』他不採絕對的相對主義，這點是和 Spengler 相同的。M. Weber 的社會學是由知識的文化(認識)之社會學上開展出來的。這點對於德國舊時的社會學或哲學，已足證明牠有「異教」（即反對的）的性質了。

關於馬克斯學說，M. Weber 又說：「存在」(Sein) 規定人類意識的命題是妥當的，但所謂 Sein 並不如馬克斯所說的「物的存在」(Materiells Sein)。他力說爲精神根柢的 Sein 之意義。他以馬克斯的唯物的一元論爲固執，他承認經濟以外的因素作用，他分構成社會的要素爲文化的 (Kulterfaktoren) 和物質的 (Realfaktoren) 兩種，經濟不過物的要素之一，而非其全部；在經濟之外，有力（政治），有血（種族）的要素。至於文化的要素，即精神的文化。文化要素的性質雖是自由的，但不是絕對的自由（這是與唯心論者所想的不同，）是受着物質要素的限制，不過節制的方法，不像唯物史觀所說的那樣絕對的決定的。物質的要素或對精神發生障礙，或排除障礙，像這樣來制限文化要素的精神的（文化的）要素在牠本身中，有自由的創造力，但難超脫上述的物的要素的作用——此謂之可變的自由 (liberte Modifiable)。物的要素不單是經濟，也不能說其中那一種有特優的作用，應情勢之不同，牠的作用力亦時有大小。物的要素對於精神的要素之作用，即如上所述。反轉來說從精神的要素所受的作用，是爲「指導」(Leitung und Lenkung) 這叫做可變的運命 (fatalite modifiable)。

綜說起來，M. Weber 和 Troeltsch 皆捨棄一方的歷史觀而用相互作用說——即精神的要素和物質的要素同樣具有作用的力量——在這一點根本上大體相同，但在詳細的地方，却有差別。

Elias Hurwiez 的民族心理學，主張民族精神構成要素的相互作用說。他對於 Wundt 的民族心理學，深抱不滿，以爲是名不副實，即以 Wundt 不留意於各種民族精神之差異，而單述普遍的人類精神發展的法則。他想創造一種名實相符的民族心理學，所以主張民族精神構成要素的相互作用說。

Alfred Weber 的歷史社會學也和上面所述各家大體相同，他以歷史社會學代替歷史哲學——這裏所謂歷史哲學，不消說是德國觀念論的歷史哲學——所以他說上述諸人的學說爲歷史社會學。

以上是將現代德國社會學代表學者的學說，略述其輪廓。

綜合現代法國代表學者的學說，研究其結果，我們可知道現代德國社會學的動機，是對德國或一般的對歐洲文化，自己起了懷疑。

德國傳統思想的德國觀念論，到黑智兒時候，已經是登峯造極了，以後便是英法之實證主義開始向德國思想界侵入了。而在二十世紀初期，又有反抗實證主義，企圖恢復傳統思想的運動，如新康德派和新黑智兒派。在岐路中的德國文化，一方面受實證主義的震盪，一方面又爲傳統思想——德國觀念論——所籠罩，遂有新的學說產生出來。這種產生的動機，並非根據這兩種學說（德國觀念論和實證主義）而來的，而是對兩種學說皆感到不滿而發生的。又在歐洲大戰後的德國，感受貧乏之被壓迫的苦痛，根本上起了動搖，由動搖而生出懷疑來了。

德國觀念論的文化哲學，據黑智兒的意見，視世界史爲整個的統一，並以爲是自由的「理念」(idee) 和神的意志本身的表現過程。又據 H. Rickert 的意見，以世界史是超越的文化價值之實現過程，即非就各國國民，各時代的文化，在各種特殊的意義上求理解，而是把各國國民各時代包括於全體的統一的世界史中，創出貫澈全體之唯一的觀念，以之統括全體，這就是德國觀念論之歷史哲學方法。像這樣的探求黑智兒的歷史哲學動機，可知道他之頌讚當代的動機，在根本上是有缺點的。他以日耳曼世界（當代德意志帝國）爲自由完成了的王國，把東方世界，希臘世界，羅馬世界，列在一線上，作這王國的前階段，由是看出可以看出後一階段（指日耳曼世界）比前一階段，是更趨向於自由完成的世界。即在黑智兒的歷史哲學中，已經先有謳歌現代——即謳歌日耳曼世界的動機，以過去的世界，不過爲到達現代之一階段而已。不受過去世界中的內在的固有價值之支配，而以過去爲過去，視過去爲現代的附屬物。例如以日耳曼世界以外的世界，不外爲日耳曼世界成立的一種媒介而已。

現在德國的社會學，是根本的否定德國觀念論的歷史哲學——即否認世界史不過是一個「理念之自己表現過程」的根本命題爲主眼。這種是必然的趨勢，即德國的傳統思想的觀念論，到了黑智兒爲絕頂，其後再沒有昔日繁榮。到了二十世紀初期，雖有新康德派，新黑智兒派作了最後的奮鬬，但仍然不能支撐將傾的大廈。加之歐戰慘敗的德國，到處都發生社會的紛亂，於是傳統思想的權威，被一般人所懷疑，這種自己懷疑，終於變爲自己否定了。

Spengler 的世界史的形態學，是根本否定德國觀念論的歷史哲學。在他的西洋的沒落裏面，對於現代西洋的文化，用悲觀口調描寫出來。有人批評他爲 Pessimismus （悲觀主義，）但他對批評的人說，如果以文化之落沒(untergang) 爲悲，則致用文化之完成 (Vollerdung) 亦無不可。他雖然這樣的置辯，但就他的學說全體說來，仍難除去悲觀主義的基調，這種悲觀的調子，正是現在德國社會上的一種反

影。

Spengler 的思想根柢，是在對於德國的傳統思想起了懷疑，由懷疑變爲自己否定自己抱有強固的自信，爲絕對主義，自己懷疑者爲相對主義。Spengler 的思想是哲學的相對主義。但是無論他的悲觀論調或相對主義，是發生不出若何的原理，或改造社會的熱情和方策來。他雖對於改造德國的意志和方策，曾主張德國青年須加以政治的訓練，並主張政府對國民有施行種種教育和訓練的義務，但是具體的根本的方法，他終沒有發表出來。

Spengler 的西洋的沒落的立場，和德國國民主義的改造思想，是有點矛盾的地方。他會有這種悲觀的情調，和改造的思想，同時又是在思想上想征服世界的理想主義所發生的德國可見當時在德國社會上所發生的變動是很大的了。

其次說及 Scheler 的知識社會學的動機了。據他自己說，他的知識社會學，可以作哲學的人類學 (Philosoplische Anthropologie) 之新形而上學的序說。

但是，他所謂哲學的人類學，是怎樣的學問呢？所謂新形而上學和社會學有什麼關係呢？

據他自己說，代表現代歐洲之智的文化的，是實證科學，實證科學到了今日，陷於過剩的自然的技術主義 (Naturtechniziomus) 而把人類機械化了。現代歐洲之智的文化，就在這點含着危機。爲救智的文化的危機，必須要新的形而上學，及作這種形而上學的「依存物」(Correlate) 的精神的技術 (Seelentechnik)。這種形而上學和古代教會的啓示不同，和羅素 (Russel) 的單爲本質諦觀的現象學也不同。牠是認識，同時又是實踐，故和東方佛教之解脫的認識，有相類似之點。人類之苦惱的原因，不單存在於爲苦惱之「外的原因」的對象，同時也存在於向外的對象作用的衝動本身中，而後者更是根本的原因。克服苦惱的根本方法，是在對苦惱內的原因，即對衝動本身，要有認識的克服。精神的技術是以這種克服爲目的。但 Scheler 不敢極力主張這種完全克服自然的慾望，是和佛教之解脫不同；又不敢主張可以以精神的技術完全代替實證科學的自然科學。他的意思不過想由精神的技術，去緩和現代歐洲的自然的自然技術主義之過剩，即主張自然(征服) 的技術和精神的技術，要雙方適宜的並用，以保障人類平衡的生活。他不絕對主張實證主義，但又非反動的反實證主義；換言之，即是彌縫於兩者之間的一種折衷的主張，而他加以「忍耐的技術」(Technik des Duldens) 的新名，也就是這個意思。

近世西洋文化，是以解放人類性爲根本的精神，實證的科學，是帶有具體地表現這種近代西洋文化的精神，爲滿足被解放了的人類慾望而征服自然的使命。牠實現這種使命，自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到了今日，引起了過度的慾望的解放，和實證科學的過剩的技術主張，因此現代西洋文化，可以說到了窮途了。爲匡正現代文化的弊病，故 Scheler

有新形而上學。

Scheler 的哲學的人類學，並非忽視文化歷史的必然性的獨斷的形而上學，牠是忠實地認識了歐洲文化之史的發展，其結果能夠將西洋近世文化的發展之史的必然性，採用到他的學問裏面。他說在西歐及北美，跟着近代之實證的自然技術，一定有強度的形而上的精神技術的時代到來。他的形而上學和羅素的本質諦觀的現象學不同，牠是認識同時爲實踐，故他的克服的意志又爲作歷史的前階段之實證的科學，和自然的技術之前段論理的根源，在這裏仍有歷史的發展的連絡。

Scheler 對於歐洲文化的前途已有如上述的觀察，但不像德國歷史觀念論陷於以歐洲中心之文化史，即爲世界史的那樣獨斷。他所論述的是嚴密地限於歐洲文化，對於領有世界文化之他一部份的亞洲，則另下一種觀察。他以亞洲文化和歐洲文化是相反對的，爲高度的一面的形而上學；但現在的亞洲漸由形而上時代向實證科學的自然的技術主義時代推移中，這種推移是由接受歐洲的實證主義時才開始的。反之歐洲的形而上學的時代之出現，也受東方（尤其是印度）文化的影響不少。即東西文化之根本移動方向不同，西洋是物質主義(Materie auf die Seele)，東方是精神主義(Seele auf die Materie)，但現在兩方互相接收他方的主義，到後來定有東西文化的綜合時代，在那時代才有人類的世界的文化的王國出現。

Scheler 這種哲學的人類學，即形而上學，是以現代歐洲文化之自然的技術主義窮迫的認識爲基礎而發生的改造思想。他和Spengler的西洋的沒落，在意義上雖然不同，但他宣言西洋的窮迫，故可以說是由歐洲的苦惱產生出來的自己懷疑的產物。

原來歐洲人常自負單以自己文化，爲唯一的文化，不承認自己以外的民族文化有特殊的價值，有時雖偶然承認其有價值，亦不過是對於普遍而說的特殊價值，他們還自信自己的文化爲最優越而不變。自命爲天之驕子的自負心，爲歐洲人的一般心理狀態。德國觀念論的歷史哲學，不外是她的過量的表現而已。有這樣強固自信的歐洲人，感覺到自己文化的窮迫，於是不敢以歐洲文化爲唯一的文化了。棄却自己文化的絕對主義，改變爲相對主義，於是自嘲從來的態度爲低價的歐洲主義。

由自己過信的動搖，產生自己懷疑，由自己懷疑產出相對主義，不單限於相對主義的認識，更進一步向東方世界去求可以挽救現代歐洲窮迫的援兵。失掉了信仰自己的心，而向遙遠的他方憧憬着。現在正憧憬着歐洲中世，對於中世的思慕，就是現代在歐洲最顯著的現象。

M. Weber 的宗教社會學所依據的基礎的立場，是在主張社會學的認識超越價值的見地(Werlfrei)。

M. Weber 的社會學，據他自己說是理解社會學 (Verstehende Soziologie)，即理解（deutend verstehen）社會的行爲的意義

(siun)。在這種意義的理解上，「理念型」(Idealtypus) 的範疇負擔了重要的作用。什麼叫做理念型呢？牠是把歷史的，社會的，實在的裏面所含的意義，和其他的各種意義的複雜的關連裏面，清析出來，作成一個純粹的「概念圖」(gedankenbild)。理念(理想)型並沒有何等價值理想的意義，而是論理的純粹的意義。實在裏面所含有的意思，並非如理念型所表現的那樣純粹，而是和他種意義複雜的關連上，作一種比較不純粹的形態。

M. Weber 的理解社會學的方法，並非如德國觀念論的價值哲學方法，把一定的世界觀的「理念」（超越的價值）引入認識的內容裏面，而是想在純粹客觀上理解社會的，歷史的實在裏面所含的意義。

M. Weber 以為科學是在客觀上理解事實的關連而已，此外可以不問，科學不應當把主觀的評價或實踐的目的，引入到科學內部。他以為科學對於實際生活，應當間接的發生關係，所以他說現代西洋或德國的科學，對於實際生活是沒有何等直接參加的學問，對生活的關係是間接的，西洋的學問在歷史上雖不常是這樣，但現代的科學正是要取間接的態度，這是歷史必然的運命。

M. Weber 的宗教社會學，雖然不是現代意識之表面作用——企圖探研西洋資本主義的文化，經濟倫理以外之諸世界，尤其是探究東方宗教之經濟倫理。他雖非一定如 Scheler 那樣要向他方向求改造現代西洋資本主義的方策的意識之表面作用，但誰敢斷言學者的研究心，不因現代西洋資本主義精神之窮迫，無意識的轉向他方去追求呢？他的宗教社會學的動機，在表面上雖不明瞭，但我們可以認出和其他諸家的社會學，有一脈相通之點。

* * * *

以上已經把現代德國社會學派的學說和動機敍述過了，我們在這裏可綜合一個結論出來。

現代德國的社會學，統名之為文化社會學，文化社會學或稱為「文化類型學」(Kulturtypologie)，牠的任務是按社會的規定去理解文化的學問。這種社會規定，簡單的說是社會性的主要者如國民性，階級性，及時代性等。因為文化不是唯一的，文化形態實是複雜的，民族的差異，階級之不同，時代的相隔，自然會產生出不同的類型文化。先承認這種事實的存在，再按此等類型以研究文化的工作，就是文化社會學。現代德國學界中，文化社會學是最有力量的學派。

由德國傳統思想——德國觀念論——產生出來的日耳曼民族高於一切的思想，又有康德，黑智兒的哲學的推動，高視闊步，氣焰百丈的態度，固結在德國民族腦海中；到了歐戰慘敗之後，感受着奇離的痛苦，覺得前時的豪氣，只構成現在的痛苦，反本思源，大有深抱不安之概。於是有 Spengler 的發生悲感，有 Scheler 的憧憬着歐洲中世，有 M. Weber 的反對科學直接參加實際生活。他們統向文化上——世界的文化上做番工夫，承認東方和西洋文化有同樣的意義，要追求

一個世界文化完成的自由國前後相比何啻天壤！

文化社會學成爲現代德國的有力量學派，和實證主義固然不同，但和馬克斯學的立場也不相同。（雖然同是反對德國傳統思想。）馬克斯學是以現代的無產階級藉社會革命爲自己「轉化」(Aufheben)的動機爲根柢，更進一步實以這樣的實踐的動機爲直接地構成學問的原理。卽馬克斯學是說明實踐和認識之辯證法的統一的實踐的科學。離開了實踐的認識，在馬克斯學是所不取的。但這種認識和實證主義之實用的認識不同，並非以之爲實用手段之認識，又和佛教的解脫的認識不同，馬克斯學是在認識無產階級現在的狀態，並且這種認識立卽追上企圖「轉化」(Aufheben)無產階級之現狀的實踐。在這裏有歷史的進展，而這種歷史在和超越價值之現實不同意義上，是一種創造。認識非促成實踐不可，要限於與實踐有關係的認識，才是馬克斯的認識。

故馬克斯學爲現代無產階級的科學。這裏所謂現代，並非如黑智兒所說的作「過去的完成」的現代，而是在目前非「轉化」不可的現代，同時指向將來無時不在轉化中的現代。過去作一個否定的要素，卽作一個被轉化了的過去而與現代——不單作過去之完成點的現代，並在將一定被轉化的現代——相聯絡。卽馬克斯的歷史哲學，是以向著將來無刻不在轉化中的現代爲中心而動的統一歷史的全體的學問，在和黑智兒不同的意義上爲現代的中心歷史哲學。

文化社會學是反對由「全體性」(Totality)的範疇把握着歷史，不論在過去或現代，對各國民各階級等都要參照着他們固有的意義加以觀察。牠並不是以唯一的理念（如黑智兒所主張）亦不以唯一的實踐目的（如馬克斯所主張）爲構成歷史的原理，是要應各國民，各階級各時代而爲之各立一原理，卽按文化形態的數目而創立構成原理的多元主義。

文化社會學的內容，不含有何等的價值哲學或實踐目的，牠的立場是取純粹藝術家的觀照態度，對於一切的事象都表同情及有理解。從來單以眞理價值爲問題的學問，文化社會學和馬克斯學都是不取這條途徑。（這點是文化社會學和馬克斯學共通之點。）以眞理價値爲問題的學問，在根柢上是以能和一切人們妥協的唯一的價值之存在爲前提，但社會學（馬克斯社會學和文化社會學）是否認這種唯一的價值的存在的思想。這就是社會學的學問的意義，和從來之學問的意義不同之點，也卽是現代德國社會學另闢一條新途徑的意義。

參考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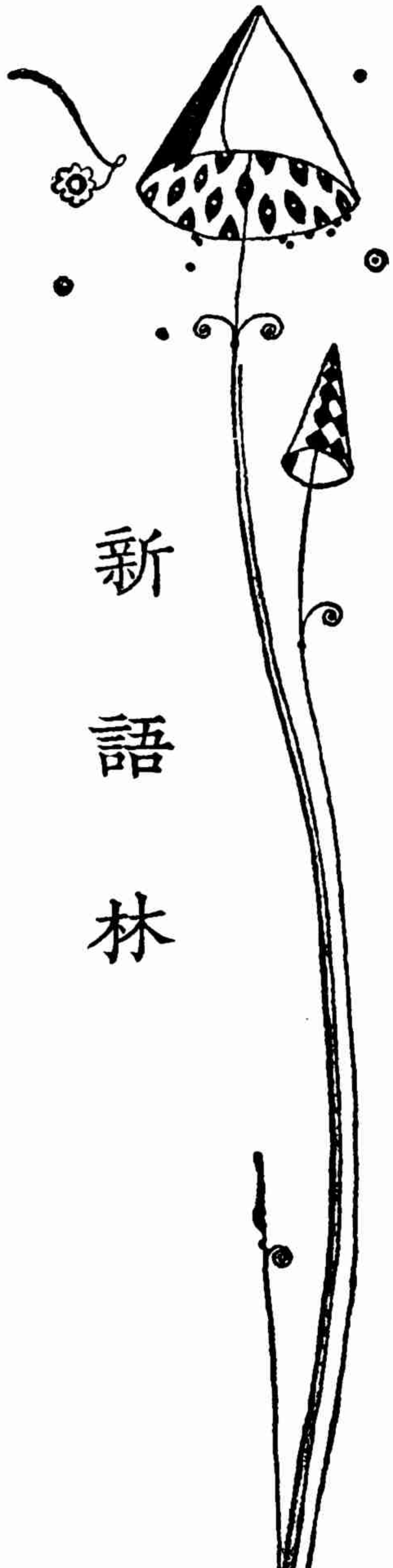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a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Ernst Troeltsch: Die Soziallehren der christlichen Kirche und Gruppen.
Derselbe: Aufsatze zur Geistesgeschichte und Religionssoziologie.
Oswald Spengl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Max Scheler: Probleme einer Soziologie des Wissens in "Versuche zu einer Soziologie des Wissens"; Derselbe: Die Wissensformen und die Gesellschaft.
Elias Hurwicz: Seelen der Völker.
Alfred Weber: Ideen zur Staats und Kultersoziologie.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五月份收到者爲限

中學生五號	上海四馬路開明書店
語絲五卷四八至五〇期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中外評論二八至二九期	南京大石橋石婆婆巷九號
青年友十卷五期	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
良友四五期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醫藥學七卷三期	上海北京路九十六號
清華週刊三三卷七至十期	北平清華大學
地理雜誌三卷二期	南京中央大學
眞美善六卷一號	上海望平街眞美善書店
一般九卷四號	上海四馬路開明書店
合作月刊二卷一至三期	上海四川路北京路口工商銀行轉中國合作學社
民族周刊一〇一至一〇六期	廣州中山大學
世界月刊四卷二期	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一三〇號世界學會
科學一四卷八期	上海亞爾培路三〇九號中國科學社
明天二卷一二號	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轉
國民政府公報四五八至四八二號	南京國民政府
時潮月刊一卷四期	北平朝陽大學校內
北新四卷五期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學藝九卷九號	上海北四川路麥拿里三十五號
中華教育界一八卷二期	上海中華書局
人文一卷三期	上海辣斐德路亞爾培路西首路北小學校路一號人文編輯所
述學社月報三卷四號	上海江灣路一二八號岐山書店
燕大月刊六卷一期	北平燕京大學
新政治二卷一號	北平大學法學院政治學會

〔附啓〕近來各書店，學會以新出版物寄贈者日見衆多，本社特闢本欄，以資介紹，並附出版機關通訊地名，以便愛讀諸君之購閱。惟本誌讀者常有來函詢問關於本欄所介紹之新出版物之種種事件者，分函回答，頗感困難。玆特聲明：本社對於該項詢問，今後不擬代答。讀者如有關於該項出版物之問題，可照下註通訊地址直接函詢，以省轉折。又國內外各學會各大學如以所出刊物見寄本社，極爲歡迎，收到後卽當擇要於本欄分期刊布書名及通訊地址，以資介紹，並此附啓。



新語林

歷史上的歐洲合衆國

良輔

自從去年法國外長白里安提出組織歐洲合衆國之建議後，國際間的重心遂爲之一轉；最近他這位曾經做過二十三次閣員的老人家又提出歐洲合衆國的組織法，將說帖送交歐洲各政府，徵求他們的意見，以備於本年秋間國聯大會時提出討論。他這種偉大的計劃雖然一時能轟動國際社會的注目，可是這種企圖其實並不是新的，在數千年之前早就有人建議過了。

安托尼納斯(Marcus Aurelius Autoninus)不是早說過的嗎？『以自我而論，我是屬於羅馬城市的，但以人的地位而論，那我是世界的。』當安氏說這話時，羅馬已經是個世界帝國了。她的疆域異常廣袤，從北非伸至萊茵河而西至英倫，從意卑利亞之海岸而達波斯，現在在歐洲範圍內的土地那時差不多都在羅馬的統治下，在羅馬人的眼光中，世界是他們的。現在白里安提議組織歐洲合衆國，是不是因爲他想回復到昔日的統一？抑是他預卜着一個歷史的循環行將結束，而須開始一個新的循環，如二千年前羅馬人所開始一樣的？

白氏之發起歐洲合衆國，自然有些是受美洲合衆國興盛的影響。真的，美國現在是最富庶的國家了，然而她致富的祕密是什麼呢？是因爲美國爲許多州邦聯合而成的統一國家之故嗎？是的，這多少是有關係的。此外，歐洲語言的分歧，疆界的紛繁也都使歐人想連結起來而成一合衆國的必要，不過此計劃的困難處也就在這些地方。

統一歐洲的企圖是古代許多政治家與哲學家所熱心計劃着的。羅馬人的理想是一個城市國家，以羅馬爲其母國，但這城市國家的範圍並不是僅限於一個城市，她是有廣大的意義。她爲經濟上的理由而不能不向外擴展領土。卡賽其及其他國家均爲羅馬的敵人，於是她就出兵征服之，不過羅馬對於其征服國都予以相當的回報，其給予高爾人與不列顛人之最大的利益是坦直的大道，將帝國交通

聯得很緊，這是鞏固帝國之統一的。這不但在軍事上極屬重要，即在商業上也有極大的意義。羅馬非但因此而愈益富庶，即其征服地也因交通之利便而日趨繁盛了。

此後羅馬滅亡，到文藝復興時，爭歐洲之最高統治權的有三個，一爲教皇，一爲神聖羅馬帝國，一爲法蘭西。到十二世紀之末，教皇的權力是達到頂點了。此後經過沙利曼之簡短的光榮時間後，教皇與神聖帝國的權力是漸漸的消逝了。這時法國魯易十四就代之而興。

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降生於第四世紀，他預言一切，擬就未來教會之整個基礎的原則。他在思想上的供獻是很重要的，因爲以後數世紀人類之生活與思想都是受到他的影響。他以爲祇有「上帝的城市」(City of God) 是永存的，滅亡是一切國家的命運，好像滅亡是人身的命運一樣。祇有神聖國家上帝的城市，纔能永存。這是完全從宗教上立論的，但基督教父之整個學說都已包括無遺了。教皇之想管理全歐之人事的企圖就是由於這個學說的鼓勵，而亨利第四因反對教皇之人事的權利而受輕辱也就是因爲這學說的影響。教皇因爲宗教的與人事的原因而圖統一歐洲，是很顯然的，但不久教皇的勢力終於是衰落了。

中古時期提倡歐洲統一之說的人頗多，Hildebrand 教皇，Frederick Barbarossa，安琪拿 (Thomas Aquinas) 與但丁等人都是主倡歐洲統一說的。後二人是荒野中大聲疾呼的預言家，都主張個人之絕對價值，可惜還不能將自己從教會中解放出來。馬夏范里與霍布斯主張王子之神權，與個人高於一切的觀念，並將主權置於國家的人事首領之手中。這種政治思想似乎無關實際，但正因爲主權集於一人身上與這人就是代表國家的思想之故，他就爲他自己國家而去侵略別一個國家。這是自宗教改革至法國大革命時期間的歷史，又因爲這個觀念使各國互相衝突之故，歐洲之政治的統一是更需要與更有價值了。

近代最有名之統一歐洲的企圖要算法人聖彼得 (Abbé de St. Pierre) 的計劃。他的永久和平計劃 (Project pour Paix Perpetuelle) 是一七一三年烏得勒支和會時出版的，他反對戰爭，以爲歐洲各國除了自相聯合而結成一個邦聯國外，再沒有方法可以維持永久的和平了。他的計劃是要將全歐各國都團結起來，由各國全權代表所組成之議會統治全歐。此議會有權力以過半數的票數制定與批准聯盟所需要之法令，如未得聯盟國之一致的同意時，即不能修改根本的法律。聖彼得的計劃是很具體的，要是眞的能夠見諸實行，那末歐洲合衆國也許早就存在了；這於歐洲各國之經濟與政治都有很大的利益，而對於各加盟國的主權並無損害，牠仍舊是完整的。

盧梭對於聖彼得的計劃大加讚譽，在他永久和平之評斷 (Jugement sur la Paix Perpetuelle) 中，他說：『這個計劃的實行於每個王子，每個人民與全歐洲之利益是無限

量的，顯明的，無庸致辯的；要是此歐洲民主國能夠實現則以後必能永存，每個人也將能找到其在公共利益中之各人的益處。』

邊沁也有一個統一歐洲的計劃，不過他所着重的是英法的聯合。康德曾著到永久和平之路(Zum ewige Frieden)與法學(Rechtslehre)，對歐洲分離之根本原因與歐洲統一之必要有獨到的見解。他以爲到永久和平之路須有三個條件。第一，每個國家之民法應當是民主的；第二，國際公法須由一個爲許多獨立國家所組成之邦聯國創制之；第三，人民之國籍自由，即人民是一個世界的公民。康德的理想在他的時代自然是不易實行，不過他的世界國家與歐洲統一的觀念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到十八九世紀時，拿破崙非但有歐洲帝國的理想，並且還極力想把歐洲統一起來。要是他的武力政策能夠成功，歐洲也許早就統一了。可是他終於失敗了，他失敗的原因自然很多，但要是他有強有力的艦隊，或不去進攻莫斯科，他的夢想也許有一些實現的可能。以後從維也納會議中產生出北日爾曼邦聯國，神聖羅馬帝國是瓦解了，俾斯麥的日爾曼帝國就因此而漸與。世界大戰之爆發也與此不無關係，但德國的幻夢終於烟消雲散了。

現在歷史上的歐洲合衆國又被白里安以舊事重提了，可是歐洲各國是否願意仿傚美洲合衆的前例，而能獲得最後的成功呢？這是誰也不能預料的問題。

古人之言國際和平

良輔

近來一般人俱競言和平，反對戰爭，殊不知這種國際和平的觀念早已爲古人所預言過了。

古時預言和平的人很多，並不限於某一個階級；僧侶，退職軍人，哲學家，發明家，法學家，小說家，藝術家，科學家與社會主義家都有。各人的理想有許多是空想的，哲學的，有許多則爲具體的實際的。我們如加以分類，則可得三種：第一，非戰的批評家；第二，和平的建築家；第三，和平的組織者。不過這種分類是籠統的，因爲有些人對於這三者都有供獻。

反對戰爭的思想要以教徒的最爲顯著。十六世紀最偉大之基督教人道主義者伊拉斯末斯(Erasmus)以宗教的名義反對戰爭，他以爲戰爭與教義是大相逕庭的，故對從事戰爭之教徒極力諷刺。至十七世紀時喬治福克斯等更進一步，拒絕軍役，不參與戰事。一八一五年羅道其(David Low Dodge)亦受此種學說之影響而組織世界上第一次的和平協會。以後托爾斯泰又復主張無抵抗主義，這個學說完全是從教義中蛻演出來的，一時從者甚多。

非戰的思想非惟爲基督教徒所主倡，即空想社會主義的始祖聖西蒙氏也從社會學的見地上來反對戰爭。一八六六七年馬克斯曾充日內瓦國際和平協會之書記。來勃納克脫

(Karl Liebnecht)與海爾佛 (Gustav Hervé)二人更將社會主義中之非戰思想擴大起來。他們視戰爭與軍國主義爲資本主義國家相互衝突而爭霸權的武器，以爲社會主義即係消除戰爭之唯一方法。他們反對國會通過軍事預算，又於戰爭將發生時組織示威運動，宣佈總同盟罷工。海爾佛曾經說過：『拒絕政府所給你的槍械，但你亦不妨接受後而毀壞之，侮辱你們的將官。我們要高喊，打倒軍隊，國際主義萬歲』這些話自然是最澈底不過的，可是及至大戰爆發，海爾佛却成爲一個熱情的愛國主義者了。

人道主義者也極力非難戰爭。其中最有名的是蘇脫納女男爵 (Baroness Bertha von Suttner)。她是奧國一個陸軍將官的女兒，因反對父母代定婚事，遂與家庭脫離關係，以著文爲生。於一八九〇年出版一本小說，名放下你們的武器 (Lay Down Your Arms)，銷路異常之廣，德文本印至三十版之多，並被譯成十四國的文字。書中描寫一個年青軍官與其新婦之經驗，將人道主義者對於戰爭的非難，及戰爭目的之不正當，其宣傳的虛僞與其結果的殘慘，都暴露於讀者的眼前。

蘇納脫這本小說可說是和平運動中的黑奴籲天錄。奧國財政總長曾勸其國會中的同僚閱讀此書；出席第一次海牙會議之美國代表團的主席白先生 (Andrew D. White) 也請求她幫助其勸止德國對仲裁原則的反對。在促進中歐之和平運動中，她亦佔極重要之位置。她以其所有時間，能力來作演講，爲報章作文，與組織及宣傳和平的工作。蘇納脫對於和平的觀念起初是全從人道主義出發的，但以後經驗充足，對於國際政治之繁複問題也有更深切之洞見了。

蘇脫納是從事小說的，而費來沙琴 (Vasili Vereshchagin) 則以其繪畫的天才來作反對戰爭之宣傳。他以爲這種方法是最有效的。以普法之戰出名的毛奇將軍禁止他的軍隊閱看他的作品，還有一個軍官勸皇帝購買費來沙琴所有的作品而後燬焚之。由此也可見圖畫宣傳力量之大了。

此外，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發展也增加非難戰爭思想的力量。達爾文說戰爭淘汰了適於生存的人，而將不適於生存的人留下來繁殖種族。在社會學方面，俄國諾維柯夫 (Novikov) 辯論謂戰爭並非爲社會進化中之必不可免的過程；白拉取 (Ivan Bloch) 等經濟學者研究之結束亦均認戰爭有礙於科學之發展；安其爾 (Norman Angell) 亦以爲「戰爭有利於戰勝者」的觀念是不眞確的。

一方面有許多人在理論上作非戰之宣傳，另一方面有許多人在草擬廢除戰爭的實際計劃。第四世紀時杜巴亞 (Pierre Dubois) 提議組織一個歐洲邦聯國，並設一仲裁法庭。一六二三年一個巴黎的僧侶克魯賽 (Emeric Crucé) 草就組織一個世界國家的具體計劃，內設一爭議調解永久委員會，保護稅率與其他足爲自由貿易之障礙者均須廢除之。

十七世紀時蘇來 (Due de Sulley) 的計

劃是很重要的，潘因（William Penn）在其所著歐洲現在與未來之和平論（一六九三年）中提議組織歐洲邦聯，設一議會及國際警察，以便執行其決議案。國際公法創始者格羅秀斯在其戰爭與和平（一六二五年）一書中，雖然承認戰爭之合法，但他同時提出消滅戰爭的方法，他以爲戰爭可由國際的會議與仲裁等方法免除之。

十八世紀之和平計劃自然較先前的更爲詳細與具體。法國聖彼得在其草約（一七一二年）中要求各國永不訴諸戰爭。英國邊沁以爲殖民地是戰爭的一個主因，非取消不可。他又提議廢除祕密外交，裁減軍備，建立仲裁法庭，他的主張可說是比較具體的。法國大革命時，德國哲學家康德著到永久和平之路，也建議組織一邦聯國，以避免戰爭之發生。

到十九世紀時，和平運動的計劃是更趨於具體的了。美國蘭特（William Ladd）著國際公會與法庭（Essay on a Congress and Court of Nations, 1840）其中所言的要點都爲海牙會議與法庭所採用了。錢（William Jay）於一八四二年著戰爭之罪惡與保持和平之方法，其主張頗爲透澈，極爲當時政論家所注意。

現在讓我們說一說和平運動的組織者吧。蘭特是個最熱心的實行家，他到處作口頭的與文字的宣傳，組織美國和平協會，這會現在正要紀念其百年紀念。他曾經說過他一生所最引爲遺恨的，就是祇有一個身體，不能多做一些和平的組織運動。謬利脫（Elihu Burritt）是一個鐵匠，但他異常努力於實際運動。他懂得許多國文字，口才又好，但他很窮，不過他的毅力很可嘉許，即身邊祇有一塊錢，也要印行刊物，以宣傳他的和平思想。他以後到英國，並在歐陸組成一個國際和平大會。以後他又組織國際法學家協會謀製定國際公法。英國的利查特也是個有名的組織家；勃拉脫（Hodgson Pratt）於一八八〇年組織一個和平仲裁會議；克利美（Sir William Randal Cremer），則從工人運動方面來促進國際間的和平，於一八八九年與法人派賽（Frédéric Passy）合作，發起國際議會聯合會（Inter-parliamentary Union），這在近代史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至於德奧國內則有富萊特（Alfred H. Fried）等從事和平組織運動，他的和平理想是從法學與社會學方面出發的。

此外談和平理想與從事和平組織運動的自然還有許多人，然僅就上述幾人而論，已足使我們驚嘆古人之先見的偉大了。

俞爾凡爾納的二十五年忌

——二十餘年中科學新發明之預言者——

哲生

科學的探險小說，其中所描寫敘述的事物，往往爲後來眞的科學發明品之先驅。歐洲人寫此類文字的作者，不時有得出現，而其中著作最多，讀者最廣，預言的實現最有成績的，要

推法國作家俞爾凡爾納(Yules Verne)。別的且不舉，即他的月球旅行中所描寫的火箭機，居然現在已由德國工程家奧配爾在試驗而有所成就，他眞是二十年來世界諸般新發明的暗示者！

今年是凡爾納死後二十五週年的紀念了。細數他書中所述的種種奇異的設備和物品，而後來竟成爲科學的事實的：有潛水艇，飛船，水面飛機，汽車，電氣探照燈，溜霰彈，毒氣炸彈，有聲活動影片，電傳影象等等，這眞怪不得世界科學家一致傾心於這位富有科學的想像力的文學家！

凡爾納於一八二八年生於法國南德地方，他是一個律師的兒子。他的家，是一個中產的家庭，南德是一個大的沿河的港口。凡爾納生小便與水手們和貨商們習熟，從水手們的口中，他聽到許多長途旅行的故事，因此在很幼小的時候，他便想望於海上的遠行了。在十二歲時，他得在某船上作一舵室的履童，但他的父親不許他做這營生，把他抓回來迫他去進學校，抓回時很受到父親的責罰，迫使他承諾下次不敢再犯此等事件，當時他對父親說：『我從此不敢出外旅行去了，除非在我的想像生活之中。』他後來果然實踐了這句話。

他的父親希望兒子繼承事業，作一律師，所以送他到巴黎去讀法律。但凡爾納實在不喜歡法律，他既對父親承允不再作海上旅行，他乃開始夢想於舞臺的事業——終不願回到南德去執行律師業。

經過頗長的時間，他以文字的工作自活，他作抒情詩劇場的書記，得到一筆薪金，每年爲一千二百法郎。他非常感興趣於新的科學發明，屢屢投稿於一個科學雜誌，名曰圖書雜誌(Le Magasin Piltoresque) 的。他愛讀美國作家愛倫波的作品，受了他的影響而寫成 Martin Pay 和 Maître Zacharia 兩篇小說。

當凡納爾二十九歲的時候，他因到亞米奄斯去參加友人的婚禮，遇到一個名叫德維亞納的青年孀婦，他就同她結了婚。既成了家，他便不得不謀一職業，以爲贍養妻孥，他從父親處得到一筆錢，就在巴爾舍地方從事一點小營業。

此時他還是念念於寫作生活，他說：『如果我有天才的話，我總會有一天成功，因爲我決不會拋棄我所認爲最有興味的東西的。』在結婚後幾年間，他的生活頗苦，這是一種二重的生活。他每天五點鐘起來讀、寫、作筆記，直至十時。在十時左右，他乃穿好衣裳，開始從事於營業員的工作。

當一八五八年及一八六三年間，他發表兩篇喜劇，和兩篇嚴重的文字。其中有一篇是講到愛倫波的。他之崇拜波，是爲了波之對於幻覺之研究，波的創造的天才，波的預言的見解。凡爾納深深惋惜於波之未曾將阿土戈登比姆之事業一書完成，這未完之局，後來終於由凡爾納來補成了。

他雖然已有了兩重工作，可是還不能滿足他工作的能力。他抽暇乘了貨船到斯堪狄納維亞去旅行。在斯幹狄納維亞他認識了一個

特別的人，那就是當時馳名法國以假名問世的那達爾，那達爾是一個攝影家，漫畫家，旅行家，後來更感與趣於汽球的製造。那時青年們差不多都於汽球有興味，有些人已講到了重於空氣的汽球之製造了。此時凡爾納就要寫一本關於汽球的書，而參考愛倫波所著的汽球諧話一書。凡爾納寫給他的父親說：『我的汽球不是一則諧話，而是要載人的。』

那達爾和凡爾納同時工作於汽球這個問題，凡爾納的是想像中的東西——名曰維多利亞，——那達爾的是一架眞的東西——名曰解安脫——凡爾納既將書著成，就付發行家海資爾發行。

海資爾是一個發行家，也是一個頗有天才的寫作家。當時他適要想發行一種刊物，專供給兒童閱讀，這刊物名曰教育與游息雜誌。他爲此正在找尋一個作家。他既讀了凡爾納的稿子，他還他時卻說：『眞對不起，雖然此書有頗大的優點，』凡爾納聽到這話，生氣欲回，卻又被海資爾招回說『你具有小說作家所應有的諸性質，你可把此書修改成一眞的小說。』

十五天以後，凡爾納乃以汽球中五週記一書交給海資爾，這次不但使海資爾立刻發行了此書，他而且傾耳聽受凡爾納的講述。凡爾納對他說的是一種現代世界之科學的史詩，他要寫一整系的小說在這諸篇的小說之中，寫出往空中，海中，地面，甚至地心的種種探險。

經過凡爾納一番講述，海資爾就和他訂下一個約來，在這個契約下，凡爾納每年供給海資爾兩册著作，如此繼續凡須經過二十年。而海資爾之報酬凡爾納，則每年二萬法郎，以後更續續有所增益。凡爾納生活既有了保障，他便離巴爾舍，另覓靜處，一意寫作，其時他纔只三十五歲的壯年。

此時他的朋友那達爾，則造成一架眞的汽球，汽球墜下時，幾乎傷了性命。而凡爾納從此以後寫作的產品非常按期，一八六五年，他在教育與游息雜誌上寫地心的探險；一八八六年，寫從地球到月球和環繞月球兩篇文字。當時科學家，讀了他著作，試與天文學上的計算相較，都佩服他的正確。從地球到月球的交通，他想像中用的是火箭機(Rocket)駕駛此火箭機的，是一個法國人名密卻爾亞丹，那，是顚倒了他的朋友那達爾的名字而假設出來的。

他的描寫，是如此之生動而眞實，雖然是一篇在雜誌上按期發表的小說，可是許多讀者，竟會寫信給他，願偕他同到月球上去。在三年之內，凡爾納成就文學的盛名，他的著作，爲全法國兒童所愛讀，成人有以此爲致小兒的贈品的。接着他又從事於探險海底的描寫，爲了此，他特別留心於水族館，於海底地圖，於海洋學。

爲了這個鄭重的著作，而覓得靜僻的地點起見，他乃遷居於克洛它海港。他很愛海邊生活，在簡陋的小屋中，他完全與世人隔離了。那時他更有一個好機會，即有一隻大輪船名叫大東方號的，敷設最初的橫大西洋的海底電線，凡爾納就乘了此船，和船上水手們談談海底的情形，搜集了不少材料，而成其海底二萬

浬這部書。

此書中也有爲凡爾納預料到的一件發明，書中所記的一隻船名瑙底拉斯號，船長名耐麻，此船實是現代潛水艇的預言。此書所述有幾件事至今還有不能實現的，如達到海床的深處，播光入這些深海等等。凡爾納馳想所及，無奇勿屆。但他深信所述種種有實現的可能性。他寫給他父親說：『我並不以爲所說的近於難信而不可靠！凡一個人能想像得到的東西，別個人必能將牠實現的。』

凡爾納的海底二萬浬發行之時，適當一八七〇年戰爭開始之際。戰事畢後，凡爾納到巴黎去看海資爾，無意中得到一個暗示，他便開始寫週歷地球八日記，按期在呑潑斯報發表。此書也很成功，書主人翁福格的行踪，爲讀者循日切求知道的對象。從此書上，凡爾納也得到了一筆鉅款，他是成功而且富有了。

他後來又寫 La Maison à Vapeur 一書，書中料到自動車的發明。在卡配仙的宮苑一書中，他所描寫的一架機器，極似現在流行的有聲影片。他之爲此，動因於他老年時的一件戀愛事件。凡爾納的情緒生活原是很寧靜的，可是晚年時，卻戀愛了一個女子，這女子不久就死了。於是他假設一則故事，主人翁是卡配仙地方的某老貴族，愛上了一個意大利的歌女，爲要保存她的聲音姿勢起見，乃發明一件儀器來，記錄她的歌聲和動作，以便於她死後始終得見她的活潑生動的影像。

凡爾納的預言的力眞堪驚嘆。他不但預言到最近種種科學上的發明，預料到未來都市的狀況，他也預料到利用硒原質來傳遞圖像。他以後的科學家工程家，有許多承認他們的工作，係凡爾納的著作所引起的。即如現在探險南極成功的美國裴德氏就說：『引導我的是凡爾納。』法國經營非洲的那位李霞德將軍也說：『二十年來幾個進步的國家，凡所作爲，只是遵循了凡爾納的暗示。』

鐳錠的產量和世界的需要

大宇

鐳錠是世間最高價的物質。鐳錠於患癌症的人最爲需要。因爲癌症只有用鐳錠處理，可望痊愈；而世間患此症者，日見其多，鐳錠的需要，就日見其增。據調查，近來世界上患癌症的人，有五百萬以至一千萬的人數。

現在供全世界醫院需要的鐳錠總量，不到一磅。在科學試驗室中也許有一二個盎司，此外還有少量在待價而沽之中，如此便是全界的鐳錠的供給了。而現在全世界醫院實際需要的鐳錠，則至少須有十磅，目前價格便當値二千萬金元。

鐳錠之生產，是一種專賣，如金剛鑽之專賣一般。握此專賣權的，是一家比利時公司，礦區在非洲中部，這公司出產了現在市場上所有的鐳錠。據專家調查，說該公司所售出的鐳錠，其價格實超出生產費的五倍。如此高價，現爲該專賣公司所把持。該公司總理萊靑氏最近且說售價太低，還須提高價格。

目前鐳錠的價格，較之一九〇九年醫藥界初用牠的時候，已低得多了。鐳錠生產，先爲美國。十年以前，美產鐳錠，每盎司值價三十萬金元，而目前價格，則爲十五萬金元。此一跌價，由於比利時公司在非洲獲有豐富之鐳礦，出產較多，因此把美國人的經營打倒了。

鐳錠並無自己的粗礦，牠乃是從鈾(uranium) 的粗礦中取出的。鈾可說是鐳錠的生親。一種鈾礦，有稱曰 pitchblende 的，於此粗礦中，科學家倍克萊爾首先發見所謂放射性(radioactivity) 的現象，是即無數鈾原子之活動。

此中似有兩類原子，這些原子，都含有炸發性。每經一段時間，幾個原子就炸發。這原子炸發，凡經過十四次，——即十四個階段——而後成爲鉛原子。鈾原子炸發後，就成爲鐳錠原子。鐳錠原子，保持安定可經過幾百年或幾千年，然後再炸發，進入於別一個階級，而別成一種原子。如此經歷十四個階段，最後達於永久安定的鉛原子階段。所以科學家應當在鐳錠安定不變的時期，去取牠來，供人類之用。棄置不問，則數世紀後，牠便變成別種物質了。

鐳錠最初發見於倍克萊爾發見放射性現象的。Pitchblende 裏面。先是波希米亞產 Pitchblende 科學家就中取得鈾以後，即將餘留之物棄置不用。法國之居利夫婦，就取此餘留物質，於一九〇二年最初提煉得少許純粹之鐳錠鹽，如此直至一九一二年，世界所用鐳錠之供給，全來自波希米亞的 Pitchblande。那時全世界的鐳錠量，只不過在一盎司以下。

一九〇九年，醫藥界開始以高價需求鐳錠的供給。於是美國的柯洛拉陀及烏塔兩處，發見名曰 Carnotite 的，含有鈾的粗礦。其中自然也含有少量的鐳錠，只是其中所含的鈾僅當得波希米亞所產粗礦中的含量的十分之一，提取鐳錠，自然更難。

可是在提煉的方法上，則美國人頗爲成功的。自一九一二年以迄一九二二年間，美國竟能生產鐳錠，達一磅之三分之一；値價達一百五十萬金元。此是那時最高的價格了。由於高價的引誘，波希米亞方面同時也有所產生，使美國不能成專賣的局面。

一九二二年，比利時乃出來競爭鐳錠的出賣。因爲當一九一三年時，比利時屬剛果，發見 Pitchblende 數處。發見以後便開始有組織的探求，果於一九二一年，發見世界最大最富的鈾礦脈。比利時本國就建起盎凡爾附近烏倫地方的提煉廠來。粗礦從非洲運到比利時，那握有該項粗礦產區地權的比利時採銅公司 (The Union Minière du Haut Katanga) 就乘機貿利。

比利時專賣公司，既於一九二二年以最初提煉的鐳錠問世後，在此一年間，鐳錠的價格，降至每盎司二十萬金元。於是美國方面的出產乃被打倒，今日則比利時所產的鐳錠，每盎司僅值十五萬金元。

目前價格是否係採礦提煉各項手續所費的結果？還是由於故意限制產量，人工提高了價格的緣故？這是一個目前爭辯的問題。盡盎

凡爾提煉廠能力，據說每年可有兩盎司出產，實際上只產到此量之一半。

在比利時專賣公司領下之鈾的粗礦的保留，究竟有多少？外人是不得而知的。粗礦含質的等級，也沒有人知道。凡此種種，藉以為估計各項手續所費的要點，該專賣公司，都嚴守祕密，不為外人知道。

因為比利時專賣公司的把持，國際上乃有幾次努力想來打破這個局面。在英國方面，有一種運動，要把所有的鐳錠供給歸國際支配，以供公共的需要。其辦法，即在國際聯盟這樣機關的監督下，一方面給與所有者以相當的利益，一方面使鐳錠的售價接近於提煉生產的所費。

此外的運動，則希望在地球上別處覓得礦物的蘊藏地來打破此項專賣。在康華爾，在澳大利亞洲，在比利時剛果外的非洲某地，皆發見有 Pitchblende，可惜這些新發見的粗礦，含鐳不多。科學家理論上認柯洛拉陀及美國的別處，可有較富的 Carnotite 的蘊藏，但未曾為人覓得過。在葡萄牙境內，曾被發見另一種含鐳的礦質，名叫 Intunite 的，可仍是含質不多。有人謠傳在非洲的丹甘葉迦，洛特細亞，盎哥拉等邊境，有可匹敵剛果所產的鐳礦的蘊藏，但沒有明確的證據可憑。

美人想從提煉的方法上下手，科學家想把柯洛拉陀的產礦，再抬到市面上來。他們用硝酸做溶劑，雖然尚有成績，可是並沒有多大的可能。

提煉鐳錠所費必定甚多，這是不用說的。比利時烏倫地方，鐳錠提煉廠所取的手續，是絕對守秘密的。但我們可推想此項提煉手續，必定是很困難的。在礦物提煉化學的範圍內，自然是最難最費錢的了。剛果所產的粗礦，即含質最豐富的，每一百噸的粗礦中，所含鐳錠原質，必不含超過一盎司的三分之一。而此含於粗礦中的微量的鐳錠，在尋常提煉手續下，可被提煉而得的，總只有此量的四分之三。因此，要取得一盎司的鐳錠，便非處理到三百五十噸以至四百噸的粗礦不可了。

尋常提取鐳錠的化學手續，是以溶劑溶去別項原質，而最後留剩鐳錠。先是把粗礦以硫酸或硫酸鹽處理，使其中所含的鐳錠，變成鐳錠硫酸鹽。此物是最不易溶解的東西，於是粉狀的粗礦，經各種酸類溶洗，使鐵，鈾，銅，及其他金屬，一一溶洗以去；其次將鉛溶洗去；又其次以鹽酸溶洗鈣及其他金屬的殘餘，最後更洗以蘇打溶液，以中和餘賸之酸性。

每一次洗刷的處理，其中所經的動作，有混和，擾動，清濾，沖洗，等等；因此於採礦轉運的費用以外，自然須加大大的一筆費用了。而且到此地步，化學家還是不會得到鐳錠。此時所得的，乃是一堆粉狀的矽酸鹽類。在此粉狀物內，那少量的鐳，就隱藏着。化學家就得在這粉狀物內溶出鐳錠。可是這最後的手續，就是最難的手續了。因為此粉狀物內，有鐳錠和牠的孿生兄弟，叫作鋇(barium)的原質，一同存在着。二者的性質是極其相同的，鐳錠所斥拒的，鋇也斥拒；鐳錠迎受的，鋇也迎受；沈澱鐳錠的劑，同時也沈澱了鋇；可溶解鐳錠的，同時也溶解

了鉬。二者緊跟在一處，簡直不容易被分開來。

所以沒有溶液可來分別溶解二者。分隔二者唯一成功的手續，是結晶法。卽將此二種原質都變爲綠化物，然後使之溶解於水，水慢慢的蒸發，鹽類就晶結出來。因爲鐳之綠化物，晶結得快一點，化學家乃得在此下手了。可是一次結晶還分不出，須經過二十次以至一百次的結晶，然後鐳之鹽類乃得。其純淨的程度，爲百分之九十五。市場上所售的鐳錠，就是此物；其力量已是很有可觀了。以此種鐳錠一小管，放在袋中，經過一小時，就會使人的皮肉受到嚴重的燒灼。爲避免這種傷害起見，乃得把鐳錠蓄在玻璃管內，玻璃管又須被置放在厚厚的鉛塊的中央，然後乃可售賣和轉遞。試驗室中如要混和，或稱量此項鐳錠鹽類，則試驗者須被鉛板隔離起來。

鐳錠的價値雖貴，但有一長點，足爲高貴價値的補償的，卽鐳錠之被應用，僅是用用而已，物質本身並沒有可量度的消失。鐳錠於幾千年間，繼續放射出光線（rays）來，此項光線，卽處治癌症之要物。光線放射消失極微，卽經過二千年牠也只消失了光線的強度之一半。

每鐳錠化合物放射出三種光線來，二種是物質的微點，——所謂阿爾發光線，和倍太光線。阿爾發光線，爲氦原子之核心，其射出的速度，爲每秒鐘一萬哩。倍太光線乃是電子，其速度遠較阿爾發微點爲大。有些倍太光線被量得速度爲超過每秒鐘十萬哩。對於癌症之處治，阿爾發光線和倍太光線，都沒有用處。因爲力量太強，轉恐傷害。此二種光線，須以金屬管或空針的壁去隔絕掉的。

對於癌症處治有用的光線，是迦邁光線。此種光線，不是物質的微點，而是一種光波。此項光波，較普通光之波長爲短，卽較最短的愛克司光線也短。只要把身體露向此迦邁光線，則癌症細胞，便會縮癟。如果所有癌症細胞都由縮癟而死，卻則處治便奏了功效了。

不過這其間還有一個困難，卽迦邁光線，同時也能殺死身體中健康無病的組織，因此對於鐳錠的應用，須有手術技巧。施術者必須確切知道在什麼地方及如何去放置那小小的中含着鐳錠的細管或空針於患處及其周圍，使癌症的細胞，充分受到放射而被殺死，一方面卻無損於健康的組織。

關於鐳錠的應用，現在有一種新的方法，卽不用中含固體形式的鐳錠的管子或空針之類，而用放射性瓦斯（radioactive gas）之含貯物。此物最初稱鐳錠流出物（radium emanation），現在科學家稱之曰尼東（neton），物理學家稱之曰鐳同（radon）。此項瓦斯，實在是另一種化學原質，具鐳錠及鈾所有之放射性，其力量較大，而消失甚快。於九十二小時內，得消失其放射力之一半。這迅速的消失，在醫療上是一個優點。如施術者有時放置鐳錠而任置之，但不欲有強烈的焚灼，則此物便得用了。

此項放射性流出物，是由鐳錠化合物慢慢的放出來的。最便當的是從鐳錠氫化物的水溶液中出來，這實在就是由鐳錠以至鉛的許多蛻變階段中的一個小階段。所以現在的鐳

錠處理醫室中常有一隻安全箱，箱之裏襯爲鉛皮。此安全箱內容一個玻璃瓶，瓶內只是些水狀的液體，此液體卽鐳錠氣化物之溶於水者，其價值約值五十萬金元。

此放射性流出物由溶液中逸出，而積集於玻璃瓶中，再由穿入於安全箱鉛壁之玻璃管，引之而出而注入於細管或空針中。由細管或空針保持其放射力，凡經一二日之久，以供應用。

除醫藥界以外，鐳錠的眞的重要應用，可以說還未曾發展。性質較差的放射性物質，用以爲自體發光的塗染物，如表之長短針上所用的發光物等等，這是一種應用，不過代價太大。爲隔着厚大的金屬壁攝取所欲知的物件的情形起見，有人主張應用鐳錠的光線，這又是一種應用，不過這有價值較賤的愛克司光線可用，其效果並不亞於鐳錠。

最近有一個俄國工程學家，主張用鐳錠來防阻爆發，卽使那危險機近周的空氣變爲電之較良導體，庶幾靜電的火花，不大會發生。但這也有別種較賤的放射物質可供應用。

鐳錠之應用，如無醫藥界的急需，則決不致會成一件國際注意的東西。因爲鐳錠是治癌症的必需品，於是幾百萬的患者，乃急望有賤價的鐳錠；於是鐳錠之價值，乃受到國際間的注意。

比利時的鐳錠專賣公司，說鐳錠價格還須提高，如果這確是由於生產費用大的緣故，而不得不提高，則世間必須募集充分基金，加緊生產，俾有足以應付需要的鐳錠，免使此物永爲患者中少數的特權。如果此高價係由於比利時專賣公司不當的限制生產，硬行提高所致，則世人必須揭破這個黑幕，以一種國際的處置來打破這個專賣局面了。

科學的處置罪犯之新改革

——普魯士和墨西哥——

仲華

文明進步，不能使奸惡的人減少，刑法峻嚴，不能使盜賊之流斂跡。在現代犯罪的高潮之下，眞使我們覺到法律的效用也有時而窮了。在昔，立法的人，以爲犯罪的人是具有一種惡性的，要使他們這種惡性不發露出來，惟有嚴定法律，視犯罪的程度而加以輕重的處分。科罰，監禁，鞭撻，死刑：都是那種種處分的名詞。而在執行時，例如把一個犯法的人捉了來，罰他幾個錢，便算完事了，這是就輕一點的說；至於稍重一點的，則或者把他摔在黑暗汚穢的牢獄裏，和許多同樣被摔進去的蓬首垢面的犯人雜處着，忍餓受寒，做着苦工，或者再加幾番鞭撻，到了判定的期限過後，便把他放了出去；不問他對於以前的犯罪有沒有悔悟，也不看他出去後會不會再有犯罪的可能，法律對於他的責任算是完了。這種種處置監犯的制度，自很早的時候實行到了現在，而且在各國都通行着；然而犯罪的人是愈到近代而愈見增加，豈不可怪！

因犯罪的增多而使現代人懷疑到這種種

法律的處置是否適當。社會學者首先提出說：有許多的犯罪是社會環境迫成的，而且就人道講，法律尤不該對罪犯加以太殘酷的待遇。於是，心理學者更根據了研究分析而報告他們的結果說：有許多人的犯罪是由於心理的變態或神經的反常，照向來法律那樣不負責任的處置是非常不適當而且無功效的。此外犯罪學者也供獻了不少批評和革新的意見。總之，他們大概都認定犯罪只是一種不好的行爲，對於那種行爲，法律是指定須加以處罰的。(Crime is simply one form of undesirable conduct for which law prescribes penalties) 所以現代刑法的改革，應該從根本上以科學的方法糾正心理上的變態，同時在社會方面應改善生活環境，將一切不良的刺激除去；而從前嚴刑的拷打和黑暗的監囚，皆當在擯除之列。近世文明的國家對於這種種的意見都承認是對的；然而就在近世所號爲文明先進的國家如英美等，其刑法的改革，也只有在待遇和設備方面稍見優良而已。其眞能以科學分析的方法處置罪犯者，卻僅有普魯士與墨西哥二國。這二國，一個是發達而穩定的，一個則常在革命搖動之中：她們的大膽而澈底的改革，足以使世界各國驚嘆而自愧勿如！

先講到普魯士。在普魯士，一個國民犯法後，不是像他國那樣由一個審判官判決的，他們有許多委員組織一宣判部（Sentencing Board）由這許多人將犯罪者的生活履歷及行爲品性等詳細審查過，然後宣判。這樣比之一人獨斷的審判制度，當然要精密得多了。

他們對於罪犯在監獄中的生活是時時在監視，試驗，研究，分析之下的。像他國那樣的把許多罪犯同摔在一個黑暗污穢的牢獄，一點也不去改變他們神經與心理的狀態，在普魯士的刑法家看來以爲完全是野蠻時代的行爲了。每個罪犯須據他的年齡或犯罪的情形而歸入他自己的一類。譬如說：長期監禁的爲一類，短期監禁的又爲一類；還有，初犯的和屢犯的不關在一起，二十五歲以下的也須和老年的分別監禁着。這樣的罪犯分類監禁制，要求其完備施行，決不是一時所能做得到的，所以在普魯士，現下暫定分爲三類：短期罪犯，長期罪犯，與怙惡不悛者。對於這種罪犯，在監獄方面有許多的精神病專家不時的在觀察試驗，以期發見他們神經上的反常變態，而設法消除他們的錯誤反應的來源。他們這種試驗的方法是非常精密的，此處限於篇幅，不及細述。總之，他們所最注意的是一個人初次犯罪的情形，對於他神經的狀態與環境的現象，須經過最精密的分析與檢查。其虛心研究的態度，和向來一般法官的威嚴與禁卒的兇暴是絕然不同的。然而他們所得的結果又是非常的好，因爲罪犯每於不自覺間把心理行爲的特徵暴露出來，這比之以嚴刑拷打取得來的口供自然要眞確得多了。

在普魯士的刑法改革上有一點未曾澈底，那就是他們還保存着定期的監禁制。據現代犯罪學者的研究，定期監禁法是最不合理的，因爲誰都不能擔保說一個罪犯在一定的監

禁期後就能完全改悟，可以重新加入社會。然而普魯士竟還把這制度保存着。不過，在另一方面，他們是有補充辦法的。

這樣的，他們常隨罪犯心理的變遷而把待遇改善。譬如，有許多罪犯在獄中只過到一半監禁期的時候，忽然他們又被調到非常好的房子裏去住了。在那裏，窗口上已沒有了粗黑的鐵柵，卻是垂着上好的窗簾，從前劣質的食器已換上銀質的了，粗惡的囚服也可以取去，另換自己本來的衣服，此外，他們又可以獨自會見親友，連寄到外邊的信也不須受檢查了。這樣辦法的目的是要使他們從這無情的牢獄中擡頭起來，再和有生氣的世面接觸，看他們有沒有得到所希望的改善。再後他們每天得有機會出外，提着飯籃，像自由的公民那樣的到附近的工廠或店肆中去做工了。當然，這樣的工作完全是由監獄方面安排好的。這眞是非常好的辦法，因爲在一方面他們可以因工作的接觸而漸漸地恢復到常態的生活，而同時，他們在工作上所得到的一點酬報的積蓄可以給他們作爲釋放後開始新生活的基本金了。近世有很多的犯罪是失業造成功的，而久經監禁與世隔絕的罪犯，一旦得到自由，再跑入社會去，自然是很不容易找到工作做的，而這時倘沒有一點金錢以維持短期間的生活，勢必有重復犯罪的可能。那麼徒然監禁了這許多時候，還不是一些效果都沒有了麼？普魯士的刑法學者能看清這一點，眞可以算得是非常大的供獻。

現在再講到墨西哥的刑法改革。墨西哥的新刑律，只及於聯邦政府的罪犯，但在將來其他各州或有共同採用的希望。在學理上，在處置上墨西哥的改革都較普魯士的爲精密而澈底。第一步是相同的，墨西哥也將審判官的判決權取消去，而把牠交於一新成立的社會保禁最高委員會 (The Supreme Council of Social Protection and Prevention) 之手。這委員會是由五人組成的，其中有心理學者，社會學者與犯罪學者，分配勻當，使在審判時能從各方面加以精密的討論和分析。

凡關於罪犯的一切處置方法如監禁感化等等，統屬於這委員會的職權之內。他們對於處置罪犯的目標是以爲改悔較重於刑罰；爲達到這目標起見，他們不惜對於罪犯下種種心理學的與科學方法的試驗。墨西哥的新刑律規定着對於罪犯當作下述的四方面的檢察：(一)犯罪者的社會生活歷史；(二)醫學檢驗；(三)心理學與精神病學方面的研究；(四)罪犯的教育造詣。根據了這四項檢察的結果，他們再決定處置的方針。

墨西哥新刑律上最大膽的一點改革，便是將罪犯的判期改爲絕對的不定期的。這在先進的普魯士猶且不敢，但是墨西哥的刑法學者卻敢於嘗試，而且嘗試的結果並不壞。一個罪犯在被拘之後，經過上述的四項檢察，便受到種種方法的處置，等到他的心理上自動的發生了悔過的念頭，同時在行爲上顯示着完全恢復到常態，乃由委員會決定這人已有重復加入社會生活的可能，即時加以釋放。照平常設想起來，這樣的決定是非常無把握的，尤

其是一班奸滑之徒，足以將法律的眼光欺矇過去，而得到很早的釋放；但在事實上我們既根據了那四方面的詳細檢察，而這五個委員又各以自己研究的立足點加以精密的審查，大致總可以無錯的了。也有人會懷疑墨西哥能否有人才去辦理這樣重大的事情，但是，據他們這次新律法的起草委員之一，孟都石(Salvador Mendoza)說，在他們國裏儘有許多的專家去擔任新刑法中各項檢察的職務，則他們實行結果的良好，自然是可以預期的了。

普魯士與墨西哥的刑法改革都是在去年年底方始實行的，而他們大膽的改革精神在一時間已震撼了全世界法律家的注意。記得他們對人是這樣說：「行爲必有其自然的起因；這起因是可以用種種研究的方法而探知的。我們主張以現代科學的功用去解決這問題——同時我們主張這樣的去做，不僅是爲着犯罪者個人的利益，而且也是爲着社會的利益。」在不久的將來世界各國的刑法或者都會跟着普墨的目標而去謀改革的罷！

一九三〇年世界各國空軍職員數之調查

楊錫球

國別			職員總數：軍官	職員總數：下級軍官	職員總數：空兵	飛行職員：飛機師	飛行職員：偵察機關槍使用者
法國	陸 殖 海	本國 北非洲、地中海東岸 殖民地	1235 227 43	6 67 1096 230	23086 3171 963	3500	1500
英國	陸 海 殖	本國 屬地印度	3870 230	23130 1770	5000	3200	800?
意國	陸 海 殖	本國 屬地	2096 30	4143 54	24879 150	4257	
波蘭	陸 海		457	1274	9203	600	200
捷克			360	400	3500	450	200
俄國			12000			1650	1500
瑞典			未詳			?	?
挪威	陸 海		未詳			140	70
丹麥			未詳			?	?
比利時			?	?	1350	400	150
荷蘭	陸 海 殖		1200			112	?
瑞士			2500			170	100
西班牙			4000			550	200
南斯拉夫			5500			400	130
羅馬尼亞	陸 海		4000			300	?
美國	陸 海		25000			?	?
日本	陸 海		未詳			1000	300

商務印書館出版

圖案教材

最新圖案法　一册定價八角

俞劍華編　本書敍述圖案畫之史略、種類、研究法、便化法、描繪法、色彩法、論資料及圖案之原則等，圖說詳明，極便自修，爲各學校圖畫教師不可不備之書，美術專門學校及工業學校採作圖案課本尤屬相宜。

最新立體圖案法　一册五角

俞劍華編　本書係銜接「最新圖案法」而編，內容係敍述立體圖案之基本理法及其應行注意之點，於器物之形狀、比例、製作法等，敍述尤爲詳盡；說明之外並有插圖數十幅，洵爲研究圖案與工藝者必備之書。

最新工藝圖案集　一册定價一元六角

丁振編　內容分染織、刺繡、印刷、陶器、金工、木工等六種，彩色精印。卷首更附圖案畫法及關於圖案之種種說明，適於自修及教科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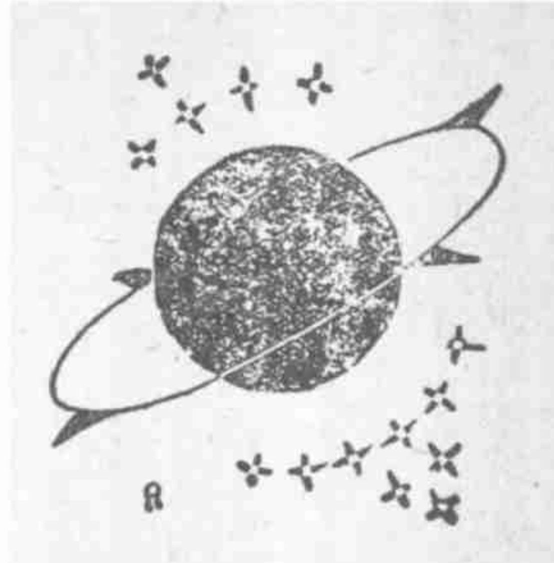
刺繡圖案集　第一二册定價各一元

何明齋　都彬如合編　本書第一册爲目下服飾上最流行之接針繡圖案，繡法簡易，式樣美觀。第二册爲平繡圖案，彩色濃麗，花紋新穎，卷首各附有繡法說明，極便初學，確爲練習刺繡及研究服飾圖案者不可不備之書。

分類十字圖案　已出四類定價各一元

何明齋　都彬如編　圖幅高十四英寸，闊二十英寸，用彩色套印，學者按色刺繡，便利無比。每編之首，附刊十字圖案之繡法、配色、用具等說明，以資參考。已出四類，第一類專載方形、菱形、矩形、三角形、多角形及花角等模樣；第二類專載錢袋、票夾、書包、筆袋、烟袋等模樣；第三類專載枕套、桌毯、墊子等模樣；第四類專載小孩及成人之服用品模樣如鞋面、帽子、背心、圍涎等。圖案之設計，彩色之支配，均極新穎悅目。

新式圖案畫……李毓五編　一册　定價二角五分
新體圖案畫……宋倚奇編　二編　各四輯定價每輯三角五分
新圖案……王家明編　六册　定價各一角五分
圖案教材……須戒己編　二輯　定價各三角
圖案教授掛圖……何煜華編十六幅　定價一元五角



老李

穆　筆

我搬到玉皇閣來住的第二天的早晨老早老早就醒了。這時正是三月天氣，我住在這座幽靜的古廟的院落浸在和暖的初春的空氣裏，真感覺到了閑適的悠然的情趣。我躺在溫暖的被窩裏，對了牆壁，看着室內的新佈置，並不想此刻就起床；同院住的那四位不相識的人們，雖然有的已在室內作聲，但是有的恐怕也還在做着春夢。

我這樣的躺了一會兒，院子裏便有行人的聲音了。那人的脚步聲停住之後，不一刻就有『嘩啦！』『嘩啦！』……的細竹籤在竹筒裏響的聲音發出來。我從已往的經驗和昨天看到的事情推測起來，知道這一定又是抽籤(註一)賣糖葫蘆的那個老頭子來了。

我又看了看床頭放着的手錶，這時剛剛七點三十分。我覺得這個小販來得真未免太早了！這時候還沒有人起床，誰會買他的東西；而且他也不想一想他所賣的是冰糖葫蘆，又不是可以當作早晨吃的點心用的食品的。

但是『嘩啦！』『嘩啦！』……那老頭子上下搖動着竹籤和竹筒而發出來的聲音，間歇的在院子裏響着。

• • • •

是在昨天的下午，我從學校下課歸來的時候，看見一個賣糖葫蘆的站在院子的西廂房的房檐下，拿着籤筒子不住的『嘩啦』『嘩啦』的搖動着，旁邊有兩位青年站在那裏抽籤。賣糖葫蘆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面皮上有很豐富的皺紋，頭髮蒼白得有些惹人可憐了。他穿着藍布做的短棉衣，上身還綁着一根黑色的腰帶。他的背部有些彎曲了，兩隻眼不只睜不圓，眼圈子上還有些潤濕微紅。據我粗粗的觀察起來，他的心彷彿是很單純愚直似的；他的全副的精神，不過只貫注到籤賭的勝負而已！這也許是因爲他的職業很簡單，而且年歲又過於老了的緣故吧？從那兩位青年的『老李』『老李』的呼聲裏，我知道這老頭子的姓了。

寺院的空房很多，現在的住客只有五位，但我都沒有和他們談過；我和那兩位青年當然也是很生疏的了。我住的是一小間東廂房，他們倆住在西廂的一大間裏。我搬來的時候，廟裏的方丈把那四位住客的住室和職業都告訴了我，從他的話裏，我知道這兩位是××局裏的書記。他們都是二十多歲的樣子，穿的衣服雖不華麗，也總算得「入時」了。他們的舉動很活躍，和老李那死氣沈沈的樣子，正可以成爲很明顯的對比。他們很有一些在公署裏服務人員的俗氣，因此我想他們即使入過學校也一定不是新出校的學生了。

在我的窗外有一株已經露了赤紅色，不久就要開的碧桃。我那天歸來之後，放下了講義，出了屋門，就站在這株碧桃樹下，一面看他們賭籤，一面假做鑑賞院中的景緻。

一會兒他們抽完結賬了。他們倆人一共抽了六個「半筒」中了五牌。五枚銅元抽半筒，得一牌贏十八枚的葫蘆，那麼他們倆應當出三十枚銅元，換九十枚的東西了。

等到他們從老李的木籃裏把贏得的值九十枚銅元的糖葫蘆選出後，剩下來的不多的幾枝差不多都是些殘貨了。那兩位青年吃着進到房裏去；老李也就把三十枚銅元放到衣袋裏，用他那濕潤的紅眼，看了看貨籃中的剩貨；這樣，老李的影子，也就從那兩位青年的笑聲中暗淡的消沒了！

• • • • •

昨天下午的情景，這時又復現在我的眼前。

「啊！這老頭子一定是想要把他昨天的重大的損失恢復恢復吧？」

於是我不禁這樣的推想。

「唰啦！」「唰啦！」……竹籤和竹筒搖動的聲音，現在仍是間歇的在窗外響着。

• • • • •

我於是穿起衣服，燃了煤油爐子溫水洗臉；洗完臉已是八點鐘了；但是住在西廂的那兩位青年的屋裏，雖然也有了聲音，却不像起來了的樣子。他們每天上午九點鐘才到局裏辦公，這時當然還可以再躺些時候。——這情形，我想老李一定也知道吧？但是他爲什麼要這樣早來呢？啊，這也許是因爲他昨天的損失太大了吧？

西廂房的那兩位××局的書記既然沒有起，而老李在院子裏搖了這半天籤子，又沒有別人的生意，於是他也就只好不再白費許多時間了：當我在窗外嗽口的時候，他提了木籃走出院子。啊，他今天帶出的貨物真不錯：赤紅色的山查果，杏黃色的海棠果，赭黑色的荸薺，……一串一串的外面掛了一層發光的糖的葫蘆，不只是枝數很多，顏色也很鮮豔。

「我祝福你今天不要再像昨天似的，不一會兒就輸出許多枝吧！」我這時心裏不禁這樣暗暗的想。

下午我下課回來的時候，差不多五點鐘的光景。在西廂住的那兩位青年，不久也都回來了。一會兒，老李也就提着木籃子走來。他走到西廂的近旁，拿出籤筒搖了幾搖，那兩位青年便都出來了。

我因爲昨天無意中偶然看見老李的失敗，今天卻不知爲什麼略微有些關心似的，所以他們在院子裏賭籤的時候，我便又出了屋門，看他們的勝負。

從他們三人的言談裏，我知道了這兩位青年一姓王，一姓張。

今天抽籤的是那位王先生，張先生則站在旁邊看着。

王先生今天是「抽獨抽」，起初一枚抽一次，他一牌牌的抽下去，都沒有抽中。他在每次抽不中的時候，臉上總要露出些下一牌非要贏不可的樣子！『怪了！怎麼老是輸！』他不住的這樣說着，一牌一牌的抽下去。至於老李呢，每次當王先生從籤筒裏拿出三根籤來，心裏總是有些緊張，恐怕今天再輸了；但是王先生這樣的抽下去，抽了七次都沒有贏，他自然放心了些。他於是把臉上的皺紋的方向變了變位置，露出了一點兒笑容，心裏面彷彿是在說：『啊，昨天我在這兒賠了本，今天橫豎要撈回一些來了！』

就在這時候，王先生的第八牌抽出來了；這一次抽的是十點，王先生卻贏了。

『一共抽了八牌了吧？』姓王的那位問。

『是的，八牌贏了一牌了。』老李這樣的回答着，方才好容易積得了的喜悅，這時都一齊失掉了。

『我這次五枚一抽吧，行不行？』王先生這樣問。

『行！行！您抽幾點兒吧？』老李說。

『還是抽十點！』王先生說了之後，他於是在老李把籤筒子搖動了後，慢慢的從籤筒中取出三枝竹籤子來。

這時候老李的心中真是緊張了！如果王先生抽不中，他就可以贏到五個銅元；如果抽中了，他立刻就要輸值九十枚銅元的糖葫蘆了。

『有了，十點！』王先生說着拿着竹籤子給老李看；老李雖然從他的經驗上想來，覺得這話也許又是恐嚇他的，但他卻不能不動一動心。

『不錯，十點。』但是老李把那三根竹籤接過來看了看，他不能不這樣的說了！他知道現在無論如何是不能恢復他的損失了！他知道的很清楚，王先生既是贏了這些，已經吃不完了，今天當然也不再抽了！——不錯的，姓王的那位也真宣布了明天再抽。

『這三枝籤子和第八牌的那三枝一樣真倒霉！』老李彷彿是怨恨他今天的命運的不佳似的，自言自語的說。

但是姓王的那位，對於這句話卻沒有說什麼。他和姓張的把他們贏得的葫蘆拿出來，籃子裏僅餘兩枝了！

『喂！你的貨太少啊！明天還要多帶些來！』張先生說了一句，和王先生一同笑着走進屋中了。

我這時卻有些懷疑：爲什麼抽第九牌時，那位姓王的改變了五枚一

抽？爲什麼第九牌的三根籤子又和第八牌的那三根一樣呢？

我正在懷疑的時候，看見老李把籤子從竹筒中都拿出來，選出了五六枝，用他那永遠有些濕潤的眼細細的看了看，最後又用力的使布把那枝籤子的上部擦了擦。我想大概他也是疑心籤子上有什麼記號了吧？

西廂房的那兩位書記，又高興的吃起來了。老李把放在西廂房窗外的那吃剩下來的穿葫蘆用的竹籤子收拾起來，也就提了剩下的兩枝葫蘆，垂頭喪氣的走了！

* * * *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因爲這天不到學校裏上課，所以早晨起得更要晚一些了。我還躺在被窩裏，對了牆壁凝想的時候，老李的籤筒又在院子裏『嘩拉！』『嘩拉！』的響起來了。我聽到之後，又有些替他擔心：『啊！今天你可是要留神些啊！你的糖葫蘆不要再糊裏糊塗的輸出那麼些枝啊！』

西房的兩位書記，今天却醒得很早，我聽見他們的房裏在一刻多鐘之前，就發出來對話和脚步的聲音，這時候他們一定也洗過臉了。

『喝！今天換新貨了嗎？』這是張先生的聲音。

『是！這幾天的天氣有些熱，糖葫蘆的糖很容易化了！』老李說。

『換了什麼新貨？』姓王的那位這樣的問，我想他大概是在房子裏說的吧。

『王先生也起來了嗎？換了櫻子了，吃些吧！』老李很客氣的說。

這樣，我於是也知道老李今天換了櫻子了。我想櫻子在現在的確是很應時的貨品，老李這傢伙也還算會做買賣。

西房的門又開了一聲，王先生出來了：

『櫻子！幾——個銅子儿一個啊？』

『四個銅子儿一個，王先生抽幾筒吧？』這是老李的聲音。

『好吧，我今天一枚一抽，這樣子輸贏還小些。』

『隨您的便，一枚一抽就一枚一抽吧。』

這時候我也起來了，我一邊在院子裏刷牙嗽口，一邊又留意着他們今天的輸贏。

這一回却沒有昨天那樣可疑的事跡，但是眞像老李所說的那樣，近來他的確有些倒霉，今天的生意又要在這裏賠本錢：王先生抽了二十牌贏了五牌；後來張先生也抽，他抽了二十牌贏了四牌！於是他們一共給了老李四十枚銅元，取了四十個櫻子。今天老李提着的木籃，本來是裝得滿滿的，我看他的情形，彷彿是還沒有到別的地方去作生意；——我覺得他今天預備的貨所以這樣多，其中是很有理由的：大概不是想以之引誘顧客，就是因爲今天預備的是新貨，可以多賣一些的緣故吧？——但是當他們倆人把櫻子取走之後，老李所餘的也不過僅有二分之一了！以前我沒有搬來的時候，不知老李的生意如何，這三天我却看見輸的方面總是他！

『先生抽不抽？』老李這樣的問了我一句，他的面孔很有些不大自然，這大概是他心裏難過的表徵吧？

「不！——」我只答了這樣的一個字，因為我覺得輸了一點錢到是沒有什麼要緊，如果贏了的話，那麼他的東西，我是很有些不忍嚥下的意思。

· · · ·

老李走了之後，西房的那兩位書記一面吃着糉子一面不住的談話。他們所談的，還是從昨天夜裏他們就談着的那移居的事。他們說，他們要在今天這例假日搬到他們的一位姓吳的朋友那裏一塊兒住；他們說今天下午三點鐘之前就要搬過去。他們吃完了糉子，接着我就不時的聽到他們在屋裏整理東西的聲音。

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出門去拜訪朋友去了。等到回來時，已經是午後四點鐘，那兩位書記都搬走了。

老李每天到這院裏來彷彿是有一定的時間似的，早晨下午一共來兩次，今天下午五點多鐘，他又來了。

像往日一樣，他又把木籃子放下，從衣袋裏拿出籤筒來，『唰拉！』『唰拉！』的搖了。

我推開房門看了看，老李站的位置也像往日一樣，離那一大間西廂房是很近的；他拿着籤筒子，還是向那沒有鎖閉而虛掩着的西廂房搖。我看了看他，又向北房那兩間住着人的房屋——我雖然知道有兩間北房是住着人，但是那兩位先生的尊容，我還是不曾見過。據說他們是到這裏謀職業的，他們每天都是日出夜歸的。——看了看，也依然是鎖着兩把鎖，我為節省老李的時間計，於是向他說道『喂！西廂房的那兩位先生搬走了！』

『是嗎？』老李說着走到西廂房的門口，他往裏看了看，接着就把門拉開了。於是他走進屋裏去，我也就站到屋門口了。

桌子上和地下散亂着許多糉子葉和穿糖葫蘆的竹籤子。鋪板桌凳的位置，都是很亂的了。老李在桌上和窗台上拾了些竹籤子，——有的上面還帶着些殘果，這一定是他們吃厭後所拋棄的了——把一枝枝的用紙擦了擦，放到他的木籃裏。

『先生抽吧？』老李向我問，他的面色上彷彿微有失望和惆悵之感似的。

『我不很懂這些，我買二十個銅子儿的吃吧。』於是我給了他二十個銅子，他給了我五個糉子。

『喂！我看你這幾天的生意很不好啊！到底賠賺？』

『唉！這幾天在這院子裏賠得太多了！也不知怎麼這樣倒霉，總是常輸！』

『那麼你在別處的生意怎樣？』

『也有輸也有贏；不過這幾天運氣真不好，在別處也是輸的！昨天一天就把本錢輸了不少今天早晨輸給這兩位先生的糉子，又有一兩角

錢！現在我想來撈一撈本錢，偏偏的他們又都搬走了！唉，這年頭兒眞糟！什麼買賣也不好做！』老李說完了，不禁喘喘的嘆了兩口氣。他彷彿一方面感傷求生的困難，一方面又惋惜着過去了的歲月似的。

『你旣是常常輸錢，就可以不要再帶籤子了！只是平買平賣不好嗎？』

『不帶籤子更賣不動了！有籤子還可以多賣一點兒！不過抽籤這生意，反正是九死一生的買賣！』

『啊，你輸給那兩位書記的血本大概是撈不回來了！』老李走了之後，我不禁這樣的想，心裏頗對他起了一些哀憐之意。

我把五個糉子拿到房裏吃着，不知爲什麼心裏總是不很舒服，雖然我不是用賭具贏來的！

* * *

從這一天以來，在玉皇閣的院子裏，再也看不見老李的足跡；我早晨起來和下午由學校回來的時候，永沒有聽到老李籤筒的響聲了。我想這總是因爲那兩位書記搬走，再沒有人肯照顧他的緣故吧？

大約過了有十幾天的光景，有一天我早晨盥嗽完了，院子裏又有籤筒響的聲音。我也不知今天來的是不是老李，推門一看，才知道還是他；他提着一籃糉子，向我點了點頭。但是只這十多天不見，他越發的老了許多，從他臉上的神氣看來，彷彿是生了幾天病似的。

『先生早啊！』他臉上露出不自然的苦笑，向我問。

『啊！怎麼這幾天老是沒有來？這些日子的生意怎樣？』

『唉！』老李先嘆了一口氣，接着說道：『今天是第一天出來，前些日子我病了。』

『什麼病？』

『唉，不用說了！』老李的樣子，表示着那些事沒有和我說的必要似的。

『你說一說吧！到底是什麼病？我是很願意知道的！』

『唉，說起來話長！您還記得那回我把糉子輸了一半給西廂房的那兩位先生吧？我那天從這裏出去，轉了幾個地方，生意也一樣的不好，又輸了許多！那回是我今年第一次賣糉子，誰知道那天回家之後一算賬，把本錢賠去了一半！那本錢是典當了老伴兒（註二）的衣裳湊起來的，那天她一見我賠了本，就說了些不好聽的話；我和她一分辯就吵起架來。這樣就把我氣病了！』老李的這些瑣碎的話，說得很是緩慢，他的氣力彷彿是有些難以接續似的！

『你病了這些天，一定又要費許多錢了吧？』

『可不是嗎！這回多虧親戚幫了兩塊錢；錢化完了，病也就算好了！唉，再遲延些日子，眞沒辦法了呢！唉！這年頭兒的日子眞不好過了！』老頭子說到這裏，又喘了幾口氣，自己點了點頭。

『那麼你這回的本錢從那裏弄來的呢？』

『這回的本錢是向一位本家借的。買賣如果順了，也許幾天就能賺

出來。不過是人越倒霉買賣也就越不順；越輸也就越輸得多！唉！人要是倒霉，是沒有辦法的！」他這些絮煩的話，雖然向別人說的時候，也許會引起人們的討厭，但是我却一句句的都聽得很清楚，而且並不想少聽一些。

「我是不喜歡吃零食的，這院子裏這些天也沒有人搬來，那麽這裏也就沒有什麽生意了！——我看你還是在街上擺攤，或是走胡同叫賣好一點；抽籤做生意總是不很可靠的！而且小本生意，把本錢賠上了，怕很爲難了吧？」

「是的，抽籤反正是九死一生的生意，不過借着這個可以多賣一些東西！唉先生！您不知道，不帶籤子更沒有人買了！」老李把他以前曾經和我說過一次的話又說出來了。他說完之後，向我客氣的點了點頭，提着木籃子走了。

我呆呆的立在院子裏，正回味着他前後說的那些話，忽然又聽見那老頭子的沈重悲蒼的叫賣聲在這座古廟之外喊起來了：

「棗——糗子！——」，「棗——糗子！——」

（註一）抽籤：賭博的一種，但不是以錢與錢賭，而是以錢與物賭。籤子是用細圓的竹子製成的，共三十二枝，刻法與「推牌九」用的牌一樣。賭法是每次由抽的人自己先說一個數目，再抽出三枝籤子來察看；以中其預定之數爲勝，未中卽算負。又一次抽三枝卽行察看者，叫做「抽獨抽」；一次抽出三枝者四組，四枝者一組，再行一一察看者，這叫做「抽半筒。」（因爲抽出了十六枝的緣故）北方的小販，常有帶這種賭具的。

（註二）老伴兒：就是老伴侶，也就是老妻的意思。

歐洲人舉帽致敬的起原

哲

近代人對人舉帽致敬的習慣，據說是從中世紀傳下來的。中世紀時的騎士，非全身披掛，不現身於公衆之前。唯在私人接待朋友之時，始把頭上的盔脫去，而將身體上易受傷害的部分露出，以對朋友表示信托不疑的誠意。

商務印書館

最新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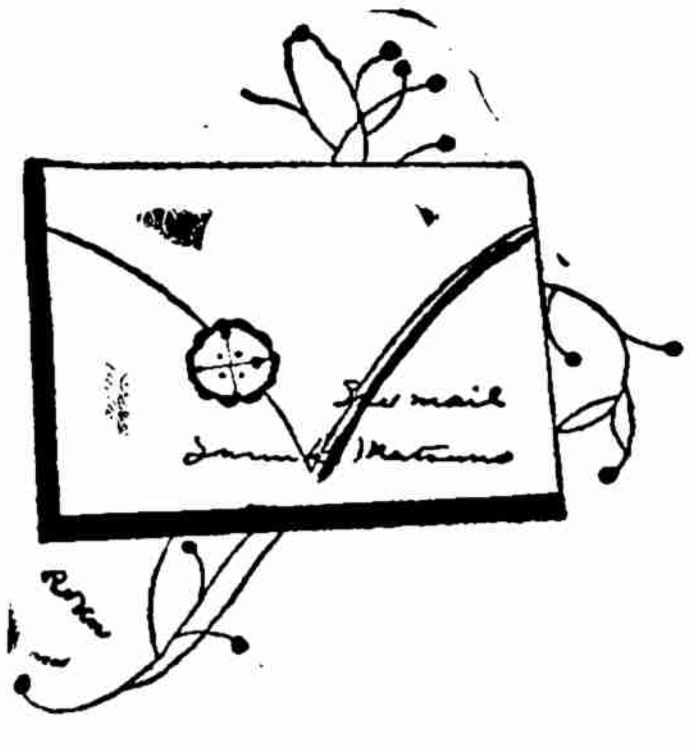
東省叢刊

東省刮目論

日本藤岡啓著
湯爾和譯

此書係日人所著，共分五章：第一章從日本所見之東省；第二章從歷史上所見之東省；第三章從地理上所見之東省；第四章從富源上所見之東省；第五章開發富源必要之諸政策。全書以第四章最爲重要。著者將東省富源分爲農業、礦業、林業、牧畜業及水產業五類，詳述其產地與產量。東省地勢之重要，物產之豐富，已漸能引起國人之重視，今讀此書，更足以令人動心駭目，而謀開發之道矣。

硬布面　四開本一冊
二五〇頁　定價二元



少年（續）

谷崎潤一郎著　查士元譯

此後過了四五天後。一天，從學校的歸途中信一的娘姨又把我叫住。

『今天小姐的玩偶都擺列出來，請去玩罷。』

這般說了，來勸誘我。

這一天從正門口的通用門那里，和守門的打了招呼進去。正門廊下傍邊的格柵門開了，仙吉卽刻跳了出來，沿着廊下，領我到了樓上十鋪席地的房內去。信一和他阿姐光子，平臥在玩偶台前，吃着炒豆。但我們兩人進去了，卽刻格格格的笑起來了。這樣子又似在計算着什麼惡作劇般的。仙吉便

『哥兒，有什麼好笑啊？』

不安的看着他們姊弟的臉。

張掛起緋羅紗的凹間內的玩偶台上，有如淺草的觀音堂一般，有紫宸殿的甍頂高聳着；穿着古式宮服的「內裏」官（宮內官）以下還有五個作樂女官列在殿內；右近的櫻樹下和左近的橘樹下，三個酒鬼的使丁，在暖盪着酒。此外的一個個台上，有燭臺哩，箸哩，漱口具哩，和塗着葡萄花樣的漆繪的可愛的用具，還有一直是放在阿姐房內的各種玩偶，也供放在一起。

我正在泥偶台前細細的呆看着那些；信一却從背後偸偸的來了。

『現在我們用白酒去把仙吉灌醉罷。』

他給我這般耳語後，卽刻便啪嗒啪嗒的奔向仙吉那里去了。

『喂，仙吉，現在我們四個人來開一場酒席罷。』

信一用正經的態度說出了。

四人圍成了一個圓圈，炒豆當酒菜的喝起來了。

『這眞是好酒哩！』

仙吉說着這樣大人口氣的話，使大家發笑。他裝作拿着猪口酒杯的手勢，咕咕的在茶碗中呷着白酒。阿姐的光子，看他將醉的時候，笑意已湧上胸頭；不時的耐不住似的捧腹忍笑。但仙吉醉了的時候，他的對手

的其他三人，也漸漸有些靠不住起來了。下腹邊熱酒淘淘的在沸滾。從額邊到兩個太陽穴邊，發紅淌汗頭蓋的周圍怪妙的痲痺了。席地面像船底一般的左右上下動搖着。

『哥兒，我醉了！但你們不是也都紅漲了臉嗎？立起來試走一下罷。』

仙吉立起身來揮着兩臂，在房裏走起來了。但卽刻脚底蹣跚倒去，頭向凹凹的柱上咚的打撞過去；三人便哄然大笑。

『喲，喲！』

的擦着頭，皺着臉的本人，也耐不住發笑的嗤鼻作聲。

一會，其他三人也學仙吉般立起身來。走了便倒，倒了便笑；便都格格格的趁此喧然大鬧起來。

『那——那——啊，啊！眞舒服！俺醉了，笨蛋！』

仙吉卷起了衣服，聳着肩膀，裝作工匠的樣子走時，信一和我也學了。終至連光子也都卷起了衣服，向肩膀上用拳打去，裝作吉三娘的樣子。

『笨蛋，俺醉了也！』

的在室內蹌踉跌步轉笑着。

『啊，對了，哥兒哥兒，做狐狸的玩意罷。』

仙吉忽然想着了有趣的玩意似的，這般提議了。計劃是我和仙吉兩個鄉下人，爲了要去殺退狐狸，從鄉下出來，卻反被變了女體的光子的狐精迷欺，遭着種種苦難。正好這時武士的信一路過，救了兩人；把狐狸也殺了。還醉着的三人，卽刻贊成這計劃，便開始了這把戲。

仙吉和我，先用手巾包在頭上，打個結在額前，卷起了衣服，各在手中揮着拂塵。

『這近邊聽說有惡不可恕的狐狸出現，在任意胡爲；今天容先把此殺退。』

這般念着登場。對面光子的狐狸來了。

『喳，喳，今天宴請你們哩；和我一塊來罷。』

這般說了，來拍兩人的肩膀。我和仙吉卽刻着了迷。

『喲，眞是怎樣動人的美人啊！』

這般說了，瞇細了眼，向光子那里走近去。

『兩人都着了魔了，把糞當作好菜吃着罷。』

光子樂不可支的格格笑着，把她自己咬臜下的荳沙餡團子和在脚下亂踏過的麵包，還有黏上鼻涕乾的炒豆污髒的堆積在碟上，放到我們面前來。

『把這當作小便的酒，——你們且嘗一下罷。』

把痰和唾涎吐進在白酒中，向兩人勸進。

『好吃！好吃！』

我和仙吉都鼓舌大嚼，好吃似的盡量不留的吃完。白酒和炒豆都起一種怪奇的鹽味。

『現在我給你們彈三弦琴，兩人都把盆子頂在頭上舞蹈罷。』

光子把拂塵當三弦琴；『喲，喲』的唱起來。兩人便把點心盆子戴在

頭上，「好，來罷！好喲好」的，合上脚的拍子跳將起來。

正當這時出來的武士的信一，卽刻見到了狐狸的正體。

「做一隻走獸，竟也作弄起人來；眞是行爲不檢的東西。哼，仔細留心着，縛住把你殺了。」

「啊，信哥兒，若要蠻暴，可不答應你的哩。」

不撓不折的光子，爲了不願吃敗，便和信一混擾成一起，放出她的蠻女的本性，強硬不肯降服。

「仙吉，我要縛住這狐精。把你的帶借來。然後兩人來制住這東西的脚！」

我想起了這一向看見的那畫本中畫着的旗本家的武士，和同伴合力掠奪美人的插圖，便去和仙吉一塊從她的友禪式的裙上，緊抱住她的兩脚。這時信一便狠狠的把光子反縛了，才把她去綁住在廊上的欄干上。

「榮哥兒，把這東西的胸帶解下來塞住她的口。」

「好，來也！」

我趕快轉到了光子的後面去，解她的鬱金花樣的縐布胸帶：當心着擦亂她的辮髮，把手插進長髮披住的後頸，從濕潤着的鬢髮邊，掠過了耳朶，轉轉的在她下顎邊盤上了約兩圈之後，用力拖絞那縐布，掀到了豐滿的頰邊。這時光子正似金閣寺的雪公主，在苦悶之中。

「好，現在得把你翻轉來，用糞攻打你哩！」

信一隨口把餅乾嚼進嘴裏，便呸呸的向光子臉上亂吐。便是那般美麗的雪公主的容貌，看着也就變成生過癩病或瘡似的，辨認不出她的兩眼。而且看着光子變成了這樣子的趣情！我和仙吉，終也加入了：

「這東西剛才倒肯狠狠的把穢物給我們吃了的哩！」

說後和信一一塊呸呸的噴吐，終至於把她滿額滿頰，到處吐上了咬過的餅乾。還散散的黏上了有餡糰子，塗上了大福餅的皮。瞬息之間，光子的臉，已不知幾多遍的汚弄過了。宛似一個不辨眉目，漆黑的平面怪物，結了辮髮，穿着濃豔的長袖服。這情景似在通俗故事百種或魔怪合戰記兩書中出現過的。光子看去反抗心也沒有了。任怎樣處置，也都順馴似死。

「這一次且赦了你命。下次若再有迷欺人事，定殺無赦。」

一會信一給她取出了塞口物，解下了綁。光子突然立起，急急的走出紙門，在廊下拍嗒拍嗒的逃走了。

「哥兒，阿姐怒了，去告訴哩呢？」

仙吉好像剛才幹下了大不該的事一般，和我面面相覷。

「什麼哩；由她去告訴也不要緊。做女人也要逞性，所以每天得給她鬧，虐苦她哩。」

信一正在暴吼發威的時候，光子却偷偷的開了紙門，臉兒洗得清白的回來了。看去臉上的粉也和荳餡等一同洗去了，潔澤玉白似的肌膚，越透澈的發着光輝了。

坐等她會再來吵鬧。但光子却說：

「我心怕被人撞見所以偷偷的到浴室去洗了來的；——眞的大家再這樣鬧鬧我便不幹了。」

只溫軟的說了些怨話，微微笑着。

這時信一便又趁此提議道：

「這回我來做一個人，你們三人都做狗罷。我把點心餅菓丟給你們，你們得四肢爬走着吃哩；好嗎？」

「好來罷。——啊，做了狗了：旺，旺，旺！」

仙吉卽刻四肢爬走起來，在房內逞着威奔走。我也跟着他奔出去了。這時光子，不知想着了些什麽，說道：

「我是雌狗哩。」

她分路走進我們的中間，在裏面爬走。

「唷，狗兒狗兒……給你們，給你們！」

三人被他任意調弄獻藝。

「好了，」

的一說，便都爭先的跳向餅點的地方去。

「啊，啊，我想着了好法子了！等一下，等一下！」

信一這般說了，便走出房去。一會帶進了兩隻披上紅皺布的眞小狗來，使加入我們中間，忙亂的在席地上打轉吃着吃賸的餡餅和黏上鼻囊唾涎的饅頭。於是人狗和小狗，都放任的在餌物上打轉；露牙伸舌的，爭吃着一個餅。不覺的又互相舐着了鼻尖。

把荳餡餅吃完了的小狗，又舐起信一的指頭和脚底來了。三人也不肯示弱的跟着舐起來。

「啊，啊，好癢，好癢！」

信一坐在欄干上，更迭的把白嫩柔軟的脚底，伸向我們的鼻上來。

「人的脚有些鹽酸味的。漂亮好看的人，連脚爪也生得整齊好看。」

我這般想着，拼命舐他的五個脚趾。

小狗越着勁嬉玩起來了。仰天倒下身子，憑空亂舞着四足；咬住信一的衣角，狠狠的拖着。信一也有趣起來，用脚去撫牠的臉，踏牠的腹，作着種種玩意。我也學着去拖他的衣角。「羽二重」料般柔軟的脚底，也和給小狗一樣的來踏我的頰，撫我的額。只用脚踵來壓上眼球時和用脚跟來塞住嘴的時候，稍有些苦悶。

這般玩着，這一天一直玩到傍晚回去。下一天起，從此每天上塙家去。常常悶等着功課的完畢。信一和光子的臉，朝晚都映在頭腦裏。漸漸的熟慣了，信一的放任越不能覊制，我也和仙吉一樣的做了他的手下。苦和他玩，必受他的打或縛住。尤奇怪的，連那強硬的阿姐，自從演了殺退狐狸以來，也完全降服了。不單對信一，便是對我和仙吉，也無反逆之事。常常到我們三人旁邊來說：

「再演一會狐戲罷。」

反似表示出甘願受虐的樣子。

信一每逢星期日，到淺草或人形街的玩具店去把鏜刀買來便卽刻揮使作玩。因之光子和我和仙吉身體上都從未有過不見疤痕的時候。漸漸演戲的材料也完了。便把一向的那庫房小屋或浴室或裏庭當作舞台，凝想着種種念頭，終於迷耽於野蠻的遊戲中了。有時我和仙吉，把光子絞殺，搶他的錢；這時信一便說爲了阿姐的仇，又來殺了我們兩人，把首級斬落。有時信一和我，做兩個惡漢，毒殺做小姐的光子和自己手下的仙吉，把屍體投入河中。常常做最卑下的脚色和遭毒害的，總是光子。結果又必用畫具把紅色去塗上身體，把鮮血淋漓的被害者來扭打。若稍有強硬，信一便去拿出眞刀來。

『讓我用這刀來稍微割一下罷？稍微的，輕輕的，一定不會怎樣痛的。』

他竟這樣說起來。於是三人馴服的去聚伏在他的足下。

『割得這般利害可不行啊！』

正好比受着手術般，鎮靜忍耐着。但看了傷口裏可怕的流出來的血色，眼中不禁滿溜着淚。信一便也只把肩部和膝邊稍微割一些。我回到家裏，每晚和母親一同入浴的時候，要仔細着不把那傷痕被母親看見，却費了非常的苦心。

這樣的嬉戲繼續了約一月間。一天照例上塙家去。據說信一上牙醫生那里去了，不在家中。仙吉一個人不安定的在發呆。

『光姐呢。』

『現在正在練習着披霞納哩。到小姐那里的洋屋去看看罷？』

仙吉這般說了，把我領向那大樹的樹蔭下的古沼那里去了。我忽然忘懷一切，呆坐在經年的櫟樹根下，便此側耳熟聽着樓上窗裏傳來的音樂的聲響。

還是初次來看這屋的一天，和信一同在這古沼邊聽了的那奇妙的音響！……有時似森林中的妖魔，作着笑的樹精般；有時像童話中出現的侏儒們，列成大隊跳舞般的。幾千纖長的想像的綾絲，把微妙的夢情，織進幼年的頭腦中去的這音響，今天又和那回一樣的從樓上的窗裏傳來。

『仙哥兒，那里你也沒上去過嗎？』

音樂停了的時候，我又充滿了難遏住的好奇心，這樣問仙吉了。

『哦，哦，除了小姐和管打掃的阿虎之外，不大有人上去的。不只我，便是家中的哥兒也是不知道的哩。』

『裏面不知是怎樣的哩？』

『他們總說，裏面放着哥兒父親出洋去後買回來的許多珍貴的東西哩。曾問阿虎祕密的給我們看看裏面，但他說不行的，總不答應。——哦，練習已完了呢。榮哥兒你試把小姐喚一聲看。』

兩人同聲喚道：

『光姐兒，來玩罷。』

『小姐，不來玩嗎？』

兩人這般的向樓上高聲的喊了；但寂然的沒有回音。剛纔聽到的音

樂，在這寂然沒有人的房裏，幾疑是披霞納自己在動起來發出了微妙的聲音。

「沒法子，我們兩人玩罷。」

只和仙吉一個人做伴，我也不能和往常一般騷擾起來的停下爭吵立起身來時，卻不意傳來了格格的笑聲，光子不知什麼時候已立在那里。

「剛纔我們喚了你，爲什麼沒回答？」

我轉過身子，示以尋問根柢的眼色。

「在那里喚我的？」

「你在洋屋裏練習着的時候，我們從下面的叫喚沒聽見嗎？」

「我不曾在什麼洋屋裏哩。那里是誰都不能上去的。」

「但是剛才你不是在那里彈着披霞納嗎？」

「我可不知道；定是別的什麼人罷？」

仙吉表示懷疑的臉，看着始終的情狀。但又

「小姐，你任怎樣說謊，我也知道的哩。好罷，把榮哥兒和我秘密的領到那里去罷。還要強硬說謊嗎？若不招認，便這般處置你。」

這樣的惡毒的微笑着，卽刻去緊握住光子的手腕。

「喲，仙吉，對不起，請恕了罷，我確不是說謊的哩。」

光子作着拜跪下去的樣子，但卻發出了大聲，也並不想逃的樣子；任人所爲的手被緊揑住受着苦。纖細的手腕的青白皮膚，被頑鐵般的手指全力抓住。兩人的年輕的血色鮮明的對照，來誘動了我的心。我便道：

「光姐若不招認，要加拷問了。」

我也揑住了她的另一手，去解她的胸帶，把她綁在池邊的樹欄上。

「好，這也還不招嗎？」

我們兩人依然揑她，搔她的癢；熱心起勁的懲問她。

「小姐，一會哥兒回來便會給你嘗更利害的苦哩；趕快現在招認了罷。」

仙吉抓住了光子的頸際，用兩手狠狠的絞她的喉頭。

「哼慢慢的要苦悶起來的呢？」

這般說了，笑看着光子的眼，在一黑一白的泛着。一會又把她從樹欄上解下，把她仰向的摜倒在地上。

「啊，這是一張人做的椅子！」

我在她膝上，仙吉在她臉上，兩人重重的坐上，向各方面搖振着身子，用臀部來踏壓着光子的身體。

「仙吉，我認招了，請恕了罷。」

光子的口中被仙吉的臀部壓塞住，發出蟲息一般細的聲音乞憐着。

「既如此，那定要招認的呢。剛纔到底還是在那洋屋裏的？」

仙吉擡起了臀部，稍稍寬放了手這般訊問。

「是了，是了，我怕你又要叫我領到那里去便說了個慌的。但是若把你們領上那里去，媽一定會罵的。」

仙吉聽了，放出了怒眼，威嚇的說道：

「好！不領我們去嗎？那就再給你些苦嘗！」

「喲，痛喲！這般，只好領你們去的；領你們去的，請恕了罷。只是若在晝間，會被人看見的；請等到晚上罷。好罷，這樣纔可偸偸的從阿虎房裏把鑰匙拿來，給你們開進去罷，榮哥兒也要去，請晚上來玩罷。」

她終於屈服了。兩人還是把她抑住在地面，便此和她商定晚上的種種進行。這一天正是四月五日。我預備去僞說上水天宮看祭節，從家中逃出。天暗了的時候，從正門潛入洋屋的入口，等着光子去偸了鑰匙，和仙吉同來。但恐趕不上，或會遲了時候，那他們兩人可先一步進去。在樓梯盡頭右面第二間房裏等我。和光子間便成立了這樣一個約定。

「好，旣這樣約定，便饒你起來罷！」

仙吉至此纔放了手。

「啊，苦極了！被仙吉坐着，氣也透不出來的。頭底下又軋着一塊石子，眞痛啊！」

把衣上的塵埃拍去，立了起來的光子，撫摩着身體的各處，氣沖的兩頰和眼球都發紅着。

「但是那里樓上究竟有些什麼東西哩？」

當我得回家分別的時候，我這般問了。

「榮哥兒，不要吃驚呢？那里有許多有趣的東西哩。」

光子這般說了，笑着奔進屋裏去。

走出門外，人形街上各露店裏已都燃着燭光。擊劍賣技的法螺，啵啵的響徹了傍晚的天空。有馬氏家門前，人羣如山積。賣藥的指着表現女人胎內的模型，不絕的高聲說明着些什麼。終年奏樂供奉着的七十五座的神樂和貓八的魔術，永井兵助的劍術，今天都不能和往時般的想去看了。急急的回到家裏，入了浴，晚飯也匆匆的吃了。

「看祭節去哩！」

的一聲，重又從家裏奔出。這時已近七時左右。水一般濕潤的碧空中，溶入了祭節的燭光。舍淸樓樓上房裏，亂舞的人影，用手可捉住般的映明着。米屋町街上年輕的妓家男僕，和過去二丁目（一丁約十來個門面）的那里箭場的女人，和其他男女，在兩邊滾滾往來。正是遊人最熱鬧的辰光。走過了中之橋，從暗沉冷寂的濱町街上轉回去一看，見薄曇烏黑的天空，朦然濁染成紅色。

不覺我已立在塙家門前，仰望着山一般黑聳高高的屋頂。從大橋方面吹來的刮肌的涼風，靜靜的把黑暗也吹運來。古老的櫟樹，在空中的不知何處，簌拉簌拉響着。偸偸的探視牆內，見門房裏的火光，只從門隙裏縱直的成了細長的一線漏出來。正屋那里，滑摺的木門，已全都關上了。在雲天的背景前魔怪一般的森閑的睡着。兩手去探摸着正門橫裏的通用出入口的冷冷的鐵柵門，在暗中推入重重的門，便格……的一聲，隨手動了。我仔細着不叫木屐發出嗒嗒聲，自己聽着自己急急的呼吸和高響的鼓動；看住了暗中發光的洋屋的玻璃窗走了去。

漸漸的眼睛能够看見了。Fatsia 樹的葉和榉樹的枝，還有春節燈和不少帶着使少年心怯的影子的黑物闖進了小小的瞳中。我便在花崗石的石級上坐下。夜氣正在深深侵入間，我垂下了頭，便此屏息等候。兩人卻只是不來。恐怖蓋在頭上，身體戰戰作抖，齒根也格格發響。正想着啊啊，那麼可怕的地方是不該來的！

『神啊，我做了壞事了。從此決不再在母親前說謊，祕密走入人家裏。』茫然的在嘴裏念着，合着兩手。

完全悔了；決定回去。卻見入口的玻璃門對面，有微微的一點小燭光。

『唷，兩人都已先進去了嗎？』

這般一想，忽然又做了好奇心的奴隸：幾不辨前後的，用手去摸門的把手嚓的一旋，便容易的開了。

走進裏面，果如所料，正面螺旋形的梯子上端，——大概是光子特為我放着的已燃盡一半蠟在滾滾流下的手燭，射出三尺外不辨四方的光。但空氣跟着我從外面流進去後，火燄便搖搖瞬閃。塗上油漆的欄干的影子，也顫顫的動搖着。

屏住了氣息，輕輕的偷賊一般的走完了螺旋形的梯子，到了二樓的廊下更暗了；不像有人，沉靜無聲。照約定望右側第二個門去，——望那裏摸索過去，仔細側耳去聽，也還是索然沉靜着。充滿了一半是恐怖一半是好奇之情，心想着了迷了，把上半身靠上，用力推門。

燦然明亮的光線，一時刺着了眼瞳。昏暈的閃瞬着的眼，似去辨看妖怪的正體，謹慎仔細的把四壁轉望了一下，但誰都不在。吊掛在中央的大燈的五色反光罩飾成的蝦色傘影，把房的上半部照成薄暗。鏤着金銀的椅子，桌子，鏡子等各種裝飾物，粲然發輝。鋪在地板上的暗紅色地氈的柔軟，像踏上春草的野地，隔着布襪，也使我的脚底舒服。

『光姐兒！』

想這般喚一聲；只是死滅了一般的四邊的沉寂，把嘴唇壓住，使舌頭澀硬了，發聲的勇氣也沒有。開始倒不曾注意：原來這房的左角上，有通隣室的出口。重重的緞子的帷簾，疊成出了深深的皺紋，使人想起那伊格拉的瀑布般的沉重的掛下。想掀起這門簾，窺探一下隣室的模樣；只是門框的對面是漆黑的，手竟覺得竦然可怕起來。這時忽然煖爐臺上的擺鐘，叮的，蟬聲般出了一聲。接着忽又鏗然而鳴，叮叮咚咚的奏起動聽的音樂來了。心想莫不是以此為照呼的光子將出來了嗎？便向門帷那里一心凝視着。二三分之間，音樂也停了，房內重回到剛纔的靜肅；緞的帷簾的皺條，一根都不搖動，寂然垂下着。

茫然立看着的我的眼瞳，落於掛在左側壁間的油畫肖像畫上。不覺的走近了這畫框前，仰望着正被燈影遮暗了的西洋少女半身像。把厚厚的金框邊條劃成長方形的畫面上，漂浮着深重暗沉的茶褐色的空氣。在胸前遮着一塊灰青色的布，在赤露着的肩膀和腕臂上飾着金珠玉環的披髮少女，睜開了如夢的大半黑眼，凝視着前面。暗中也還能瞭然鮮明的浮現出來的純白肌色，從高盤的鼻官到唇頤，兩頰，非常嚴盤

的那端莊的輪廓！——心想這定是畫話中所見的天使了？我呆呆的仰看了一會忽注意到離畫額約三尺的靠壁的圓桌上那蛇形的擺供物，便轉眼到了那里。這又不知是什麽東西做成的卷成了兩圈曲圓。蕨一般擡着頭的姿勢，膩滑的黃蟒蛇的鱗色，都是做得怎樣逼眞的好成績。越看越死心的佩服，覺得似即將動起來一般的。我突然『啊喲』的退後了二三步，便此睜看着。是心理作用呢，還不知是怎的，那蛇直眞的在動着。爬蟲類動物都是那樣緩慢的，若不注意幾乎看不出的卽應的，以悠長的體段頭在前後左右的蠢動着。我好像全身澆上了冷水一般的寒慄；變成了灰青的臉，死了似的抖立着。這時在緞帷的皺條間，突然出現了油畫中畫着的少女的臉。

那臉微微的笑了一會。緞子的帷簾分開成兩邊，看着牠從她的肩部滑落，卽刻重又在後拚成了一塊的時候，那女孩子便全身出現了，立在那里。

長只及膝的灰色衣裳下，似不穿鞋襪的石膏像的赤脚上，拖上了肉色的拖鞋。蓬蓬的披下來的黑髮，滑落在兩肩頭；和油畫中一樣的飾着腕環和頸飾，從胸際到腰邊，在緊縛着的衣下，可見她的柔弱的筋肉的顫動。

『榮哥兒……』

當她那銜着牡丹花瓣般的紅唇振動着的一刹那，我纔注意到那油畫原來便是光子的肖像畫。

『……早就等着你來的哩。』

這般說了，光子脅威似的漸漸走近身傍來了。不可名狀的一種甜香，擾動了我的心；眼前便有紅霞散飛着。

『光姐，獨個兒嗎？』

我以求救一般的聲音，格格的問了。爲什麽獨在今夜穿洋服？全黑的鄰室中有些什麽？還有其他許多要問的事情但喉頭塞住，不容易出口。

『要把仙吉叫出來和你見見嗎？跟我到這邊來。』

被光子捉住了手腕，卽刻戰戰的抖着。

『那蛇，不知是不是眞的動着哩？』

只因懸心得不能耐了，我便問了。

『那會是動着的呢？你且看哪！』

光子這般說了，微微笑着。的確，被這麽說了再看時，剛纔確曾動着的蛇，現在卻穩靜的盤旋着。姿勢也都沒一些不穩。

『不要去看那些了。跟我到這里來罷。』

暖溫柔軟的光子的手掌，似有總難脫放的魔力，輕輕的捉住我的手臂，黏牢難脫的把我拖向可怖的房裏去。忽然兩人的身體，似鑽進了重重的緞子簾帷中去，一會便已走進了那房裏。

『榮哥兒給你見仙吉罷？』

『哦，哦在那里哩？』

『現在把蠟燭點起來便明白的。且等着。——先給你看些有趣的東

西罷。」

光子放了我的手臂，似向什麼地方隱去了。一會，卻在房的正面的黑暗中，發出噼噼可怕的聲音；纖細的青白的光絲，散飛出無數流星一般的放射，曲糾成波紋，劃成圓圈，又寫出個「十」字來。

「有趣的罷？什麼都好寫出來的。」

發出了這樣的話聲，光子又似在走向我旁邊來了。剛纔看着的光絲，漸漸的薄淡了，在黑暗中消逝。

「那是什麼？」

「那是舶來品的洋火，在牆壁上劃了的啊！如果在黑暗中，隨便在那里劃一下，都會劃出火來的哩。在榮哥兒的衣上劃一下罷。」

「罷了，這是危險的。」

我吃驚想逃走。

「不要緊的哩，哈，看啊！」

光子沒檢束的竟拖住我衣服的上部，把洋火來擦了。便似螢火蟲在絹上爬走着，青光閃閃亮着。「ハギハラ」（卽荻原二字，榮哥兒的姓）的和音字母已鮮明的寫成。便此留着了好一會。

「好，點起火來給你會仙吉罷。」

噼的像打了鑽火石，散出了火花來。光子手裏火柴點着了。一會，火便移上了在房間中央的燭臺上。

洋燭的火光，朦朧的照在室內各種器具和擺供物的黑影，都在四方的壁上，映成長大的似魑魅魍魎在跋扈的姿形。

「哈哈，仙吉在這里哩。」

光子這般說了，指着洋燭下面。細看時，以爲燭臺的，原來是仙吉手足被縛住了，露出了兩肩，額上頂着蠟燭，仰向的坐着。滿面滿額，全都是烏糞般的燭油，縫住他的兩眼，塞住了他的唇間；從下顎頭，滴滴的淋到膝上。已經燒盡了七分的燭火，似卽將燒到睫毛。像婆羅門的僧徒，盤膝坐着，反綁了兩手，馴服的端正嚴重的支着。

光子和我在他面前立停的時候，仙吉不知想到了些什麼似的，被蠟油塗硬了的臉上的筋肉，顫顫的動起來；纔算睜開了半眼，恨恨的睨住了我。用了痛切的聲音，嚴厲的說出來了：

「唷，你和我平常都太虐苦小姐了，今夜被報了仇了。我已完全在小姐那里服順了。你若不及早謝罪，定會遭得慘難……」

這般說着之間，蠟的油已不客氣的，似蚯蚓爬走一般，從額間淋到睫毛上，又在仙吉的眼上滴滿了凝固了。

「榮哥兒，以後不要去聽信哥兒的話，做我的手下罷。若說半個不字，便和那邊的偶像一樣，給你身上盤上無盡數的蛇。」

光子始終惡意的笑着，指點着滿滿堆積起的印有金文字的洋書的書棚上的石膏像。我畏縮恐惶着擡頭仰望薄暗的角隅時，見有筋骨呈露的裸體巨漢，被蟒蛇盤絞住。表示出悲慘的形相的那雕刻旁邊，曾見了的那黃蟒有二三條馴服的盤成了圈，香爐似的疊着。只覺恐怖心寒，

不能再辨認出那是眞物假物。

『一切都得聽從我罷。』

『……』我灰青了臉，默默頷首。

『你和仙吉曾先把我當過坐椅，所以現在請你也做個燭臺。』

光子卽刻把我的兩手反綁，使我在仙吉旁邊盤膝坐下，緊緊的縛住了我兩足的踝骨。

『仰起來，仔細蠟燭跌落！』

便在我的額的中央，點起了火。我說不成聲的極力支着燭火，滴滴的淋着慘痛的眼淚之間，熱熱的蠟比淚更快的在眉間流淌；淋漓的滴下來，眼口早都被塞住了。不過隔着薄薄的眼臉皮，還能朦朧的看見燭火的閃光和眼球的周圍模糊的紅暈着。光子的濃烈的香水的香氣，雨一般落到臉上來。

『兩人且都靜止着，再耐一會罷。現在便給你們聽有趣的東西了。』

這般說後，光子似走向什麼地方去了。但一會忽然破了周圍的靜寂，從靜靜的鄰室，傳來了幽悠的披霞納的音響。

像銀盤上滾走着珠玉，像溪間淸水潺潺滴落在苔上的那美妙的音響，在我耳中聽來，眞好似另一個世界中的物音。用橫眼去偸看額上蠟燭已短，熱汗混在蠟油裏得得的流淌，坐在我傍邊的仙吉，見麵粉般的白塊，在他臉上已黏積有二三寸厚，變成了油煎牛蒡一般的。兩人正和快樂的胡琴的故事中的人物一樣，恍惚的傾耳聽着微妙的音樂，便此老是凝看着眼臉裏面的光明的世界坐着。

下一天起，從此我和仙吉，每到了光子前面，都貓一般馴服的跪着。看信一如要違逆阿姐的話時，便卽刻捉住他抑制住，沒客氣的把他縛住撲打。曾是那樣傲慢的信一，也就跟着一天天的過去，完全做了阿姐的手下，在家裏也和在學校裏一樣，成了屈服沒勇氣的了。三人竟也似新發見了什麼新奇的玩意般，都甘心樂意的服從光子的命令。若說聲『坐下！』便卽刻四肢伏下，背向上面。若說聲『做個吐月山峯！』便卽刻恐惶張口。光子的氣焰日就增長，把三人奴隸般驅使：叫修剪她浴後的脚爪哩，叫洗鼻洞哩，叫吃小便哩，始終使我們在她身邊伺候；她卻永遠做了這小國的女王。

洋屋那里便此不再去了。那黃蟒究竟是眞物假物，現在想來，也還不能明白。

（完）

最新出版

新波斯

V. Sheran 著 賀昌羣譯

六開本一冊 定價八角

東方民族自覺的壯潮，現在已經衝擊到帝國主義者的堅壁上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的革命，便是這個壯潮澎湃的反響。對於土耳其的改革情形，國人多已經知道了。可是數年來波斯鼎革維新的經過，和現在的國情，我們似乎還絕少看見有這類文字發表。本書著者曾在波斯住過多年，與波斯朝野及其他關係國家的外交重要人物，都有往來，所以知道波斯的情勢亦較深切。舉凡英、俄、美諸國在波斯角逐的源委，與夫波斯國內政治社會情狀，都有詳細的敍述。末數章論波斯的社會生活及藝術等，使人如身臨其境，趣味盎然。

胡榮銓譯 **新印度** 印刷中

新土耳其

柳克述編

四開本 四百六十頁

硬布面 定價二元

本書共分土耳其發達史、土耳其衰落史、及土耳其復興史三編，於土耳其之政治史，爲原原本本之敍述，尤詳於數十年來的復興事業。閱此則於其在歐洲處境之艱，受凌之亟，以及新土耳其志士努力奮鬥以脫離帝國主義羈軛之勇，皆可得其大概；而近代歐洲列強對於近東問題之縱橫捭闔，於此亦可一目瞭然。唯著者最大之目的，在以土耳其之復興途徑，資我國人奮鬥之借鑑，所有注意俱集中於此；則關心我國近今民族運動者，尤當以先覩爲快。至其文筆之犀利，敍事之明暢，尤屬餘事。

商務印書館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莫德惠離京北行，起程前招待新聞記者，表示其對於中俄會議之意見，謂將先根據中俄奉俄兩協定商贖路辦法；如無結果，亦必根據兩協定精神及兩國會辦商業原則，暫行訂立會辦中東路合同。外交鐵道兩部均派員隨莫赴俄，協助一切。首都各界對俄會及廢約會向莫提出：伯力協定不生效力，嚴拒在莫斯科開會，須俄方負開釁責任及賠償損失等意見二十二條，以供參考。

◉蔣主席發表昭告軍人書，申述五院院長告軍人書中實施編遣制止內亂以求和平統一之義，並望軍人明察叛變討伐之別，順逆之分，公私之辨。

◉粵軍蔡廷楷蔣光鼐余漢謀香翰屏四師連日與桂軍在北流有劇烈之戰事，攻桂林柳州之朱紹良第六路軍奉中央令移梧州助戰。

◉北平外人消息：內蒙人遷往外蒙者日多，外蒙人口已由六十五萬（民國十一年調查）增至八十一萬（十八年冬調查），駝馬牛羊等增加尤多。

◉司法院長王寵惠因山東女子錢瑞智繼承財產訴訟敗訴，該省黨務整理委員會據婦女協會整理委員會呈，請重加核議案，對女子財產繼承權之追訴時效，有重要之解釋。

◉教育部通令，於四月十五日起召集全國教育會議。

同　十七日

◉改組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協定，由外交部代表徐謨與英美荷挪威巴西代表正式簽字；法代表因未奉到法使館訓令，未參與。

◉閻錫山於十六日復胡漢民譚延闓王寵惠電，提日本薩長兩閥之撤藩歸政，以論蔣與本人在中國之地位；並就武力在黨之地位有所論列。本日復發一電，提出組織元帥府或機樞、元老等院，以鎭亂之主張。

◉內政部長楊兆泰奉蔣之使命赴太原與趙戴文有所接洽。

◉山西派要人在北平聲明：閻決不用武力解決政治，望報界勿爲過甚之鼓吹。

◉工商部駐滬辦事處趙晉卿邀中英美法日德意商界領袖，討論救濟銀價問題。

同　十八日

◉閻因聞中央已下令動員，篇清平豫，問罪晉冀，急電蔣，聲明本人無負蔣之心，請無須勞師動衆，一紙命令，無不服從。胡譚王再復閻，勸於隱微間稍加審察。何成濬等自武漢電閻勸其覺悟。

◉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王樂平在上海法租界被暗殺。

◉劉峙抵徐州，聲明中央以和平統一爲宗旨，不得已時始用兵。

◉陳濟棠自梧州電告在北流戰捷。

◉莫德惠在濟南晤陳調元後，於本日抵天津，與傅作義有所接洽，即往瀋陽。

◉梁忠甲任呼倫貝爾警備司令。

◉外交部公布上海公共租界中國法院新協定。

◉有人在福州謀刺查辦委員張羣，傷張之副官一人。

同　十九日

◉蔣復閻電，謂已請楊兆泰回晉，促趙戴文來京斡旋大局，京中情形可詢楊，對閻之軍事行動及監視北平中央機關，有深刻之反詰。對閻電服從命令云云，復以：果有服從命令之誠意，請取銷下野之說，謂閻今日首宜踐請馮出洋之約，復其自由，及實行編遣會議之議決案。

◉英使藍浦生由南京乘英艦往天津。威海衛草約已寄倫敦，撤銷領事裁判權及退還庚款交涉，均須向英政府請示。

◉瀋陽開東北要人之重要會議，山西代表梁汝舟偕張學

良駐太原代表葛光庭抵瀋，蔣亦派參謀部廳長劉光前往。葛光庭向新聞記者談本人暫不回太原，東北對時局主和平。

◎北流戰後，粵桂兩軍均以受重大損失，暫停作戰，梧州粵軍將領開會商結束對桂軍事，陳銘樞自廣州乘飛機前往參與。

◎國民政府令行政院禁售清史稿。

同　二十日

◎閻致蔣電，陳戡亂不如止亂；並謂全國大會有貽人口實之處，必須設法銷除；最後提出個人中心之武力為黨國障礙，應一齊交還於黨，再實行編遣。閻於十九日電胡漢民譚延闓王寵惠，有答復四端，請教四端，商榷二端，建議二端，所建議者即：（一）原一、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均擺脫軍權入元老或機樞等院，（二）各地停戰，黨是由全體黨員投票表決。兩方電報戰之形勢益緊迫。

◎中央宣傳部發表告同胞書，又招待新聞記者，由孫科報告中央對時局態度，對閻所主張者加以駁辯，並謂有稱兵者，中央當以武力削平之。

◎劉峙電閻，闢禮讓為國及召集一、二、三屆中央委員解決國是之說。

◎俄方派中東路前局長葉穆善諾夫任中東路副理事長，我方反對無效，葉穆善諾夫於本日抵哈爾濱。

◎張羣查辦福州變局已有結果，劉和鼎師奉命向福州前進。

◎滬報發表北平全國歷史語言研究所主任李濟博士關於在河南安陽掘出殷代古物之談話。

同　二十一日

◎梧州會議結果，決定以武力戡定全桂，並發電促閻錫山覺悟。

◎北方傳，廣西派與閻聯絡，李宗仁張發奎等通電，舉閻為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張學良為副司令。

◎山東省政府主席陳調元，河南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均表示擁護中央。駐魯南高桂滋任應岐部有聯閻嫌疑，陳調元派阮肇昌師南下與徐州劉峙聯絡解決高任，戰事發端於棗莊。

◎蔣總司令以時局緊急，電武漢方面應出席師長聯席會議之各師長，毋庸親反來京，准由副師長或參謀長代表。

◎津浦平漢兩路交通又發生阻礙。

◎蔣對王樂平被暗殺案，電令熊式輝緝凶，賻贈儀二千元，上海外報登載汪精衞宣言，認王案為政治的暗殺。

◎葉穆善諾夫實行就中東鐵路副理事長職，並決定進行與南滿鐵路相聯絡之辦法。莫德惠尚留滯瀋陽。

◎交通部為日本提議開設中日航空路線請訂立協定事復外交部，謂應俟我國批准國際航空公約後依約辦理，無另訂協定必要，並提應促日本速撤南滿日郵。

◎國民政府國務會議決定派伍朝樞為出席海牙編纂國際法會議全權代表，准行政院呈於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召集第二次全國禁煙會議，以張之江為主席，鈕永建為副主席。制定中華民國十九年度試辦豫算章程及劃分國地收支標準。

◎挪威新任駐華公使奧倍爾，土耳其代辦公使福德培同日抵上海。

同　二十二日

◎蔣復閻電，對個人中心之武力之說，有所辨論，述並本人在黨國命令之下遣成武力以戡亂，本人下野，無異為反動者解除本黨武裝，阻止本黨革命。

◎方本仁奉蔣之使命由海道赴瀋陽。蔣派往太原與趙戴文接洽之楊兆泰，在石家莊因病停進。

◎何應欽電閻之赴瀋代表梁汝舟，望勸閻懸崖勒馬。梁已離瀋抵平，回晉復命。

◎立法院通過黨員犯罪加重處刑暫行法五條。

◎上海法總領事甘格霖接到法使館訓令，補簽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改組協定。北平日使館表示，日本對上海公共租界法院新協定認為未參與，不受拘束。

◎蔣作賓電外交部，報告德國實業考察團已啓程來華。

同　二十三日

◎朱綬光向行政院請辭軍政部政務次長本職及代理部長兼職。

◎陳調元因接晉軍侵魯西之報，令魯南阮肇昌師開往拒絕，對高桂滋之戰爭，因高部有在諸城堅守不退者，未能迅即解決。

◎蔣總司令電何成濬，令將五路軍及二路軍留贛部隊統歸行營指揮，並通知二十五日之師長會議緩開，令各師長免入京。

◎北方報紙載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四十五人正式提出由全體黨員總投票決定黨統問題之通電，及閻與粵黨部往還指摘三全大會之電。

◎方本仁自瀋陽電京報告張學良矢志維持和平。

◎華洋義賑會對豫賑災會請協助移民東北，表示須中國國內停止軍事，則募賑及運輸移民，方可儘力辦理。

◉美使詹森由北平抵南京，候王正廷由上海回京接洽撤廢領事裁判權及其他重要交涉。

◉蒙藏委員會接赴呼倫貝爾慰問專員恩和阿木爾電告，呼倫貝爾地方長官承中央慰問，已派員起程赴京答謝。

◉立法院發表二十二日所通過之主計總監部組織案全文。

同　二十四日

◉挪威新使向國民政府主席呈遞國書。

◉胡漢民譚延闓王寵惠復閻十九日電，詳論所建議之二端之不能贊同，望閻速撤佔晉西之晉軍，停止一切不祥之行動。閻電蔣答復兩點；（一）可以取銷蔣引退之意，不能取銷閻本人引退之意；（二）閻馮出洋係因力勸而止。並對實施編遣，交還武力於黨兩者，有所申說，且對三全大會有所指摘。

◉汪精衛有電復閻，贊成全體黨員總投票解決黨之糾紛，且有武力制裁之主張。

◉中央常務會議，對省縣代表大會選舉法大綱，組織法大綱，及省縣執監委選舉法大綱，均有修正。

◉內政部所擬之婚禮草案發表。

◉梁忠甲在海拉爾成立海滿警備司令部。

同　二十五日

◉國民政府令各省前經設立之最高法院分院，在法院組織法制定施行以前，准其暫緩裁撤，至各省分院處理事務暫行辦法，應由司法院轉飭司法行政部呈候該院核定飭遵。

◉工商部向行政院提出請指借民國十九年以後之俄英日美義比荷七國庚款餘額約國幣三萬七千餘萬元作抵發行海關金單位公債券二萬二千萬元，名為民國十九年七釐庚款債券，以創辦特殊銀行，俾作實行金本位及辦理國際匯兌之準備。

◉建設委員會二次委員大會開幕。

◉南京發布閻通電發時卽下令動員，及驅西北軍與河南雜軍為先鋒之消息；惟謂晉北文治派不主出兵反對與西山會議派改組派合作。

◉外交部次長李錦綸就職。

◉上海報紙登載美商準備資本美金一萬萬元謀壟斷四川桐油貿易之新聞。

◉上海紗廠聯合會電行政院長，外交，財政，工商三部部長，請於中日關稅條約中，不得以日製棉紗布兩項作為互惠物品。

同　二十六日

◉蔣電閻，對閻二十四日電加以駁辨，末聲明「再盡最後之忠告，」望閻結束無益之辯論，停止不祥之舉動，臨崖勒馬，維持和平。

◉閻錫山親赴五台建安村，慰問幽居該地之馮玉祥，並挽馮同回太原。

◉俄軍大隊開大烏里者逾二萬人，礮隊飛機作示威演習，梁忠甲詢滿洲里俄領事，據復係演習及換防，無他意。

◉上海報紙登載，碭山馬牧集間發生前哨戰，晉軍出動，鹿鍾麟已向西北軍下動員令之消息。

◉漢口市長劉文島抵京，向蔣報告何健不致受反動派引誘。

◉中俄會議俄方全權代表已定由加拉罕擔任。

◉國民政府對葡萄牙派巴諦西粵為駐華公使已予同意。

◉中央政治會議，對中央地方權限案照經濟組所擬解釋通過。立法院函送之主計總監部組織案，交付審查。准朱綬光辭代理軍政部長兼職，特任何應欽兼任軍政部長。准王金鈺辭安徽省政府委員兼主席職，以馬福祥繼任，以葛敬恩繼馬為青島特別市長。

◉上海麵粉公會，機聯會等電南京反對中日互惠關稅條約。

◉上海郵務工會反對交通部設立郵政儲金匯業總局，發布告各界書。

同　二十七日

◉韓復榘石友三聯名通電，謂黨國偉人，卽使意見偶有衝突，當別有排解之良策，……同室操戈，藉口以武裝促進和平，無論如何，不能達其目的。最後聲明：苟於武力之外，另有維持和平之術，誓當追隨其後勇效馳驅。

◉上海報載，太原於二十五日組織大規模之各方將領聯合辦事處，由各方代表參加，計議軍事方針及接洽機要。

◉俄方對中東路事變後所用華員，決分三期裁撤，第一期裁工人，第二期裁路局及理事會人員，第三期裁專門人員。

◉陳濟棠接蔣限半月肅清全桂令。

◉中美航空合同修改事，美國飛運公司派代表赴南京接洽。

◉國定新稅則因中日關稅交涉尚未結束，暫緩公布。

◉德國於俄方釋放華僑時予以照料接濟，外交部令駐德公使蔣作賓向德政府道謝。

◉中央黨部所派在天津辦黨務之魯蕩平為當地警當局扣留。

同 二十八日

⊙閻錫山由建安村迎馮玉祥入太原。

⊙閻復蔣二十六日電，聲明本人以爲引退心安，此後不再晉國事。又復胡漢民等二十四日電，有「既不見諒，尙何多言」之語。南京太原間電報戰爭，已有結束之勢。

⊙津浦路北段晉軍因陳調元擁護中央，解決高任，由傅作義指揮南下，將集中主力於德州。津浦路在北段之車輛被扣運兵。

⊙河健劉珍年王金鈺劉文輝楊虎城等多人電南京否認列名二十三日閻領銜之通電，表示擁護中央。

⊙尼泊爾王太子巴布塞姆妥率衆犯藏之消息達上海。

外國之部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六日

⊙日本增島博士等二百二十九人議決關於減稅建議案，卽派遣代表呈案於首相。

⊙海會英法代表間重要談話，在英相別墅舉行。

⊙前西班牙狄克推多里維拉病逝於巴芬。

⊙波蘭內閣因國會通過不信任勞工總長案而辭職。

⊙蘇俄全國開始反對耶穌復活節慶祝之宣傳，同時英國威爾士及美國紐約等處基督教徒則爲在俄國被害基督教徒開祈禱大會。

同 十七日

⊙甘地在其不合作時代所創辦之國民黨大學，於停後復開，重定課程，專在非武力反抗之主義與方法上，積極訓練學生。

⊙日本軍制審議會已作成改革軍制大綱。

⊙英海軍大臣亞歷山大在下院提出海軍預算案時，說明海軍部撙節之努力。

⊙爲決意相當減稅起見，日本政府決新設以減稅爲目的之稅制調查會。

⊙海會中英首相向意方要求明示噸數之舉，被拒絕。

同 十八日

⊙日內瓦關稅休戰會議，今夜卒打消一切障礙，訂定國際協約，將現行商約一律展長兩年。

⊙德總統與登堡核准波蘭清理協定，於是關於楊格計劃及附帶各協定之最後一案，遂得批准。

⊙德國會通過保衛共和新案之三讀。

⊙波蘭總統已准內閣辭職，並命參院議長齊曼斯基組織新閣。

同 十九日

⊙英政治家貝爾福伯爵逝世。

⊙美參院通過進口現銀徵稅。

⊙羅馬教皇在聖彼得教堂爲俄國宗教自由舉行大祈禱。

⊙海會英美全權會議，討論全部數字，無結果。

同 二十日

⊙埃及首相那哈斯率領與英政府辦理談判之代表團，起程赴倫敦。

⊙日本東京開無線電博覽會。

⊙印度立法院以五十七票對三十票否決印度議員所提出財政議案修正文，卽主張取銷政府食鹽專賣者。

⊙關於英國煤礦案，下院否決保守黨所提出主張删除政府有權規定各種煤斤最低價格一節之修正案。至是煤礦案在審查會之考慮乃完畢。

⊙海會法總代表泰狄歐在巴黎有表示，謂非史汀生向法國取得可爲法國所接受之試行協定時，彼將不回倫敦。

同 二十一日

⊙全印大會委員會開非正式討論會，與會者咸願於四月六日對鹽稅問題在各省開始民衆非武力反抗運動。

⊙日本與蘇俄，成立互派軍官入隊實驗之協定。

⊙印度議會通過生銀進口稅。

⊙俄京羣衆游行示威反對外國仇俄祈禱。

⊙美衆議員塞姆斯氏提案主張籌款購糧救濟中國災荒。此與日前議員麥克瑪斯特氏所提者相同。

同 二十二日

⊙海會五強協定呈僵勢，英相已談及三強協定。

⊙荷蘭外長宣稱荷國會第一院已準備修改萊因與些爾德兩河協定。

⊙日本俵商相在閣議提出提倡國貨案。

⊙意大利棒喝團十一週年紀念，墓沙里尼勗勵黨員。

同 二十三日

⊙多數歐洲國及南美諸國，皆已表示願加入緝捕國際犯罪計劃。

⊙美參院修正稅則事告竣。

⊙印度著名社會服務者查士巴德亞女士起而加入抗英運動。

⊙倫敦報紙觀察，謂工黨與自由黨已採行趨向兩黨合作之第一步驟，因自由黨容許煤礦案通過，而政府默許於下屆

大選舉前國會通過選舉制度改良案。

同　二十四日

⊙日本東京復興事業完成，日皇出巡，並舉行紀念式典。

⊙日外務省發表日本埃及通商關係之交換公文。

⊙印度立法會通過財政案三讀。

⊙日內瓦關稅休戰大會本日舉行末次會議，專事簽定各文件：一爲維持現有各商約一年不變之公約，一爲關於將來談判關稅休戰程序之議定書。

⊙美新稅則案通過於參院。

⊙匈牙利外長抵土京，聞將於去年所締之匈土友好條約更商訂新辦法。

⊙伊拉克國奴里組織新閣成立。

⊙國際聯盟戰爭防止委員會開會。

同　二十五日

⊙倫敦海會，意代表有提議先締三強協定，然後休會兩日說。

⊙英國陸軍預算案經下院辯論後成立。

⊙德國會通過穀物新稅則。

⊙日本無產政黨於總選失敗後其中左翼開始爲聯合團結運動，刻因右翼拒絕結合，遂告失敗。

⊙英國天空預算案成立。

⊙美國務院接加拿大政府文，提議修正邊界條約。

同　二十六日

⊙海會美代表團仍持不參加歐洲盟約態度。

⊙澳洲雪梨電器展覽會開會。

⊙談判條約之埃及代表團抵英。

⊙波蘭齊曼斯基教授組閣未成，現由皮爾蘇斯基將軍之弟燕恩出而組閣。

同　二十七日

⊙日本海軍參謀部反對接受美國提議，故日內閣未敢即定對若槻回訓。

⊙瑞國內閣因整理財政案與與黨黨魁不洽而辭職。

⊙法衆院辯論楊格計劃案，左右兩翼皆欲展緩批准之。

同　二十八日

⊙瑞典政府撤廢金輸入禁止令。

⊙德國中央黨領袖白魯寧出而組閣。

⊙因養老金案敗於議會，愛爾蘭政府辭職。

⊙越南暴動案判決死刑者三十九人。

⊙摩那哥王位承嗣問題，因謝爾波德王妃離婚勝訴，其子女喪失承嗣王位之權，因之德國烏拉樞親王主張以婚姻關係，按序入承王統。

同　二十九日

⊙海軍中人，盛傳英法關於商訂地中海保安協定之談判，已成僵局。

同　三十日

⊙德國中央黨領袖白魯寧博士組成內閣。

⊙波蘭內閣組成，總理爲斯拉夫克。

⊙柏林舉行世界農人大會。

⊙法衆院通過楊格計劃批准案。

⊙葡屬西非洲之羅安達地方有福拉上校率部譁變。

⊙英國對於去年巴力斯坦泣牆事件之調查委員會，提出報告書，大旨責備阿剌伯人。

同　三十一日

⊙英埃條約開始談判。

⊙日政府致倫敦海會日代表之訓令，決卽發出，以婉詞接受美代表所提出之條件而附以保留。

⊙德國新閣員集議施政方針後，即對於共和憲法舉行宣誓禮。

⊙意大利棒喝團與羅馬教會間成立諒解，嗣後教堂各機關之會員，得爲棒喝黨員。

⊙印度議會通過稅則案。



原文献残缺